美国生态散文丛书

典型的日子

Specimen Days

瓦尔特·惠特曼 / 著

马永波 / 译

WHITMAN



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生于美国长岛一个海滨小村庄。当过信差，学过排字，后来当过乡村教师和编辑、记者。1850年起脱离新闻界，重操他父亲的旧业——当木匠和建筑师。这期间，他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诗集《草叶集》（1855）。由于内战时辛劳过度，惠特曼于1873年患半身不遂症，在病榻上挨过了近二十年。1892年3月26日惠特曼在坎登病逝，终生未娶。

《典型的日子》是一部自传体的散文集，是大诗人饱经沧桑、人到暮年时的绝唱。惠特曼像在旷野中采集标本那样，来采集个人的经历和自然的风景，自然的美丽和永恒是它的主调。有评论家称，“惠特曼的散文比诗歌更胜一筹。它清晰、理智、易懂、颇具可读性。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以自传体的形式回忆往事，并对户外生活及其感触做出直接而清新的真实反映。这本书是刚健有力的，处处散发出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位返朴归真的老人最后的绝唱，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回归自然的绝唱。


ISBN 978-7-5306-4551-2
9 787530 645512 >
定价：17.00元

典型的日子

Specimen Days

瓦尔特·惠特曼 / 著
马永波 /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型的日子/（美）惠特曼（Whitman, W.）著；马永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美国生态文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Specimen Days
ISBN 978-7-5306-4551-2
Ⅰ．典… Ⅱ．①惠…②马… Ⅲ．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47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2 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7.00元

美国生态散文译丛总序

□马永波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目前，在美国以生态文学为题出版的书已有几千种，多所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而且多为研究生课程。从90年代起，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之一。

劳伦斯·布伊尔在他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提出，一部定位于环境的著作应当包含如下特征：

一、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作为背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为人类历史是暗含在自然史之中的。

二、人类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法的利益。

三、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

布伊尔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学"这个称谓，但是他对"环境取向"特征的强调，实质上是对生态文学的界定。从上述三条原则之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生态文学总体特征的理解。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

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在西方文化中，历来占据主要地位的致思方式是以自我和实体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形成了固执于主客观分野的、用来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模式，如本质与表象的辩证模式，潜与显的心理学模式，内与外阐释模式，真实与不真实的存在模式，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模式等等。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使人们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隔绝与区别开来，促使人将自然对象化，将本来是自然一部分的人孤立出来，以实用的工具化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母亲。而生态文学的思维模式则呈现非两值对立的多元整合性质，它强调的是过程、环境、是感知整体和结构的能力，是万物互相依存和关联的思想。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

这种以整体为基础的意识模式，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生态文学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

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化过程。

生态文学之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浪潮，是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与利用，已经使自然开始了隐退，自然已逐渐被商品所代替。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排污场外，其他功能不再被人类视为必要，生态系统存在本身的价值和生命的多样性价值，甚至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都已经退居最次要的位置。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酸雨肆虐、地面下沉、水土流失、淡水缺乏、沙漠迅速扩张、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数目急剧减少、海平面持续上升、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物种突变、居住环境恶化、生态严重失衡……整个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威胁之中，种种一切，使人的精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就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因此，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中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在本丛书选入的四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写作中体现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

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他们崇尚的是将荒野、文化传统、人类体验及生态关怀融为一体。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美国独特的自然人文传统给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基础，业已产生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家，如我们所熟知的爱默生、梭罗，但是对继他们之后的重要的生态文学作家，我国的介绍还比较零散。本丛书精心选择了四位最重要的作家，瓦尔特·惠特曼、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和玛丽·奥斯汀的代表性作品，呈献给大家，以期对美国生态文学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并期冀有识者就此课题继续做深入、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2006年6月23日于哈尔滨

惠特曼:自然的功课

——序《典型的日子》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在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化运动中,一些盲目乐观的人们认为美国地大物博,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开始疯狂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尤其在南北战争以后,石油、煤炭、铁矿、森林的开采和利用漫无节制,对土地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土壤和植被,使水土流失,良田被毁,河道堵塞,水位下降,环境恶化不仅使通航和农业灌溉受到影响,也给动植物带来灾难,一些野生动物被肆意捕杀,几近灭绝。自然资源正日益受到人类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自然主义者发起了保护资源运动,他们意识到大自然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同时也是美学和精神财富,他们呼吁人类科学、明智地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著名鸟类学家奥杜邦和一些信奉自然主义的基督徒们不断地向政府游说,要求建立国家公园,实现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在对大自然的咏叹和紧急保护的呼声中,不乏一些热爱自然的诗人发出的声音,以"草叶诗人"著称的惠特曼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生于美国长岛一个海滨小村庄,是荷兰人和美国北方人的混合血统,父亲是木匠。惠特曼五岁那年全家迁移到布鲁克林,父亲在那儿做木工,承建房屋。由于生活穷困,惠特曼只读了五年小学。他当过信差,学过排字,后来当过乡村教师和编辑。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广泛地接触人民,接触大自然,对后

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41年以后，他又回到了纽约，开始当印刷工人，不久就改当记者，并开始写作。几年以后，他成了一家较有名望的报纸《鹫鹰报》的主笔，他写了大量反奴隶制、反雇主剥削的文章，其中也充满了赞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声音。他认为，“美国诗人们要总揽新旧，诗人的精神要与国家的精神相适应，诗人要体现国家的地理、自然生活以及湖泊与河流”。

1850年起他脱离新闻界，重操他父亲的旧业——当起了木匠和建筑师，用笔记本随手记录诗篇。1855年这些诗歌结集出版，题名《草叶集》。爱默生在收到诗人寄赠的诗集后，在回信中热情地赞扬道：“我以手揉眼，想看清楚这道阳光究竟是真是幻；不过，手捧大作，实有其物，何容置疑。诗集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既给人勇气，又加强了勇气。”这本以非传统韵律写成的诗集，主题是宣扬自我、死亡与生命、普世情谊、民主和美国。对大自然的挚爱与赞美、将自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贯穿了惠特曼的所有写作，在1882年出版的自传式笔记《典型的日子》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他认为诗人永远与时间和空间合奏，与大自然这个围绕着他的庞大而多样的现象密切联系和相互吻合，彼此融洽、满足和相安无事。只有抱着与万物齐平的态度，人类才能找到与自然和谐相与的途径。在1855年版《草叶集》的序文里，惠特曼写道：“在所有人类之中，伟大的诗人是心气平和的人。”这种谦逊的性情平衡了人本主义膨胀的骄傲自我。在诗人眼中，民主的地位虽然崇高，但是其象征却是自然界中最为卑微的小草；他心目中的新人，说的是“草一般简单的话”。他重视民主，但更重视民主与自然的关联，他认为“民主与户外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与自然发生关联，它才是充满阳光的、强壮的和明智的，就和艺术一样，必须与户外的光、空气、生长物、农场景象、动物、田野、树木、鸟、太阳的温暖和自由的天空保持固定的接触，以变得坚韧、有生机，否则，它肯定会缩小和变得苍白。……整个新世界的政治、理智、宗教和艺术，如果没有自然成分作为主体，作为它的健

康成分和美的成分,美国的民主就不会兴旺,就不会变得英勇"(《自然与民主——道德》)。

诗人绝不是以万物灵长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谦卑地把自己当作上帝荒野中的一棵卑微的小草,其存在是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人生更像自然界的一个物体,自有其有机组成,其形式是意想不到的,不对称的,甚至是任性的。有一次在谈到自己的时候,惠特曼说,诗人把"他的韵律和均一藏在诗的根底,本身是看不见的,而是像花丛中的丁香一簇簇四处怒放,终于结为浑然一体的东西,如西瓜、栗子或梨"。这种对事物的生态式观照与佛教中的因陀罗网的寓意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在忉利天王的宫殿里,有一种用宝珠结成的网,一颗一颗宝珠的光互相辉映,重重叠叠,无穷无尽。这说明万物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事物都被包含在因陀罗网中,是互相依存的。这张万物织成的网越是繁复密实,反射的光辉就越是灿烂,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就越是繁多,也越是富有生机。

惠特曼呼吁人们向大自然学习,人类仅仅是自然母亲所孕育的儿女,自然才是一切的源头。在《初夏的起床号》中他发出这样的呼唤——

"那么离开吧,去放松下来,松开神圣的弓弦,如此紧绷的长长的弦。离开,离开窗帘,地毯,沙发,书本——离开'社会'——离开城市的房屋、街道、现代的改进和奢侈——离开,去到那原始的蜿蜒的林中溪流,它那未经修剪的灌木和覆盖着草皮的岸畔——离开束缚之物,紧巴巴的靴子,纽扣,和全副铁铸的文明化的生活——离开周围的人工商店、机器、工作室、办公室、客厅——离开裁缝和时髦的服装——也许,暂且离开任何的服装……至少一天一夜,返回我们所有人赤裸的生命之源——返回伟大、寂静、野性、接纳一切的母亲!"

诗人强调自然对人类身心两方面的影响,亦即"自然疗法的和基本道德的影响"。当人们在商业、政治、交际、爱情诸如此类的纷争扰攘中精疲力竭,再无法永久地忍受下去的时候,原本处于隐退状态、

被人所遗忘的自然开始显现出来，“从·它们迟钝的幽深处，引出一个人与户外、树木、田野、季节的变化——白天的太阳和夜晚天空的群星的密切关联……我们将从这些信念开始，那就是我们功课的一部分”(《进入了新的主题》)。《典型的日子》这部散文集可以说就是诗人向自然学习的笔记，“我将向你学习，沉思着你——接受、复制、铭记那来自你的信息”(《致清泉和溪流》)。由于内战时辛劳过度，惠特曼于1873年患半身不遂症，终生未愈，在病痛中挨过了近二十年。然而，他没有屈服于病魔的折磨，而是经常拖着他的小凳子，到户外去，走进自然，走向溪流边，为树的沉默和神秘而欣喜，为风雨的变幻、鲜花的盛开、严霜的降临、鸟儿和蜂蝶的歌唱与舞蹈着迷、流连，从自然中吸纳着复原的精力与勇气。日落时分，他常常用一棵手腕粗细的坚硬橡树锻炼手臂、胸肌、整个身体，在和树的较量中感受年轻的树液和能量从大地里涌起，刺痛着，从头到脚穿过了全身，像补酒一样(《春天前奏曲——娱乐》)。“过去的整整两个夏天，它一直在强化和滋养着我病弱的身体和灵魂，以前从来没有过。感谢这无形的医生，感谢你无声的良药，你的日与夜，你的水流和你的空气，堤岸，青草，树木，甚至杂草！”(《橡树和我》)他甚至把自然尊为文学的尺度和标准，自然的丰富、伟大、永恒、生机，都构成了他的写作的潜在的海床，“海岸成了我的写作中一种无形的影响，一种弥漫着的尺度和标准”(《海边的幻想》)。

工业化生产过程与消费习惯的真正代价，已经与生产和消费的困难同比例增长，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消费水平造成了对自然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日益远离自然界的地方，因而遗忘了自己对地球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惠特曼强调，人类要重新与大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单凭理性的认识是行不通的，而是要开放所有的感官，从溪岸、树林和田野中获取那确切无疑的功效。他乐观地说：“也许我们内心从未失去的与大地、光、空气、树木等等一切的和谐，仅仅通过眼睛和头脑是认识不到的，而是要通过整个身体。既然我不会把眼睛蒙上，我就更不会束缚我的身体。在自然中

甜蜜、明智而沉静地裸着身子！"(《裸身日光浴》)在这样的纯真状态中，"一个人感觉通过他整个的存在，那情感的部分，主观的他和客观的自然之间的一致性，谢林和费希特如此喜爱的一致性，明确地变得紧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经常在这里认识到一种存在——在清晰的情绪里我肯定它的存在，化学、推理、审美都不能做出最基本的解释"(《橡树和我》)。我们的内在生命在融入自然、与之合一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的主体性敞开自身，与纯粹的客体性混融得难解难分的时刻。

惠特曼的生态整体观思想，不仅仅局限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将这种事物普遍联系和依存的思想扩展到了城市文明，因此扩大了"自然"一词的含义，即不仅仅是荒野、群山与河流，还包括人所创生出的一切，这里的"自然"已接近"人类环境"这个概念。将城市文明(人化自然)纳入生态文学的考察范围，无疑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它迫使人类不仅仅关注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也将目光转向人化过的自然，从而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上探寻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联与交互作用。

在惠特曼的写作中，他特别强调打破自我的藩篱，将自我分散于万物之中，与万物融会的思想。这里的万物既包括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也包括人工造物。一切都与他遥相呼应，所有人都与"我"有着种种联系。每个个体既是独立的生命，又是整体力量的一部分。正如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在其名诗《无人是孤岛》中所言，"没有人是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置身人类之中；因此不必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

在对世界的观察中，诗人不断地发现这种至关重要的整体性。当他乘火车西行，用眼睛捕捉山峦阴影重重的轮廓时，"在两千多英里的距离内，尽管拥有无穷无尽、自相矛盾的丰富变化，一种奇异而绝

对的融合却无疑在稳步地退火、凝缩、把一切融为一体"(《密西西比河谷的文学》)。当他在纽约湾,观察落日中暗绿色的高地,辽阔无边的海岸,海岬附近的航运和大海时,当他坐船渡过码头,看到周遭事物的流动,这种流动渐渐在感觉中进入合一,他的记忆甚至不止与"你",与"这一代的男人、女人、甚或以后的几代"混融成一个大的集体记忆,所有个体化为齐一,共生于一个统一体中。惠特曼尤其喜欢代表了纽约"船之市"盛名的曼哈顿,在奇迹般清澈的天空下,在怡人的光芒中,在水面上薄雾的掩映下,"V字型的曼哈顿高高升起,耸立着,被船只包围,属于现代的美国,但具有奇异的东方色彩,它密集的人群,它的尖塔,它摩天的大厦都拥挤在岛的中央——树木的绿色,建筑的白色、棕色和灰色,都混合在一起"(《从海湾眺望曼哈顿》)。建筑、人物、事物都化为一个象征符号,流经过去,流向未来,他人,其他世界。都市变成一个"大"我,将大众结合在一起,使左邻右舍都变成了意义的"带感情的地理"。

惠特曼的自然写作还具有典型的生态文学的"现场"特征。《典型的日子》中大多是对自然简洁、素描般的笔记。这些笔记就像是在清新的旷野中,在丛林和溪流旁匆匆写就的,记录了当时当地的光影声色,甚至他还注意到他写字时,在纸上颤抖的叶影。作者自己在书中多次提到这种现场写作的事实。"我发现,5月中旬和6月初的树林是我最佳的写作地点。坐在木头或树桩上,或者是歇在铁轨上,几乎下面所有的备忘录都是那样匆匆记下的"(《进入了新的主题》)。"我的这些便条,是随来随记的,散乱无章,没有特意的选择。它们在日期上有一点点的连续性。时间跨度有五六年之久。每一条都是用铅笔随便记录的,在户外,在当时当地"(《初夏的起床号》)。"写这则日记时,我是坐在一棵大的野樱桃树下的"(《大黄蜂》)。"上午十一点,我写下这些,在岸边一棵茂密橡树的遮蔽下,我在那里躲避一场突来的阵雨"(《橡树和我》)。

这些自然笔记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与自然独处时的心灵日记,几乎篇篇都是在原野中写成的,因而散发着生动朴素的气息。没

有太过的润饰，甚至也不讲求章法，自然本身既然没有任何刻意，与其相应的文字也便可以率性任真无拘无束了。这样的笔法最适合于探索人与宇宙最原始的关系。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多是有完整构思的、有亚里士多德所谓“头身尾”的产物，那么，生态散文则因注重现场感和写实性而呈现碎片化、结构开放的倾向。生态文学作家多喜欢日记、笔记这种相对灵活的形式。惠特曼的这本散文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看似匆忙的笔记形式，实际上对于记录“此时此地”的一切主客观材料，是非常本真、恰当的。惠特曼为了克服记忆的经济学对事物的刻意遗忘，不惜动用列清单的方法。在《一棵树的功课》中，他开列了树的清单；在《鸟和鸟和鸟》中开列了他所发现的鸟的清单；在《野花》中列举了“在附近一两个季节的散步中已经熟悉的多年生野花和友好的野草的名字”；在《忽略已久的礼貌》中诗人将自己的文字献给蜜蜂、胡椒薄荷、水蛇、粉翅蛾“以及那些日子的地点和记忆，以及溪流”等各种平凡事物。

在《柏树果一样的名字》的注解中，惠特曼还顽皮地开列了他曾为自己的书所取但后来又没有采纳的各种名字，如“5月野蜂嗡鸣时”，“毛蕊花生长的8月”，“群星转动”，“远离书本——远离艺术”，“现在是日与夜——功课完成了”，“黄昏中来自远处和隐蔽处的声音”，“末日的余烬”，“洪水与退潮”，“掌灯时分的闲谈”，“只有毛蕊花和大黄蜂”，“六十三岁时的远与近”，“六十岁后的微粒”，“六十四岁海岸上的沙子”等。这些标题本身不但组成了一首自然之诗，也透露出作者随时间而变化的心境，与不断成熟与深化的对自然的沉思。

惠特曼的散文集原由三部分组成：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经历；1862—1865年内战时期的回忆；1877—1881年的自然笔记，以及后来的美国西部和加拿大之旅。收入本译丛中的《典型的日子》系根据第三部分译出，集中体现了惠特曼与自然的关系。

马永波

>> 目录

进入了新的主题

1876年至1877年。我发现，5月中旬和6月初的树林是我最佳的写作地点。坐在木头或树桩上，或者是歇在铁轨上，下面所有的备忘录几乎都是那样匆匆记下的。确实，无论我去哪里，冬天还是夏天，城市还是乡村，独自在家还是出门旅行，我都必须记日记——（进入年老体弱，这种兴趣越发强烈，甚至紧迫——我还是先别说了。）那么，我愿意欣然地设想，如下有关近年有适度的活动的摘要——它们毫厘不爽——是以我所受教训为基础的。当你在商业、政治、交际、爱情诸如此类的东西中精疲力竭之后，你发现这些都不能让人满意，无法永久地忍受下去——那么还剩下了什么？自然剩了下来；从它们迟钝的幽深处，引出一个人与户外、树木、田野、季节的变化——白天的太阳和夜晚天空的群星的密切关联。我们将从这些信念开始。文学高高翱翔，且被如此加了的猛料，以至我们的日记可能显得只不过是平常的微风，或者是一掬要饮下的清水。但那就是我们功课的一部分。

在三年瘫痪的禁闭之后，在战争及其创伤与死亡的漫长的紧张之后，这是多么珍贵、给人安慰、使人康复的时光。

进入一条长长的农场小路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一样，我喜欢真正的农场小路，两侧是老栗子树形成的篱笆，灰绿色的树干上满是湿软的苔藓和地衣，篱笆底下零散的石头堆中间生长着大量的杂草和多刺的蔷薇属植物——不规则的小路从中间蜿蜒穿过，还有牛马的足迹——每一个季节都以各自相伴的事物为标志，循着气味便可在附近发现它们——在4月里提前开花的苹果树，猪们，家禽，一片8月的荞麦田；在另一片田里，玉米的长穗子在拍打着——这样一直来到池塘边，池塘由小河扩张而成，孤绝而美丽，周围是年轻年老的树木，隐秘的远景。

致清泉和溪流

于是，继续闲逛，来到柳树下的清泉旁——水声柔和，如丁咚作响的杯子，将宽如我脖颈的水注入一条相当大的溪流，纯净而清澈。在它的缺口处，溪岸拱起，如一条硕大蓬乱的棕色眼眉，或者是嘴唇状的屋顶——永不止息地潺潺着，潺潺着——似有深意，说着什么（如果你能破译的话）——它总是在那里汩汩而流，一年四季从不停歇，永远消耗不尽的是薄荷的海洋，夏天的黑莓——光与影的选择——刚好是我7月洗澡、做日光浴的好地方。炎热的午后，当我坐在那里，吸引我的主要还是那无可比拟的柔和的汩汩声。这一切是怎么生长进我的内部的，日复一日，一切都和谐一致——那野性的、刚可察觉的芳香，斑驳的叶影，以及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所有自然疗法的、自然准则的影响。

哦溪流，以你的语言，继续絮语下去！我也将表达在我的岁月和进程中所收集的东西，本土的，地下的，过去的——还有现在的你。把你的道路旋转、延伸——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待上一会儿。当我如此频繁地拜访你，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你认出我，不顾虑我（可是为什么这么肯定？谁能说明？）——但是我将向你学习，沉思着你——接受、复制、铭记那来自你的信息。

初夏的起床号

那么离开吧，去放松下来，松开神圣的弓弦，如此紧绷的长长的弦。离开，离开窗帘，地毯，沙发，书本——离开“社会”——离开城市的房屋、街道、现代的进步和奢华——离开，到那原始的蜿蜒的、前面提到过的林中溪流去，它那未经修剪的灌木和覆盖着草皮的岸畔——离开束缚之物，紧巴巴的靴子，纽扣，全副铁铸的文明化的生活——离开周围的人工商店、机器、工作室、办公室、客厅——离开裁缝和时髦的服装——也许，暂且离开任何的服装。夏季的炎热在推进，在那些有水、有阴影的孤独之中。离开，你的灵魂（让我把你单独选出，亲爱的读者，无拘无束地交谈，随意散漫，充满信任），至少一天一夜，返回我们所有人赤裸的生命之源——返回伟大、寂静、野性、接纳一切的母亲！唉！我们中有多少人是如此迟钝——有多少人漫游得太远，以至返回几乎已不可能。

而我的这些便条，是随来随记的，杂乱无章，没有特意的选择。它们在日期上有一点点的连续性。时间跨度有五六年之久。每一条都是用铅笔随便记录的，在户外，在彼时彼地。也许，印刷工会因此感到某种困扰，因为他们复制的大部分内容来自那些匆忙写下的最初的日记。

午夜迁徙的鸟群

你可曾有机会听见鸟群午夜的飞行，穿过头上的空气和黑暗，不可胜数的军队，改变着它们初夏或夏末的栖息地？那是不该忘记的事情。昨晚一个朋友十二点之后给我打电话，让我注意巨大鸟群向北迁徙的非同寻常的喧闹（今年这已经是很晚了）。在寂静、阴影和此刻美妙的气味中（那只属于夜晚的自然的芳香），我认为那是珍贵的音乐。你可以听见有特点的运动——一两次"巨翅的急促拍击"，但更经常的是一种柔和的沙沙声，久久延续着——有时非常近——伴随着持续的呼唤和吱喳，一些歌声。这声音从十二点持续到两点。有片刻，鸟的种类可以被清晰地分辨出来；我可以辨认出长刺歌雀、唐纳雀、威尔逊鸫、白冠麻雀，偶尔从高空传来凤头麦鸡的鸣叫。

大黄蜂

5月——蜂拥的、歌唱的、交配的鸟儿的月份——大黄蜂的月份——开花的紫丁香的月份，也是我出生的月份。我匆忙写完这一段，就在日落之后来到外面，来到溪边。光线、香味、旋律——蓝鸟、草鸟和知更鸟，在各个方向——喧闹、回荡的自然的音乐会。那些低音，是附近一只啄木鸟在叩响树木，远处是雄鸡的洪亮尖锐之声。然后是新鲜泥土的气味——色彩，远景中微妙的枯黄色和薄薄的蓝色。草的明亮的绿色因为最近两天的温润潮湿而略有加深。太阳多么安静地攀上广阔清澈的天空，开始它白昼的旅程！温暖的光线沐浴着一切，亲吻一般汹涌而来，我的脸颊几乎感到了灼热。

自从塘蛙开始聒噪，山茱萸绽放最初的白色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金色的蒲公英在无尽地挥霍中，点缀大地的各个角落：白色的樱桃和梨树——盛开——野生的紫罗兰，以它们蓝色的眼睛仰望着，向我的双脚致敬，我徜徉在树林边缘——苹果树叶芽的玫瑰红——麦田清澈的祖母绿——裸麦的暗绿——空气富有温暖的弹性——矮杉树慷慨地装饰着棕色的小果——夏天完全苏醒了——黑鸟在集会，吵吵嚷嚷的一群聚集在某棵树上，当我坐在附近，它们会此时此地变得喧闹。

后来。——自然成队伍、成部分地前进,像军队一样的兵团。一切都主要是为了我,并且仍将如此。但是最近两天吸引我的是野蜂,大黄蜂,或者像孩子们所称呼的,“嗡嗡嗡”。当我散步,或者一瘸一拐地从农舍走向溪边,我横越前面提到过的小路,路的两旁是旧铁轨形成的围栏,带有许多的豁口、尖片、断纹、孔洞等等,那些低吟的、毛茸茸的昆虫就选择这样的地方栖息。在这些铁轨的上下左右和中间,它们拥挤在一起,数量巨大,无法胜数,有些在空中冲刺和飞行。当我缓慢地一路行去,经常有一片黄蜂组成的移动的云彩伴随着我。在我清晨、正午或黄昏的漫游中,它们扮演着主角,往往以我从未想到的方式主宰着风景——它们充满了长长的小路,不是成百,而是上千。数量巨大、活泼而迅捷,时而美妙地冲刺,时而响亮地扩散开来,始终在嗡鸣着,不时地被什么东西改变着,几乎像一声尖叫,它们前后疾飞,快速地闪动,彼此追逐,尽管它们是小家伙,却给我传递了一种新鲜而生动的力量、美、活力和动感。它们是到了交配的季节了吗?或者,这么巨大的数量,这么迅速的飞行,这么热情高涨,这么充分地表演,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我散步,我以为跟随我的是一个特殊的蜂群,但是略加观察,我发现那不过是一系列蜂群在快速地变换,一个接着一个。

写这则日记时,我是坐在一大棵野樱桃树下的——白昼因时而飘过的云和清新的风而变得温和,那风既不太强也不太弱——

我长久、长久地坐在这里，包裹在这些蜜蜂单调而低沉的音乐中，它们成百上千只地掠过，平衡着，在我周围前后疾飞——大个儿的家伙穿着鲜艳的黄马褂，炫耀鼓胀的硕大身躯，粗短的脑袋和薄纱般的翅膀——哼唱着它们永远丰富柔和的歌曲。(难道其中不存在作曲的暗示，这些嗡鸣不就该是那音乐的背景吗？某种黄蜂的交响乐？)这一切多么予人滋养，以我最需要的方式，把我催眠；户外，裸麦田，苹果园。最近两天的太阳、微风、气温和一切都无可挑剔；永远不会再有这样完美的两天了，我好好地享受了一番。我的健康在好转，我的精神安宁平和。(不过，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丧失和忧愁伤的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

又匆忙写一段，有一个完美的日子：中午之前，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沉浸在大黄蜂的嗡鸣和鸟的音乐中。苹果树上和附近的一棵杉树上，有三四只褐背画眉鸟，每一只都在唱着它最好的歌，以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最好的方式唱着华彩段落。有两个小时，我放任自己，倾听着它们，懒散地沉浸在这场景中。我注意到，在一年中，几乎每种鸟都有一个特殊的时段——有时仅仅是几天——那时它唱得最棒；现在正是这些褐背画眉鸟的时辰。同时，在小路上下，是冲刺着、嗡嗡着的大黄蜂。当我回家时，又有一大群黄蜂充当了我的随从，和以前一样随着我移动。

两三个星期后，当我写下这些，我正坐在一棵鹅掌楸树下的溪流边，树有七十英尺高，浓密、清新、青翠，正当青春旺盛之

时——美丽的东西——每根树枝、每片叶子都完美无瑕。从树顶到树根，都有大群的野蜂挤在花朵里寻找甜蜜的汁液，它们响亮而稳定的嗡鸣形成了一片低音，为整个世界，为我此刻的心情。对此，我将以亨利·比尔斯[1]小书中的诗歌做结。

当我躺在远处的深草中
一只醉醺醺的黄蜂经过
被甜蜜的棕榈汁弄得神志恍惚。
它身体环绕的金色腰带
几乎勒不住鼓溜溜的肚子
那肚子被忍冬的果冻胀得满满。
玫瑰酒和甜豌豆的酒
用神圣的歌曲充满它的灵魂；
整个温暖的夜晚它都沉醉不已，
毛茸茸的大腿被夜露沾湿。
它的游戏中充满了古怪
当世界穿过睡眠和阴影。
它常常用焦渴的唇
啜饮花杯里甜蜜的琼浆，
在光滑的花瓣上滑行，

① 亨利·比尔斯（Henry Augustin Beers，1847—1926），美国律师、诗人、学者，著有诗集及研究专著《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史》、《四个美国人：罗斯福、霍桑、爱默生、惠特曼》等多部。这里指的是他出版于1925年的《大黄蜂》一书。

或是在纠结的雄蕊上散步，
还一头扎进汹涌的花粉里，
沾了满身金黄爬了出来；
它沉重的脚会绊在
蓓蕾上，跌落在草丛中；
用低沉柔和的男低音，躺在那里
嘟囔着——这酒后爱伤感的可怜虫！

杉树果

今天在我乘轻型马车穿过乡野旅行了十里或十二里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它们以其平凡的美和新奇更让我高兴的了，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这样的小东西，或许是以前没有注意到它们。这些独特的小果实悬垂着浓密的一英寸长的黄色丝绒或纱线，无拘无束地点缀着深绿色的杉树丛——与青铜色的树干适成对比——毛茸茸的细线把树瘤子全部盖住，像一绺绺不驯的头发披覆在幼儿的前额上。后来，我去溪边散步时摘了一颗，保存下来。然而，这些杉树果仅仅能保存一小段时间，不久就散碎而枯萎了。

夏天的景象以及懒散

6月10日。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在溪边，没有什么比我周围宁静的光线和清新的气息更受用。白天的时候下过一场大阵雨，伴有短暂的雷鸣和闪电；雨后，头上是罕见得无法形容的天空（在本质上，不是细节或形式上）的清澈的蓝，翻卷的银色——毛边的云彩，纯净炫目的太阳。衬着天空，树上已经满是柔软的叶簇——水滴样尖利的、拖得长长音符的鸟鸣——烘托着一只好抱怨的北美猫鸟焦躁的咪咪声，还有两只翠鸟愉快的尖声啁啾。有半个小时我一直观察这两只翠鸟，它们和往常一样，依照惯例在溪流上空和溪中嬉戏；显然，那是一种最为活泼的欢闹。它们彼此追逐，盘旋着飞行，不时欢快地浸入水中，泼溅起的水花如宝石般喷射——然后猛地飞升而起，翅膀倾斜着，优美地飞行，有时飞得如此靠近我，我几乎可以看见它们暗灰色的羽毛和奶白的脖颈。

日落的芳香——鹌鹑的歌声——隐居画眉

6月19日，下午四点到六点半。独自坐在溪边——孤独，但是景色足够明亮足够生动——太阳闪耀着，非常清爽的风吹拂着（昨夜下了大阵雨），草和树显示出它们最美的模样，各种不同的绿色形成的阴暗，阴影、半阴影，水面斑驳的闪光，从隐蔽之处，传来附近一只鹌鹑六孔竖笛的音符，池塘里雨蛙的定音声刚好可以听见——乌鸦在远处呱呱地叫着———群小猪拱着我所坐的橡树旁边柔软的土地——有的靠近来嗅嗅我，然后匆匆溜走，哼哼着。还能听见那鹌鹑清晰的叫声——我写字时，叶影在纸上颤动——天空高远，飘浮着白云，太阳西斜——许多沙燕来来去去，迅疾地飞行，它们的洞穴开在附近的泥灰土岸上——杉树和橡树的臭气，这么容易觉察，当黄昏靠近——芳香，色彩，附近成熟麦田的青铜色和金色——红花草田，蜜一般的气息——丰满的玉米长长的沙沙作响的叶子——大片大片茂盛的马铃薯，微暗的绿色中，到处点缀着白花——我头上古老、多瘤、庄严的橡树——混合着鹌鹑的双音节歌曲和穿过附近松林的飒飒风声。

当我起身准备返回，一阵美妙的收场白一样的歌声让我久久徘徊，（是隐居画眉吗？）歌声来自沼泽那边灌木丛生的隐秘之地，懒散而忧郁，一遍遍重复着。和最后的夕晖中成打成打雀跃不已、飞成同心圆的燕子相比，这声音就像来自高空中飞转的轮子。

池塘边一个7月的下午

白炽化的高热，但在这纯净的空气中还有更多的事物在忍耐——白色和粉色的池塘花，有着巨大的心形叶片；小河透明的水面，堤岸上茂密的灌木，如画的山毛榉、阴影和草皮，一只鸟从隐蔽处发出尖厉的叫声，打破了温暖、懒洋洋、几乎是奢侈的寂静；偶尔，有一只黄蜂、大胡蜂、蜜蜂或熊蜂飞来（它们在我手边和脸上盘旋，但没有惹恼我，我也没有惹恼它们，它们似乎检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就离开了）——头上广袤的天空如此清澈，营营飞舞的小虫在那里缓慢旋转，划着庄严的螺旋和圆圈；就在池塘表面，两只深蓝灰色的大蜻蜓，舞着带花边的翅膀，盘旋着、冲刺着，偶尔一动不动地平衡着身体，而翅膀却始终在颤抖着（它们不是在展示给我看，让我高兴吧？）——池塘里生有剑形的菖蒲，水蛇——偶尔一只轻快的黑鸟，肩膀上带有小红点，倾斜着一掠而过，这时，某只塘鸭的嘎嘎声带来了孤独、温暖、光与影——（蟋蟀和蝈蝈在中午的炎热中默不作声，但我听见了最初的蝉鸣）——然后在一段距离之外，在小河对面，马踏着快步，拖曳着一台收割机穿过黑麦田，发出咔嚓声和呼呼的转动声——（我刚刚看见的那只黄色或浅棕色的鸟，如小母鸡大小，短颈长腿，扑啦啦笨拙地飞过麦田，投入林间，那是什么鸟呢？）——细微然而容易觉察的、辛辣的红花草的芳香，占据了上风；而对于我的视线和灵魂

而言，超越一切、环绕一切的，是自由的天空，透明的蓝色——在西天盘旋的，航海者称之为“青花鱼群”的大朵灰白色羊毛似的云彩——天空中银色的漩涡像甩动的头发，蔓延着，扩散着——无声无形的巨大幻影——但那也许是最真实的现实和万物的缔造者——谁知道呢？

蝗虫和螽斯

8月22日。蝗虫细弱单调的声音，或者螽斯的声音——我在夜里听见后者，而前者，白天夜里都能听见。我认为早晨和傍晚鸟儿的颤音令人愉快；但是我发现，我也能同样快乐地倾听这些陌生的昆虫。在两百英尺远的一棵树那边，当我写作时，我现在听见一只蝗虫在近午时的声音——一阵长长的呼呼声，经久不绝，十分响亮，以独特的螺旋或者飘忽的圆圈渐渐升高，其力度和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随着一阵振翼声，悄悄地微弱下去。每一次用力都持续一两分钟。蝗虫的歌与风景非常相配——喷涌出来，富有含义，充满阳刚之气，就像上好的陈酒，并不甜蜜，却远比甜蜜受用。

但是螽斯——我要如何描述它刺激人的声音？有一只就在我卧室敞开的窗户外面的柳树上歌唱，有二十码远；两周以来每个晴朗的夜晚，这歌声都抚慰我入眠。有天傍晚，我骑马穿过一片树林，走了一百杆远，听见无数的螽斯——有片刻我感觉非常奇妙；但是我更喜欢我那个树上的邻居。让我再说说蝗虫的歌声，即使有些重复；一阵长长的、彩色的、颤抖的渐强音，像铜盘在不断旋转，发射出一波一波的音符，开始时是轻轻的敲击或打拍子，速度和音调迅速增强，达到巨大的能量和意义，然后迅速而优雅地低落下去，停息。不是鸣鸟的曲调——远远不是；这普通的乐师可能

没有考虑曲调，但对于更敏锐的耳朵，那肯定有着它自己的和谐；单调——在那嘈杂的嗡嗡声中却有着怎样的飘忽啊，一圈一圈，铙钹一样——或者像铜盘的旋转。

一棵树的功课

9月1日——我不应该拿最大或最美的树来做说明。此刻，在我面前就有我喜欢的一棵，一棵漂亮的黄杨树，它非常直，也许有九十英尺高，根部粗达四英尺。多么强壮、充满生机、善于忍耐！多么沉默的雄辩！提示着怎样的沉静与存在，与人类的虚伪正好相反。那么，一棵树的品质，几乎富有情感，显然充满了艺术气质与英雄气概；如此纯真无邪，又如此狂野。但它什么都不说。它如何用它的枝条和宁静对抗着所有的天气，坏脾气的阵风轻轻一吹，人，就会因为一阵小雨或微雪奔回室内。科学(或者部分的科学)嘲笑着树神和树精的回忆，以及树所说的话。但是，倘非如此，它们就会和大多数的演讲、写作、诗歌、布道一样出色——甚至做得好得多。我应该说，那些古老树神的回忆确实非常真实，并且比我们的回忆更加深刻。(如江湖郎中们所说，"把这个割掉"，并由你保存。)去吧，坐在树丛或林子里，在那些沉默伴侣的陪伴下，阅读上面所述，并且思考。

归于树的一课——也许来自大地、岩石、动物的最伟大的道德课，是同样内在固有的功课，实质是——毫不理会观者(批评家)的假设或说法，或者喜欢与否。关于心智、缓慢成长、持续性、性格中的真实部分、书籍、友谊、婚姻——人类无形的基础和结合

体，与一种似乎（通常地暂时似乎）病态的烦恼、根本或几乎没有烦恼相比，是什么更糟糕——更普遍的疾病在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文学、教育、对彼此（甚至是对自己）的态度中蔓延呢？（作为全部基础，勇气，伟大的同情心，充实的人性、对事物的印象，必定是无形的。）

8月4日，下午四点——树叶和草叶上的光影及其罕见的效果——透明的绿色、灰色等等，一切都在盛大的夕光中炫耀着。清澈的光束投掷在许多新地方，在皴裂的、铜黄色树干底部。除了这个时辰，这些树干始终笼罩在阴影中——现在，那些坑凹不平的圆柱上，无论新枝还是旧干，都泛滥着强烈的光线，在我眼前展开令人惊奇的新特征，沉静、长满针叶、坚韧的树皮，有着无邪的不动声色的表情，此外是以前没有留意的许多节子和木瘤。在光所揭示的一切中，在这样例外的时辰，这样的心境下，一个人绝不会对古老的虚构故事感到奇怪，（确实，为什么是虚构呢？）人们爱上了树木，狂喜地被它们神秘、沉默的力量所捕获——这力量，也许是最后的、最高的、最完善的美。我熟悉这里的树木。

橡树。（种类很多——一个牢靠的老伙伴，生机勃勃，葱绿，毛茸茸的，树根部有五英尺，我天天坐在下面。）

杉树，很多。

郁金香属植物，（鹅掌楸，木兰科的一种——我在密歇根和南伊利诺州见过，一百四十英尺高，树根部八英尺粗；我移植得不

好;最好从树种开始培育——伐木工称之为黄鹅掌楸。)

悬铃木。

胶树,甜的和酸的。

山毛榉。

黑胡桃。

黄樟。

柳树。

柿树。

山岑树。

山核桃。

枫树,很多种。

洋槐。

桦树。

山茱萸。

松树。

榆树。

栗子树。

椴树。

颤杨。

云杉。

鹅耳枥。

月桂。

冬青。

秋天的侧面

9月20日。在一棵古老的黑色橡树下，它光滑而葱绿，呼出香气——在阿尔比教派的祭司们可能会选择的一片树丛中——包裹在中午太阳的温暖和光线中，还有成群轻快飞翔的昆虫——伴着一百杆远处许多乌鸦刺耳的聒噪——我独坐在这里，汲取着、欣赏着一切。玉米，堆成圆锥状，黄褐色，晒干了——一大片田地里散布着许多猩红色和金色的南瓜——邻近的是一片卷心菜地，呈现出漂亮的绿色和珍珠色，被阳光和阴影弄得斑驳一片——瓜地里有鼓胀的卵形甜瓜，带宽宽的银色条纹，有褶饰的、宽边叶子——还有众多秋天的景色和声响——远处传来一群珍珠鸡的尖叫——而9月的微风，以凄清的节奏从树顶上倾泻下来。

又一天。大地上到处是一场暴风雨留下的废墟。当我慢慢沿着溪岸漫步时，原木溪的水位已经退得很低了，显露出秋分前后的风暴使溪水暴涨留下的痕迹。当我四下环顾，计算着存货——野草和灌木，小丘，小路。偶尔出现的树桩，有的顶面很光滑，可用做休息的座位，从一处走向另一处，现在我就坐在其中一根树桩上潦草地写着这些句子——经常出现的是野花，小白花，星形的，或者基本是红色的半边莲，或者多年生玫瑰的樱桃一样的种子、或者是多股藤蔓绕着树干盘旋攀缘。

10月1日至3日。每天都来到溪流的孤独中。头上是一轮清澈的秋阳。今天(第三天)刮西风,当我坐在这里,风吹起的细浪在我面前的水面上悦人地浮动。岸边有一棵老山毛榉树,树干已经腐烂倾斜,几乎倒进水里,但在它生满苔藓的肢体上还有生命和叶子,一只灰色的松鼠,正在探索着,跑上跑下,摇动着它的尾巴。它跳到地上,蹲坐着注视我,(一个达尔文式的暗示?)然后又爬到了树上。

10月4日。多云,凉,初冬的迹象。但这里依然令人愉快,落叶积得很厚,土地因为落叶变成了棕色;本来丰富的色彩,所有或浓或淡的黄色、灰色和深绿色,从最浅到最深的红色阴影——一切都安顿下来,被占了上风的土地的棕色和天空的灰色定下了基调。于是,冬天在降临;我仍在病着。我坐在这些美丽的景色和生动的变化之中,放任自己的思想,带着它一连串的遐想漫游。

天空——日夜——幸福

10月20日。晴朗、凉爽的一天，干燥而多风的空气，充满了氧气。摆脱那包裹我、让我心平气和的理智、寂静、美丽的奇迹——树木、流水、青草、阳光和初霜——今天我看得最多的是天空。它有着那种脆薄、透明的蓝色，秋天独有的色彩。仅有的或大或小的云彩都是白色的，在广阔的天穹上，或静止，或做着精神的运动。早些日子（比如说7号到11号）云一直保持着纯净但生动的蓝色。但是当中午靠近，色彩变得更为明亮，有两三个小时是很重的灰色——然后有片刻变得更灰暗，直到日落——我透过长满大树的山丘缝隙观察着，令人目眩——投下火焰呈现出亮黄色、肝脏色和绚丽的红色，还有水面上巨大闪耀的银色斜光——透明的影子、箭矢、火花，以及超越了所有绘画的生动色彩。

这个秋天，我不知道是如何就拥有了一些美妙满足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似乎最应该归之于天空，我时常在想，我一生中当然每天都看见天空，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看它——难道我不应该说那是完美的幸福时刻吗？我曾经读到过，拜伦就在死前告诉一个朋友，他一生中只有过幸福的三小时。还有有关国王的铃的古老德国传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当我出去，来到林边，那美丽的日落透过树林，我想起拜伦的话和铃的故事，我头脑中出现的念

头是我正在拥有一个幸福的时刻。(尽管也许我没有记下我最好的时光;当它们降临时,我无法用写日记来打破它们的魅力。我仅仅是放纵我的心情,让它漂浮,用它安静的狂喜载着我漂浮。)

无论如何,何为幸福?此刻就是幸福的时刻吗,或者是类似的时刻?——如此无法感知——不过是一缕微风,一种易逝的色调?我不能肯定——所以,让我获取怀疑的好处吧。你,清澈透明的,在你那蔚蓝的深处,是否为我这样的人预备了药物?(哦,我生理上的衰朽和精神上的不安已经持续了三年。)现在,你没有细心地神奇地穿过无形的空气把它滴到我身上吗?

10月28日夜。天空非常透明——星星出来了,数不胜数——银河的大路,及其岔路,仅仅在非常晴朗的夜晚才能看见——木星,在西天出现,看上去就像一朵偶然出现的盛大的水花,有一颗小星为伴。

> 穿着白色的外套,
> 这贵族缓慢地走进空空的圆形竞技场,
> 手上抱着一个小孩,
> 像无云夜空上有木星相伴的月亮。
>
> ——印度古诗

11月初。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小路那端,通向一片多草的高坡

上的田野，有二十亩，微微向南倾斜。在清晨或日落我习惯在这里散步，观赏天空的景色和效果。今天，就在这片田野上，整个上午，我的灵魂都被头上清澈的蓝色穹顶所镇静，扩展难以描述，那里没有云彩，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仅仅是天空和阳光。它们给人安慰的伙伴，秋叶，凉爽干燥的空气，微弱的芳香——乌鸦在远处呱呱地叫着——两只大雕在远处的高空优美缓慢地盘旋——偶尔有风的呢喃，有时非常温柔，然后又猛烈地穿过树林——一群农夫在田野里装玉米秸，耐心的马在等待。

色彩——一个对比

如此色彩与光线的游戏,出现在不同的季节和每天不同的时辰——在遥远地平线,那里,色彩暗淡的风景边缘消失在天空之中。当我沿着小路慢慢地一瘸一拐走向一天的终结,一轮无可比拟的落日,一束一束,发射着蓝宝石和熔金的光芒,穿过长着长叶子的玉米的队列,照耀在我和西天之间。另一日。是鹅掌楸和橡树丰富的暗绿色,沼泽柳树的灰色,悬铃木和黑胡桃的沉闷色调,杉树(雨后)的祖母绿和山毛榉的淡黄色。

1876年11月8日

午前沉闷多云，不冷也不潮湿，但有变冷变潮湿的可能。当我瘸着腿来到寂静的池塘边，坐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知道，与置身城市的喧闹中有多么不同，那里成百万的人此刻正在等待昨天总统大选的消息，或者是接受和讨论着结果。

乌鸦和乌鸦

11月14日。当我坐在溪边，散步后休息一下，来自太阳的一阵温暖的柔情沐浴着我。没有声音，只有一阵乌鸦的鸣叫，没有动态的事物，只有它们黑色的影子从头上掠过，映在下面池塘的镜子中。的确，今天风景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乌鸦，它们不停地鸣叫，远远近近；它们数量巨大，连续地从一地移向另一地，不时地以其不可胜数的数量几乎把天空遮暗。当我坐了片刻，在溪畔写下这个便条时，我看见远处的天空下面，它们黑色的、清晰的影子，飞越明镜般的水面，或单独，或成双，或连续的一长串。昨晚，整夜我都听见附近树林中它们在巨大鸟巢里发出的喧闹。

海边的一个冬日

最近，晴朗的12月的一天，我乘火车旅行了一个多小时，越过坎登和大西洋城，抵达新泽西海边，度过了一个中午。我早早出发，一杯香浓的咖啡和一顿可口的早餐加强了我的体力（那是我亲爱的好姐姐露亲手做的——食物可口之极，容易吸收，使你精力旺盛，也许会让接下来的一整天都舒适称心）。最后，大约有五六里，我们的足迹进入一片开阔的有趣的草地，这里被泻湖分割成几个区域，到处是水道。莎草的香味，愉悦着我的嗅觉，让我想起"麦芽浆"和我故乡岛屿南部的海湾。我可以心满意足地旅行到晚上，穿过这些平坦而芬芳的海边牧场。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我几乎都是沿海岸而行，或者是在能看见海洋的地方，倾听着海嘶哑的低语，呼吸着令人振奋的好客的微风。开始，在坚硬的沙地上匆忙行驶了五里——我们的马车轮子几乎陷了进去。晚饭后（有将近两个小时的闲暇）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几乎没有遇见或看见一个人，我占据了一个好像旧浴场客厅的房子，它视野开阔，归我独享——古雅别致，让人心神愉快，无遮无拦——我的前面和四周立即呈现出一片干燥的莎草和假高粱草——天地，简单的，未经装饰的天地。远方的船舶，更远处，仅仅能看见一艘向海岸驶来的汽船的尾烟；更清晰的是海船、双桅船、纵帆船，它们大都将船帆向着劲风鼓起。

海中和岸上，充满了魅力和诱惑！一个人要怎样沉思它们的朴素，它们的空旷！在我们心里，那些间接和直接的印象唤起的是什么？延伸开去的海浪和灰白的海滩，海盐，单调而麻木——完全没有艺术、书本、谈话、优雅——却是如此难以描述的舒适，甚至这冷酷的冬天，也是如此柔美，如此令人鼓舞——震撼着我无法触及的情感深处，比我曾经读过、看过、听过的所有诗歌、绘画、音乐都要微妙。（但是让我公道些，也许正因为我已经读过那些诗歌，听过那些音乐了。）

海边的幻想

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幻想、希冀着，写一个东西，也许是一首诗，关于海岸——那提示着、分割着的线条，接触，联合，使固体与液体联姻——那奇怪的、潜伏着的什么东西（正如每个客观形式最后都变成主观精神一样确凿无疑），它意味着远比最初看见的要多，这般壮丽，混合着真实和理想，彼此构成了对方的一部分。时辰。日子。我在长岛的青春和早年的时光里，徘徊在罗克威岛或科尼岛的海岸，或是向东去到汉普顿或蒙托克。有一次，在蒙托克（在古老的灯塔旁，四周目力所及之处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海在动荡起伏），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写一本书，表现这个液体的、神秘的主题。结果，我忘记了任何特殊的抒情诗、史诗或文学方面的企图，海岸成了我的写作中一种无形的影响，一种弥漫着的尺度和标准。这里，允许我给青年作家们一点提示。我不能下定论，但是，除了海和岸以外，我也不自觉地用同样的规律来对待其他的力量——躲避它们，不用诗歌去表现它们，它们太伟大了，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处理——如果我能间接表明我们曾经相遇过、融合过，哪怕仅仅是一次，我也非常满足了，那已经足够——我们已经真正彼此吸收，彼此理解了。

有一个梦，一幅图画，多年来时时（有时，隔很长时间，但时辰

一到肯定会来）无声地出现在我面前，而我真的相信，尽管它是想象，它已经大部分进入了我的现实生活——也当然进入了我的写作，使之成型，赋予它们色彩。那不是别的，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浅棕色的沙地，坚硬，平坦，宽阔，壮丽的海洋不停地在它上面翻滚，缓慢冲刷，沙沙作响，泡沫飞溅，如同低音鼓的重击。这景象，这图画，多年来时时在我面前浮现。有时夜里醒来，我也能清晰地听见它，看见它。

两小时的冰海航行

1877年2月3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穿过德拉瓦尔（我又回到了我在坎登的家），我们无法穿过冰面登陆；我们的船没有漏水，导航员强壮有力而技巧娴熟。但是这愠怒的老船，可怜地顺从着它的舵盘。动力，在诗歌和战争中是如此重要，在冬天的汽船上也是头等重要，它有大片大片的流冰要应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颠簸着冲撞着。无形的退潮，缓慢而不可抗拒，往往违背我们的意志，把我们载出很远的距离。在黄昏的第一抹微光中，当我举目四顾，我认为不会再有更为寒冷、北极一般的、严酷而压抑的景色了。一切都还清晰可见；向北向南几里，都是冰，冰，冰，大多数是碎冰，也有一些大块的，视野里没有清澈的水。海岸，码头，地面，屋顶，装载的船，都被雪所覆盖。一股冬天微弱的蒸汽，在周围和上方悬浮着，成为合适的伴侣，除了无限伸展的白色，只有一点钢铁的色泽和棕色。

2月6日。当我乘6号下午的那艘船再次返乡，四周到处填满了透明的阴影，雪片懒散地飘落，轻盈地倾斜着，奇怪，它们虽然稀疏，却非常壮观。在岸上，远远近近，刚刚点燃的煤气灯间歇地闪耀着。流冰，有时聚成小丘，有时整个一大片地漂浮着，我们的船穿过流冰时嘎吱作响。就在日落之后，光线渗透傍晚独有的薄雾，有时将远处的事物渲染得非常鲜明。

春天前奏曲——娱乐

2月10日。今天,一只鸟发出最初的吱喳,几乎是在歌唱。然后我注意到,阳光中,一对蜜蜂在敞开的窗边迅疾飞行。

2月11日。在夕光柔和的玫瑰红和发灰的金色之中,这个美丽的傍晚,我听见正在苏醒的春天最初的嗡鸣和序曲——非常微弱——来自土里、根须里,还是来自昆虫的动身,我不知道——但是那是可以听见的,当我靠着一根围栏(我在我乡村寓所的楼下待了一会儿),远眺西方的地平线。我转向东方,当夜空黑暗加深,天狼星出现了,壮丽炫目。巨大的猎户星座,还有稍微偏东北方向的大北斗七星,排列在尽头。

2月20日。池塘边孤独而宜人的日落时分,用一棵手腕粗细的坚硬橡树锻炼我的手臂、胸肌、整个身体,树有十二英尺高——我又拉又推,激起了甜蜜的风。和树较量了一会之后,我能感觉到它青春的树液和能量从大地里涌起,刺痛着我,从头到脚穿过了我的全身,像补酒一样。然后为了再锻炼锻炼,换换花样,我开始练习发声;大声地慷慨激昂地朗诵一些片段,伤感、悲哀、愤怒,等等,它们出自熟悉的诗歌和戏剧——或者是鼓起肺叶,唱出我在南方听到的黑人唱过的一些野调和叠句,或者是我在军队里听过

的爱国歌曲。告诉你吧，我激起了回声！当薄暮落下，在这些情感迸发的间歇中，一只猫头鹰在溪对面什么地方发出声响——突，哦，哦，哦，哦——柔和而略带沉思意味（我想象还含有一点讽刺），重复了四五遍。这声音既是对黑人歌曲的喝彩，也可能是对悲哀、愤怒和平庸的诗歌风格的讽刺性评价。

人类的怪癖之一

在完全的静谧和孤独中，远离此地，独自一人，置身森林之中，或者置身于荒凉的草原，或者群山的寂静中，我发现，你从来不能完全抛开环顾四周的本能（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信任地告诉我他们也这样），你想发现是否有什么人出现，从土里冒出来，或者从树后和岩石后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它是从野生动物继承下来的、徘徊不去的原始的警惕性，还是从人类野蛮的远祖遗传而来？它不完全是紧张或恐惧。似乎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可能潜伏在那些灌木丛中，或是僻静的地方。不仅如此，非常肯定，一定存在着——某种有生命的看不见的存在。

午后景象

2月22日。昨晚和今天都是烟雨濛濛的，云很重，直到下午三点左右，风在不断地突然转向，云彩像窗帘迅速地撤去，现出清澈的天空和一道我所见过的最美、最壮观、最神奇的彩虹，完完整整，非常生动，两端落在大地之上，四周明亮而广阔的薄雾，紫罗兰色、黄色、枯绿色，在头上的各个方向，阳光从中透过——难以描绘的光与色，如此绚丽，如此柔和，仿佛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样。它仍在持续，整整一小时后，落在大地上的两端才完全消失。后面的天空完全铺展在半透明的蓝色中，上面有许多小块的白云和边线。日落填充着、主宰着审美和灵魂的感觉，华美，温存，充溢。我在池塘边写完这则笔记，光线刚好能够让我透过黄昏的阴影，看见水的明镜中那西天的倒影，树的倒影。我不时听见一条梭子鱼扑哧一声跃出水面，把水面激起涟漪。

敞开的大门

4月6日。真的可以觉察到春天了,或者是春天的迹象。我坐在明亮的阳光中,在溪边,溪水刚刚被微风吹皱。一切都是孤独的,早晨清新,闲散。陪伴我的是两只翠鸟,它们飞翔、盘旋、冲刺、浸着水,有时任性地分开,然后又飞到一起。我听到它们的喉咙在不断地嘁嘁喳喳;有好一会儿,周围只有那种独特的声响。随着中午的靠近,其他鸟儿也开始活跃起来。知更鸟尖厉的音符,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乐段,形成一串清晰悦耳的汩汩声,应和着其他我不能确定方位的鸟儿。池塘边,不耐烦的雨蛙不时地以低沉的呼噜声加入进来,不错,我刚好听见。温暖而强劲的风,嗞嗞的呢喃不时穿过树林。然后一片可怜的小小的枯叶,长久地被冰冻住,眼下从空中某处旋转而下,以一种野性的方式逃离在半空和阳光中自由狂欢,然后猛冲向水面,水把它紧紧拥抱,不久就沉了下去,看不见了。灌木和树林仍是光秃的,但山毛榉还挂着皱巴巴的黄叶,那是上个季节的叶子,大部分留下了。杉树和松树往往还是绿的,杂草也显出即将丰满的证明。在美妙清澈的蓝色天穹上,光在游戏,来来去去,大片的白云在安静地游弋。

普通的大地，土壤

土壤，让别人去写大海、空气吧，就像我有时尝试的那样——但现在我愿意选择普通的泥土为主题——别无其他。这里的土壤是棕色的（就在冬末和开春草木发芽之间），夜里下了阵雨，第二天早晨，土地发出清新气息——红色的蚯蚓蜿蜒拱出地面——枯叶，刚萌发的草叶，以及地下潜伏的生命——什么东西在努力开掘——在隐蔽处已经点缀上了一些小花——远处冬麦田和裸麦田呈现出祖母绿——树木仍赤裸着，树身上有清晰的纹路，让人展望隐藏夏天的前景——艰难的休耕期和耕作期，一个矮胖的男孩在吆喝着激励他的马——在翻起的长长的田垄中呈现出黑色肥沃的土壤。

鸟和鸟和鸟

稍晚些——天气明媚。这些日子(4月末和5月初),一阵非凡的悦耳鸣唱,来自黑鸟;确实,各种各样的鸟儿,在冲刺、呼啸、单足跳跃,或是栖息在树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听过,或者置身于这样的景象之中,我被它们和它们的表演淹没了,沉浸其中,在眼下的这个月份。如此的海洋,如此连续不断到达的鸟群。让我列一个我在这里发现的鸟类的清单吧:

黑鸟(很多)	草地云雀(很多)
斑鸠	北美猫鸟(很多)
猫头鹰	布谷鸟
啄木鸟	塘鹬(很多)
美洲食蜂鹟	红眼雀
乌鸦(很多)	鹪鹩
旅鸫	翠鸟
渡鸦	鹌鹑
灰鹬	红头美洲鹫
鹰	苍鹰
天宇	黄鸟
苍鹭	画眉

长刺歌雀	林鸽

早来的鸟有：

蓝鸟	草地鹨
喧鸻	白肚燕
千鸟	沙地鹬
知更鸟	威尔逊鸫
山鹬	扑动䴕

星光灿烂的夜晚

5月21日。回到坎登，又开始了一个透明异常、星光璀璨的蓝黑色的夜晚，仿佛要显示，无论白昼有多么盛大和自负，总有些什么东西留下来，留在夜晚里，比白昼长久。最罕见的、最美丽的持续很久的清澈的阴暗，从日落一直到晚上九点。我来到特拉华，反复穿越。金星像闪耀的银子喷涌在西天。新月又大又薄的苍白月牙，刚刚升起半小时，便倦怠地沉落在一片云彩的鳞纹下面，然后又冒出来。大角星在头上右方。一阵淡淡的海的香气从南方飘来。黄昏，温和的凉爽，带有景色的所有特征，难以描述地令人安慰，予人滋补——这样的时辰总让人想起灵魂，无以言表。（哦，如果没有夜晚和星星，哪来精神的食粮？）广阔无垠的天宇，朦胧的蓝色，似乎已足够神奇。

夜空一边行进，一边更换着它的神彩和衣装，变得更高远更威严。我几乎意识到附近无声的自然一种确定的存在。巨大的水蛇星座伸展开它盘绕的身躯，几乎占了大半个天空。天鹅座展开翅膀，飞下银河。北方的皇冠，天鹰座、天琴座，全都就位。穿过清澈的暗蓝，从整个天穹上放射出光点，与我默契一致。所有平常的运动感，所有动物，似乎都被抛弃了，似乎都成了虚构；一种奇怪的力量，如同安静休息的埃及众神，取得了所有权，尽管依然难以

觉察。更早的时候，我见过许多蝙蝠，在明亮的夕晖中平衡着，在这里和远处的河面上，它们黑色的形体急速移动着；但此刻它们都不见了。黄昏星和月亮已经消失。活力和安宁沉静地躺下，在流动的无所不在的阴影中。

8月26日。白昼一直很明亮，我的精神也是一样，一个突强音符。然后夜晚降临，显得异样，带有难以表达的沉思意味，还有它独有的温柔和适度的壮丽。金星徘徊在西方，带着迄今为止这个夏天还没有显示过的奢侈的绚烂。火星早早升起，愠怒的红月亮，两天之前就已经盈满了；木星在夜的子午线上，而长长的蜷曲倾斜的天蝎座，伸展在南方，完全可以看见。火星现在步入了天穹的最高点；整个一个月我晚饭后出门去看它；有时午夜起床，再去看看它无与伦比的光亮。（我最近得知一个天文学家利用华盛顿的新望远镜搞清楚了，火星一定有一个卫星，或许是两个。）那苍白而遥远，但在天空中很近的，是位于它前面的土星。

毛蕊花和毛蕊花

硕大、安静的毛蕊花，随着夏天的推进，丝绒一般光滑柔软，带点浅绿的枯黄色，在田野里到处生长——是大地上最早的丛生植物，它们宽阔的叶子低垂，每棵有八片、十片或二十片叶子——在小路尽头，在二十亩休耕地上繁茂生长，尤其是在篱笆的两侧——起初贴着地面，但不久便迅速生长起来——叶子和我的手掌一样宽，更低处的叶子有手掌两倍长——在早晨中如此清新，沾满露水——茎秆现在有四五英尺、甚至七八英尺高了。我发现，农夫认为毛蕊花是没有价值的杂草，但是我却逐渐喜欢上了它。每样事物都有自己的学问，包含有其余一切事物的暗示——最近我有时认为，这些坚硬的黄色杂草中汇集了为我所准备的一切。当我清晨来到小路上，我在它们柔软的羊毛般的花、茎和阔叶前停步，它们闪耀着数不清的宝石。到现在，它们已经开了三个夏天了，它们和我一起沉默地返回；在这样漫长的间歇，我在它们中间或站或坐，沉思着如此多的时辰和部分康复的情绪，沉思着我疯狂的病态的精神，在这里尽其所能地靠近安宁。

远处的声响

伐木人的斧子，一只打谷连枷有节奏的砰砰声，谷仓里雄鸡的啼鸣（从其他谷仓里传来始终如一的回应），还有牛的低哞——但是最鲜明的，是或远或近的风声——穿过高高的树顶，或是低处的灌木，如此温柔地沐浴着你的脸和手，这个芳香明亮的正午，很长时间以来最为凉爽的一个正午（9月2日）——我不会把它叫做"叹息"，因为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种稳定、明智、快乐的表达，通过一种单调的声音，表达众多的变化，或迅疾或缓慢，或猛烈或轻柔。那边松林里的风——怎样在嘶嘶作响。如果在海上，此刻我能想象它，抛掷着波浪，带着飞得很远的泡沫，还有自由的呼啸，盐的气味——那巨大的悖论以其一切的活动和不平静传达着一种永恒止息的感觉。

此时此地，其他需要提到的是太阳和月亮。正如从来没有比这更美妙的白昼的太阳，那绚丽的星球的帝王，如此巨大，如此光耀，灼热而可爱——也从来没有过比这更辉煌的夜晚的月亮，尤其是在最近三四天中。巨大的行星也比任何时候离我们更近——火星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火光熊熊、明亮闪耀，巨大星体染着轻微的黄色调（天文学家说，那是真的吗？）——而木星老爷，喷涌而出（和月亮挨近已有一段时间了）——在西方，当太阳沉落，奢侈逸乐的金星，现在正萎靡不振，暗淡无光，仿佛因为纵欲过度一般。

裸身日光浴

8月27日，星期日。又一天摆脱了明显的虚弱和痛苦。仿佛来自天堂的和平与滋养真的微妙地渗透了我，当我缓慢地一瘸一拐走过这些乡村小路，穿过田野时，在美好的空气里——当我坐在这里，独自与自然在一起——开放、无声、神秘、遥远但可以触摸的、动人的自然。我把自己融入了景色之中，在这完美的日子。徘徊在清澈的溪水中，这里，它柔和的汩汩声安慰了我，那里，它三英尺瀑布嘶哑的呢喃也让我宽慰。来吧，你这哀伤的人，你身上有着潜在的资格——来吧，从溪岸、树林和田野中获取那确切无疑的功效吧。有两个月（1877年7月和8月），我吸纳它们，它们开始造就了一个新我。每一天，我过着蛰居的生活——每一天至少两三个小时的自由沐浴、不需要说话、无拘无束、没有衣服、没有书本、没有“礼节”。

我是否要告诉你们，读者，我大部已经恢复的健康要归功于什么吗？几乎两年，断断续续，没有麻醉药和内服药，我每天都在户外。去年夏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隐秘的有树林的小谷地，就在我的溪流的另一侧，起初是一个挖出来的很大的泥灰坑，现在废弃了，填平了，长了灌木，树，草，一丛柳树，岸滩蜿蜒，一道珍贵的泉流就从它的中央流过，形成两三个小瀑布。每当天气炎热，我就

撤退到这里，直到今年夏天。就是在这里，我领悟了那个老伙计的话，他说他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最不孤独的。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靠近过自然；以前她也没有这么靠近我。按照旧习，我几乎是当场自动把我的情绪、景色、时辰、色调和轮廓都用铅笔记下来。让我特地记下这个午前的满足吧，它如此晴朗而原始，如此超乎常规，又如此自然而然。

早饭之后一个来小时，我一路来到前面说过的隐秘小谷地，那里仅仅属于我和几只画眉、猫鸟所有。轻盈的西南风吹过树梢。那正是我像亚当那样做空气浴和从头到脚擦净全身的恰当的地点和时间。把衣服挂在附近的一根栏杆上，头戴宽檐旧草帽，脚穿便鞋，多么美好惬意的两个小时啊！先是用硬而有弹性的鬃毛刷子刮擦手臂、胸脯、身侧，直到把皮肤擦得发红——然后把身体的一部分沐浴在流淌的清澈溪水中——懒洋洋地接受一切，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休息——每隔几分钟就光着脚在附近黑色的软泥中来回走走，让双脚做做黏糊糊的软泥浴——在水晶般的流水中清洗两三次——用芳香的毛巾擦身——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缓慢地散步，沐浴着阳光，偶尔休息一下，再用鬃毛刷子掸净身体——有时我会带着我的轻便椅子，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因此我的活动范围很宽，几乎有一百杆，我感觉很安全，不会有什么人来侵扰（我真的根本不担心这个，即便有意外发生）。

当我在草地上缓慢地散步，太阳照射着，足以显现出随我移

动的影子。我似乎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和它们一样健康。自然是赤裸的，我也是赤裸的。太懒散、太欣慰、太喜悦了，我什么都不去想。但是我还是有兴致这样想：也许我们内心从未失去的与大地、光、空气、树木等等一切的和谐，仅仅通过眼睛和头脑是认识不到的，而是要通过整个身体，既然我不会把眼睛蒙上，我就更不会束缚我的身体。在自然中甜蜜、明智而安心地裸着身子！——哦，如果城里的贫病之人、好色之人能真正再了解你一下，那该有多好！难道裸体不是下流？不，从本质上说，不是。下流的是你的思想、你的复杂、你的眼泪、你的体面。当我们的这些衣服不仅仅厌烦得无法让人再穿，而且其本身就是下流的时候，坏心情就会出现。也许他或她（他们的人数何止千百！）真的没有资格享受在自然中裸身的那种自由的喜悦和幻想，他们真的不懂纯净为何物——也不懂信念、艺术、健康真正是什么。（也许古希腊民族所阐发的最优秀的哲学、美、英雄主义、形式的全部课程——在这些学科中文明世界所能明白的最高的高峰和最深的深度——都来自他们对裸体的自然而虔诚的观念。）

最近两个夏天，我度过了许多这样的时辰，我的部分康复要大部归功于它们。有些好心人会认为，那样消磨时间和思考，纯粹是虚弱和神经不正常。也许是吧。

橡树和我

1877年9月5日。上午十一点，我写下这些，在岸边一棵茂盛的橡树的遮蔽下，我在那里躲避一场突来的阵雨。整个早晨都细雨濛濛，但一小时前雨势缓和下来。我来这里是为了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喜欢的日常简单的锻炼——拉那棵年轻山核桃的幼苗——摇晃和弯曲它坚硬又柔韧的垂直树干——希望万一能让我的老肌腱从中获得一些有弹性的纤维和清澈的树液。我站在草地上，做这些适度的拉树健身运动，做做停停，将近一小时，吸入大量清新空气。在溪流边漫步，我有三四个喜欢的天然休息场所——除了我随身拖着的一把椅子，偶尔审慎地用一用之外。在其他我所选择的便利之处，除了刚刚提到的山核桃树，结实而柔韧的山毛榉树枝或冬青树枝，只要是方便够到的地方，都是我锻炼手臂、胸肌、躯干肌肉的自然器械。我很快就能感觉到树液和力量上升，渗透我全身，就像遇热的水银一样。在阳光和阴影中，我小心地抓住树枝或较为纤细的树，跟它们的天真的意志进行较量——并且知道功效由此从它们身上传递给我。（或许是我们交换——对此，或许树木比我所想到的更有意思。）

但现在愉快地被禁锢在这里，在这棵大橡树下——雨在滴落，天空覆盖着铅云——什么都没有，只有池塘在一侧，另一侧是

一片延伸的草地，点缀着奶白的野萝卜花——从远处木头垛边传来人挥动斧子发出的声音——在这沉闷的景色中（大多数人会这么说），为什么我独自一人如此幸福（几乎是幸福的）？为什么任何打扰，即便是我喜欢的人的打扰，也会败坏这种魅力？可我是孤独的吗？无疑，一个时刻降临了——也许它已经来到我面前——那时，一个人感觉通过他整个的存在，那情感的部分，主观的他和客观的自然之间的一致性，谢林和费希特如此喜爱的一致性，明确地变得紧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经常在这里认识到一种存在——在清晰的情绪里我肯定它的存在，化学、推理、审美都不能做出最基本的解释。过去的整整两个夏天，它一直在强化和滋养着我病弱的身体和灵魂，以前从来没有过。感谢这无形的医生，感谢你无声的良药，你的日与夜，你的水流和你的空气，堤岸，青草，树木，甚至杂草！

五行诗

当我被雨隔在我的大橡树的隐蔽所下（完全干燥而舒适，尽管雨滴在到处格格乱响），我用铅笔把此刻的情绪记录在一首五行诗中，我现在给你看：

与自然悠闲地相处，
接受一切，自由自在，
净化提纯着眼前的时辰，
无论它是什么，无论你在哪里，
而过去，仅仅是遗忘。

你能领会吗，亲爱的读者？你有多喜欢？

最初的霜

10月6日，我在日出时的散步中，在我所停之处看见了最初可以觉察的霜；它在绿色上铺展了一层淡蓝灰色的轻纱，给整个风景增添了新的元素。我只有很少时间观察它，因为太阳升起了，天空无云，天气温暖，当我沿小路返回，霜已经变成了一片片闪亮的潮湿。我在散步时注意到，野棉花的荚都迸裂了（这里的人叫它印第安大麻），它有丝绒一样的绒毛，暗红棕色的种子——一只受惊的兔子——我采了一把还活着的凤仙花，塞在裤兜里当香草。

二月天

1878年2月7日。今天有薄雾，太阳闪耀，足够温暖，但天气仍然显出有些刺骨的凉，我坐在户外，在我乡村的隐居处，一棵老杉树下。有两个小时，我一直在树林和池塘边懒散地游荡，拖着我的椅子，随意选择着地点，坐上一会——然后又慢慢地游逛开去。一切都是安详的。当然，没有夏天的喧闹或活力；今天甚至和冬天差不多一样。我用朗诵锻炼嗓音来自娱，发出全部元音和字母音的所有变化。没有回声；只有一只孤独的乌鸦的鸣叫，它在远处飞着。池塘明亮，平静地伸展着，没有一丝涟漪——一面巨大的克劳德·洛兰[①]式的镜子，我在里面研究天空、光线、落尽了叶子的树，偶尔有一只乌鸦拍着翅膀，从头上飞过。棕色的田野有雪留下的一些白补丁。

2月9日。漫步一小时后，现在撤退，休息，闲坐，靠近池塘，在一个温暖的角落写着这则笔记，避开微风，就在正午之前。来自自然的“情感”的效果和影响！我，也喜欢休息，我觉得，这些现代的

---

① 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e，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革新古典风景画，追求理想境界，开创表现大自然诗情画意新风格，主要作品有《罗马近郊的风景》、《海港》等。

趋势(来自所有流行的观念、文学和诗歌)把一切都变得伤感、倦怠、病态、不满、充满死亡的气息。但是我多么清楚,这些结果都不是天生的,根本不是自然的影响,而是人们扭曲、病态或愚蠢的灵魂的结果。而这里,在这野性的、自由的景色中,多么健康,多么快乐,多么纯洁、甜蜜和朝气蓬勃!

下午三点左右。我的一个隐匿角落是谷仓南面,我现在就坐在这里,坐在一根原木上,仍然沐浴在阳光中,避开风口。我附近,有牛正在吃玉米秸。偶尔,一只母牛或小公牛(它有多漂亮多冒失!)在我所坐原木的那端边蹭边嚼。新鲜的奶味清晰可闻,此处是谷仓里发出的干草的芳香。干燥的玉米秸一直在沙沙响,风在谷仓山墙上飒飒作响,猪在咕哝,远处是一列火车在呼啸,偶尔传来的声音是雄鸡的啼鸣。

2月19日。昨晚寒冷刺骨——晴朗,风不太大——满月在闪耀,星座和大大小小的星星在天空灿烂地铺展开来——天狼星非常明亮,早早升起,前面是星球众多的猎户座,巨大,闪耀着,佩着剑,驱赶着他的狗。土地冻得很厉害,池塘上反射出一片冰的冷硬闪光。被夜晚的沉静壮丽所吸引,我尝试做一次短途散步,但是很快被寒冷赶了回来。今天早上九点时我又出去一次,仍觉太冷,于是我再次返回。可是现在,靠近中午,我已经走下小路,一路上沐浴着阳光(这个农场的南边可以愉快地晒太阳),我在这里,坐在岸边的背风处,靠近水边。有蓝鸟已经在周围飞行,我听见的多是

啁啾和嘁喳，以及两三首真正的歌，持续了好长时间，在正午的灿烂和温暖中。(那里！那是一支真正的颂歌，勇敢地唱响，重复着，仿佛歌手有意如此。)然后，随着正午迫近，知更鸟纤弱的颤音响起——对我的耳朵来说，那是最让人高兴的鸟儿的音符。不时地，像音乐的小节和音调突变(无论在多么宁静的景色中，都有这样的变化从低低的呢喃中传出，对于敏感的耳朵，这声音从来不会完全缺席)，偶尔从溪上传来冰的嘎吱声和噼啪声，当冰屈服于阳光——有时带有低沉的叹息——有时则伴随着愤怒的、顽强的拉扯声和呼哧声。

(罗伯特·彭斯在他的一封信中说："在一个多云的冬日散步在树林的背风处，倾听风暴在树林中号叫，在平原上呼啸。与之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尘世的事物能给我更多——我不知道是否我应该称之为快乐——但是有什么东西攫升我，让我狂喜。那是我最好的奉献的季节。"他最有特色的一些诗歌就是在这样的景色和季节中写下的。)

野云雀

3月16日。美丽、晴朗、眩目的早晨，太阳有一小时高了，风足够尖利。整个一天我提前收到怎样的奖券啊，从那栖息在二十杆远的篱笆桩上传来草地鹨的歌声！两三个流畅的单音符，间歇地重复着，充满了漫不经心的幸福和希望。它奇怪地闪动着慢慢前进，翅膀迅疾无声地拍动，飞过小路，落在另一根篱笆桩上，就这样再飞到下一根上，闪动着，唱了好几分钟。

落日之光

5月6日，下午五点。这是光与影自动组成奇特效果的时刻，这效果足以让画家精神错乱——熔银的长长辐条水平穿过树林（现在树林正是最明亮最嫩绿的时节），每片叶子和每根有无穷叶簇的枝条都成了一个燃亮的奇迹，然后，这些光束都平卧在新鲜而成熟的无边无际的青草上，以任何其他时刻都完全陌生的方式，不仅给草地整体赋予了壮丽，也赋予每片草叶以壮丽。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我可以观赏到这些完美的效果。水面上泛起一道宽宽的水花，伴随着许多闪闪发光的涟漪，衬托着后面迅速加深的暗绿色朦胧透明的阴影，沿着岸边间歇地闪烁。这一切，当太阳沉落下去，伴随着抛掷在树木和草地上的巨大的水平火焰，形成越来越独特的效果，越发壮丽，神秘，丰富而令人目眩。

橡树下的思想——一个梦

6月2日——东北部这场黑沉沉的暴风雨已经持续到第四天了。前天是我的生日。我现在已经进入了我的第六十个年头。每天都是风雨不断，我常常穿着套鞋，披着防水的毯子，来到池塘边，躲在大橡树的庇护下；我此刻在这里写下这些句子。黑烟色的云彩在无声的狂怒中滚过天空；柔软的绿叶垂挂在我周围；风不停地在我头上发出嘶哑、却充满安慰的音乐——自然有力的低语。我在此独坐，默想我的一生——把事件和日期联结起来，像链环一般，既不悲哀也不欢欣。今天在这橡树下，在雨中，我平淡的心境却有些非比寻常。

但是我的大橡树——茁壮、葱绿、充满生机——根部有五英尺粗。我常常坐在它附近，或是坐在它下面。近旁的鹅掌楸——树中阿波罗——高大优雅，健壮坚韧，垂挂的叶簇和伸出的枝桠简直无可比拟；这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美丽植物，仿佛只要愿意，就可以信步行走一样。（有一天我陷入了某种梦一般的恍惚，我看见我喜欢的树走动起来，到处遛来遛去，奇怪极了——其中一棵经过我时俯下身子，对我耳语，“我们现在这样做可是例外的啊，这只是为了你。”）

红花草和干草的芳香

7月3日至5日。晴朗，炎热，喜人的天气——一个美丽的夏天——生长出来的红花草和杂草现在基本被割掉了。熟悉的怡人芳香充满了谷仓和小路。当你沿途散步，你看见灰白色的田野微微染上了黄色，谷捆松弛地堆放着，缓慢移动的货车经过，农夫在田里和壮实的男孩们在拣谷子，把它们装上车。玉米就要开始抽穗了。整个中南部各州，布满为大地这个伟大骑士准备的矛形战斗阵列，它们数不胜数，长长的、光亮的、暗绿色的羽饰弯曲着，飘荡着。我听见我的老相识，鹌鹑"汤姆"那快乐的音符；但是想听到三声夜莺的歌唱却已经太迟了（尽管前天晚上我听见一只孤独逗留者的鸣叫）。我观察一只红头美洲鹫大范围的庄严飞行，它有时升高，有时低到能看见它身体上的线条、甚至它展开的羽根，鲜明地映衬着天空。最近一两次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鹰，在掌灯时分低低地飞行。

一只陌生的鸟

6月15日。今天我注意到一只新的大鸟，身量几乎有一只成年母鸡那么大——一只傲慢、白身黑翼的鹰——我从它的喙和整体外观猜测是一只鹰——只有鹰才有那么清晰、响亮、十分有乐感的叫声，像铃声一样，它的鸣声以一定的间隔，一再地重复，从一棵死树高耸的树顶，垂直落在水面之上。我在对面的岸上坐了很长时间，观察它。它俯冲下来，十分潇洒地掠向溪水，擦着水面——接着，缓慢地上升，一个壮观的景象！然后翅膀宽宽地展开，稳定地飘飞，根本没有拍动翅膀，在池塘上面上上下下两三次，在我附近飞着圈子，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它，好像是专门让我欣赏一般。有一次它非常靠近地从我头顶上飞过，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的弯嘴和严厉不安的眼睛。

鸟鸣

单单在鸟鸣中就有多少音乐啊，无疑，它们是原始的、简单的、粗野的，但却是如此甜蜜。它占了鸟类发音的五分之四。鸟的音乐种类繁多，风格万变。现在，最近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坐在这里，某个有羽毛的伙计在灌木丛中一直在一遍遍重复着我称之为颤动的鸣叫。现在，一只知更鸟大小的鸟刚刚出现，全身都是桑葚红，在灌木中轻快地飞着——头、翅膀、身体是深红色的，不是特别亮——就我所听到的，它的鸣叫算不上歌唱。四点钟：我周围有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在进行——一打种类不同的鸟正在同心协力。偶尔会有阵雨落下，植物就全都生动地显示出雨水的影响。当我记完这则笔记，坐在池塘边的一根原木上，远处传来更密集的啁啾和鸣啭，一个有羽毛的隐士在附近树林里津津有味有趣地唱着——音符不是太多，但却充满了韵律，几乎会引起人的共鸣——这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长叶薄荷

8月22日。视野中没有人,甚至几乎没有人存在的迹象。在我每隔一天的短暂沐浴之后,我在这里小坐片刻。和灌木丛中一只焦躁的猫鸟多变的声调相比,溪水的哗哗声宛如音乐一般。我从这里开始两个小时的散步,穿过田野和古老的小径,我驻足观赏,眼前是天空,是一里外山丘上的树林,是苹果园。与纽约或费城的街道是怎样的对比啊!到处都是大片色彩暗淡的开花的长叶薄荷,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辛辣的气味(尤其是傍晚)。到处是开花的贯叶泽兰和花如玫瑰的野蚕豆。

我们仨

7月14日。我的两只翠鸟仍在池塘附近出没。今天中午，在明亮的阳光、微风和完美的气温中，我坐在这里，坐在一条汩汩流淌的溪流边，把一枝法国水笔浸在清澈的水晶中，用它来写这些句子，同时观察那有羽毛的一对，当它们横穿溪流飞行、运动，如此靠近，几乎触到了水面。的确，似乎只有我们三个。将近一个小时我懒洋洋地看着它们，分享着它们运动的乐趣，它们冲刺着、旋转着、在空中欢跳着，有时会消失在溪流那边一会儿，然后肯定会再次返回，在我视线所及范围内进行它们大部分的飞行表演，仿佛它们知道我在欣赏它们，被它们的活力、精神、忠诚所吸引。它们穿过广阔的草地、树木和蓝天，为我画下一个个图形，迅速掠过，尔后渐渐消失，精美得像无声流动的电流。这时，溪水潺潺，我周围的树枝在阳光中阴影斑驳，凉爽偏西的西北风在浓密的灌木和树梢发出微弱的飒飒声。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美丽和有趣的东西开始显得十分丰富了，其中我注意到了蜂鸟，长着暗灰色薄纱翅膀的蜻蜓，还有各种美丽而朴素的蝴蝶，它们在植物和野花间懒散地拍翅而飞。毛蕊花已经从它宽叶子的叶床上放射出来，高高耸立的花茎有的达到五六英尺高，现在布满了圆球状的金色花朵。马利筋（我写这则笔

记时，看见一个绚烂的黑黄两色的大生灵落在其中一棵上面)也开花了,一种纤细的红穗子;在下粗上细的花茎上,有簇簇毛茸茸的花在风中飘舞。无论我是闲逛,还是坐着,周围都能看见很多这样的花,也有更多其他的植物。最后半小时里,灌木丛中有一只鸟一直在唱着一支简单、甜蜜、悦耳的歌曲。(我十分确信,有的鸟歌唱,有的鸟在附近飞翔、卖弄,都是特意为了我。)

威廉·库伦·布莱恩特[1]之死

纽约市。6月13日，乘下午两点的火车从费城西站来到泽西城，横穿城市来到我的朋友J.H.J夫妇家，他们的房子很宽敞，有一大家子人（还有伟大的心），在这所房子里我有在家的感觉，安宁——它位于第五林荫大道，靠近第八十六街，安静，通风，能俯瞰到公园树木密集的边缘——空间很大，天空辽阔，鸟儿啁啾，空气相对比较清新，没有臭味。启程前两个小时，看到了威廉·库伦·布莱恩特葬礼的消息，非常想出席。我认识布莱恩特先生已经有三十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友善。断断续续地，多年来我们总能遇见，在一起聊天。我认为他非常善于交际，有自己的方式，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们都喜欢散步，我在布鲁克林工作期间，有几次他在下午到我那里，我们就漫步好几里远，直到天黑，一直逛到贝德福或者弗拉特布什。这些时候，他就给我详细地讲述欧洲的见闻——城市，风光，建筑，艺术，尤其是意大利——他在那里旅行过很多次。

---

① 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美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第一位赢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他去世时，美国举国哀悼，纽约下半旗致哀。他善于描绘自然景色，笔调和谐柔美，静谧而有节制。

6月14日。葬礼。就这样，这善良、纯洁、高贵的公民和老诗人躺在封闭的棺材里——这是他的葬礼。对于精神和感官来说，这都是庄严、感人、简单的一幕。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名人聚在一起，惹人注目——圣歌和其他音乐的演奏都十分精心——尽管已近中午，教堂里依然很暗，光线从色彩柔和的窗户透进来——为诗人致了颂词，他是如此热爱自然，出色地歌唱过自然的各种景象和季节——最后以这些著名的诗句作为恰当的结束：

我凝视灿烂的天空，
四周绿色的山峰，
我想，当我终于躺下
在土地中静静安歇，
最好是在开花的六月，
小溪发出快乐的曲调，
树林传来愉快的声响，
掘墓人的手，为我掘坟，
青山上的草皮将会裂开。

哈德逊河上的短途旅游

6月20日。乘“玛丽·坡维尔”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一切。愉快的温柔夏日，足够温暖——河两岸是不断变换的美景——(向上游行驶了近一百英里)——多石的帕利塞德那笔直的悬崖——美丽的杨克斯和美丽的欧文顿——无尽的群山，大部分线条浑圆，包裹着翠绿——远方的转弯处，就像裹在蓝色纱巾中的巨大肩膀——常常有高耸的岩石映入眼帘，呈灰色和棕褐色——河流本身，时窄时宽——众多小帆船和快艇上张着白帆，有的近，有的在远处———连串美丽的村庄和城市连续快速地经过(我们的船是快船，很少停靠)——竞赛——风景如画的西点———路上，透过树林，造价昂贵的有塔楼的大厦永远闪耀着欢快轻盈的色彩——构成了风景。

幸福和悬钩子

6月21日。我在这里,在哈德逊河的西岸,纽约南方八十英里,靠近伊索普斯溪,在约翰·巴勒斯漂亮、宽敞、杜鹃花和玫瑰围绕的村舍。这地方,这完美的6月的白昼和夜晚(夜晚清新而凉爽),约翰及其夫人的殷勤好客,空气,水果(尤其是我喜欢的醋栗和悬钩子,用糖拌在一起,新鲜而成熟,是我亲手从树上摘下来的)——我夜里睡觉的房间,舒适的床。窗户外视野宽敞,能看见哈德逊河及对岸,如此美妙地朝向日落的方向,还有那边火车轰隆隆的音乐——宁静的休息——金星早早宣告黎明的降临——无声泼溅的旭日,难以描述的天光与温暖(太阳刚刚喷涌而出),在这样的天光和温暖中,我用皮肤刷子擦身,好极了——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艾尔帮我冲洗——一切都向我病弱的身躯贯注了新的生命,为了迎接白昼。然后,在早晨的阵阵微风停歇之后,巴勒斯夫人端来了可口的咖啡,还有奶油、草莓和许多食物,作为早餐。

一个典型的流浪者家庭

6月22日。今天下午我们出去(约翰·巴勒斯、艾尔和我),在乡野间转一转。风景,牢固的石头篱笆(有些可敬的老伙计,布满了斑驳的黑色地衣)——有许多漂亮的洋槐树——流水喧闹不已,常常从岩石上泻下——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很幸运,道路在此地是第一流的(就它们现在的状况而言),因为到处是上坡和下坡,有时还非常陡峭。巴勒斯有一匹头等好马,强壮,年轻,又麻利又温柔。阿尔斯特县的河边有大量浪费的土地和山丘,到处是盛开的野花和灌木——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更有活力的树了——动人的铁杉,大量洋槐和漂亮的枫树,而基列的乳香[1]散发着芬芳。田野里和道路的两侧,有茂盛非凡的高茎的野雏菊,白的像牛奶,黄的像金子。

我们途中超过了很多流浪者,有的单独一人,有的成双结对——一小队,一家人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单匹马车,车上载着一些篮子,显然他们是以编篮子卖为生——男人坐在车前面一块

① 基列(Gilead),古代约旦河东部的山地。基列的乳香(balm in Gilead)指"治病的良药",转喻为"镇静剂"、"安慰物"。源自古代以色列人用以治病的油胶树脂——乳香;耶利米因犹太人的灾难、损伤而叹息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耶利米书,8章22节)

很低的板子上，赶车——一个憔悴的女人坐在他旁边，怀里抱着一个裹得紧紧的婴儿，我们经过时，婴儿红色的小脚和小腿直愣愣地伸出来，指向我们——马车后面，我们看见两三个蹲着的小孩子。这是一幅古怪、感人、相当悲哀的场景。如果我是一个人徒步，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聊上一会儿。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在回程中发现，他们沿同一条路上前进了一段，然后停在路边一处僻静的地方，解开了马匹的套具，显然是准备露营过夜。自由了的马在不远处安静地咀嚼着青草。男人正在马车旁忙碌着，男孩收集了一些干木头，正在生火——又走了一段路，我们遇见了正在徒步行走的女人。她戴着防晒大圆帽，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是她的身形和步态显示出悲惨、恐惧、极度的贫困。破布包裹的、饿得半死的婴儿还趴在怀里，她的两手拎着两三只篮子，显然是要带到下一处人家那里去卖。一个光着脚的五岁大的小女孩，有着漂亮的眼睛，小跑着跟在她后面，抓着她的袍子。我们停下马，打听篮子怎么卖，买了下来。我们付钱时，她的脸依然藏在帽子下面。我们刚要动身，又停了下来，艾尔（他的同情心显然被打动了）回到那露营的一家人那里，又买了一只篮子。他看见了她的脸，还和她谈了一小会儿。她的眼睛、声音和举止都和一具尸体一样，靠电流维持着生命。她非常年轻——和她一同旅行的男人，已人到中年。可怜的女人——是怎样的故事，怎样糟糕的命运，造成了那无法描述的惊恐模样，那呆滞的眼睛，那空洞的嗓音？

从海湾眺望曼哈顿

6月25日。昨晚回到纽约。今天出去，在宽阔的海湾航行，斯塔腾岛的东南——一次艰苦、颠簸的航程，但是可以自由眺望——长长延伸的桑迪角，纳瓦辛克高地，许多在海湾中驶出驶进的船只。顶着圆圆的太阳，我们在这些船只中间行驶。我尤其喜欢最后的一两个小时。温和的海风吹来；但在城市上空和邻近的水域，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它什么都遮不住，却恰恰给事物增添了美感。从我的观点来看，当我在柔和的、带着海的温度的微风中写这则笔记时，陆地上肯定没有任何同类的事物能够超过这种景象。北大河的左面，越来越近的远景中——有三四艘军舰安静地停泊着——泽西的一侧，维豪肯的两岸，帕利塞斯，逐渐消退的蓝色，迷失在远方——东大河的右边——桅杆林立的岸——壮丽的方尖塔一般的桥塔，一边一座，在薄雾中，清晰可见，这对孪生的巨人兄弟，将自由优美的互相连接的环索高高抛掷，穿过下面的翻滚喧嚣的水流——刚好开始退潮——宽广的水面上到处拥挤着——不，不是拥挤，而是稠密如天空的繁星——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帆船和汽船，不断往返的渡船，不断抵达和出发的近海贸易货船，吨位巨大的铁黑色外观海轮，时髦，体积和动力都十分了得，其上装满了价值难以计算的乘客和贵重货物——最重要的是，这里，那里，那些优美的奇迹般的勇敢的、倾斜的生灵，那些投

下阴影的急速冲刺的白色鱼鹰(我疑惑别处海岸或海洋上的鸟是否能胜过它们),它们保持倾斜的姿态,凶猛,干净,有鹰一般的美和动感——纽约一流的小帆船或纵帆船,都在航行着,这美丽的一天,这和风中自由的海洋。从这一切中,V字型的曼哈顿高高升起,耸立着,被船只包围,它属于现代的美国,但具有奇异的东方色彩,它密集的人群,它的尖塔,它摩云的大厦都拥挤在岛的中央——树木的绿色,建筑的白色、棕色和灰色,混合在一起。我眺望着它,在奇迹般清澈的天空下,在怡人的光芒中。水面上是6月的薄雾。

灵魂的时刻

1878年7月22日。再次生活在乡间。一切都美妙地联合起来，使日落后的某些时刻成为奇迹——如此近又如此远。我注意到，完美或接近完美的白昼，并不很特殊；但是使夜晚完美地组合却很少见，甚至在一生中都很少见。我们拥有了一个完美的今夜。日落留下非常清晰的万物；如果不被树木遮蔽，不久就可以看见较大的星星了。八点之后片刻，三四朵巨大的黑云突然升起，似乎来自不同的方位，范围很宽的旋风席卷着一切，但没有雷声，视野中到处有星星低垂，预示着一场猛烈的热带风暴，而风暴终于没有到来，云彩，黑色和其他颜色的云彩，跟出现时一样，迅速地消失了；从九点后直到十一点，大气中和整个天空的景象都处于格外清澈、明亮的状态。在西北方向，北斗七星绕着北极星旋转它的指针。偏东南一点，天蝎座完全出现，红色的心宿二在它的脖颈处闪耀；这时，主宰一切的威严的木星游了上来，它升起后一个半小时，在东方（直到十一点后还没有月亮），一大部分天空似乎都在大片闪耀的磷火中铺展开来。你可以比平时看得更深，更远；星球浓密如同田里的麦穗。没有任何特别的灿烂之处，也没有什么逼近得像我所见识过的那些严寒刺骨的冬夜一般锋利，而是一种奇怪的总体上的明亮弥漫在视野中、感官中和灵魂里。后者与之关系更大。（我确信，自然的有些时刻，尤其是早晨和傍晚的气象，是

为灵魂而准备的。为了那个目的，夜晚超越了最骄傲的白昼所能做的一切。）现在，真的，天空宣布了上帝的荣光即使以前从未有过。它向圣经的天空，阿拉伯半岛，先知们和最古老的诗歌宣谕。那里，在抽象和静止中（我忘记了自己，全身心沉浸在这景象中，沉浸在那连绵无尽的咒语之中），星星的天穹在头顶展开，那丰富，那遥远，那活力，那疏朗而清晰的聚集，轻柔地吸引了我，自由地上升着，高到无穷，延伸向东方、西方、北方、南方——而我，尽管不过是中心下的一个点，却包含着一切。

仿佛是第一次，真的，造化无声地将它安静而难以讲述的功课贯穿我的全部存在，超越了——哦，如此无限地超越！——任何艺术、书籍、布道、科学，无论新的还是旧的。精神的时刻——宗教的时刻——上帝在时空中有形的提示——现在再次明确地表明，即使以后永远不再重复。数不尽的启示表明——天空全部由它铺成。银河，仿佛一支超人的交响乐，无所不在的模糊事物的颂歌，轻蔑的音节和声响——神迅疾的一瞥，向灵魂发言。一切都沉默着——难以描述的夜和群星——遥远而沉默。

黎明。7月23日。今天早晨，日出前一两个小时之间，一个奇迹在同一个背景上涌现了，它的美和意义非常寻常。月亮涌现在天庭，已经圆了一半，明亮地闪耀——空气和天空讽刺一般的清澈，密涅瓦一样的品质，处女一样的冷冰冰——不是沉重的感情或神秘，也不是不可名状的激情的狂喜——不是虔诚的感觉，而是这

所有一切，浓缩和升华成一个刚刚描述过的夜晚。每颗星星现在都轮廓清晰，显示着本身的模样，在无色的以太中。充当传令官角色的早晨，难以形容的甜蜜、清新和清澈，仅仅是为审美、为没有伤感的纯净所准备。我已经详细记录过夜晚——但是我敢于尝试记录无云的黎明吗？（人的灵魂和破晓之间，是什么样微妙的关联？同样，没有任何两个夜晚或早晨完全相似。）以一颗巨星为先导，它白色流溢的光焰几乎非尘世所有，两三条长度不等的宝石的光束，穿过黎明清新的空气照射下来——这种景象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东方。怎样的诗的主题！确实，哪里还有更意义深长、更辉煌的主题呢？哪里还有更理想、更真实、更微妙、更精巧的主题呢？东方，回答着所有的陆地，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人们；触动着所有的感官，此时，此地——但又是如此难以描绘的遥远——这般的眷顾！东方——长长地延伸的东方——就这样迷失自己——东方，亚洲的花园，历史和诗歌的子宫——奇异、暗淡的行列向前流动——因血液而鲜红，因沉思而欣喜，因激情而灼烧，因芳香和宽大飘逸的衣装而闷热。太阳烘晒的脸，紧张的灵魂和闪光的眼睛。永远是东方——古老的东方，多么不可估量的古老！但是依然如此，清新如玫瑰，对于每个早晨，每个生命，每个今天，并将始终如此。

9月17日。另一个表象——同样的主题——就在又一个日出之前（我所喜欢的时辰）。清澈的灰色天空，东方闪烁着微弱沉闷

的暗紫色，凉爽清新的气息和潮湿——奶牛和马在田野里吃草——金星再度出现，两小时方位高。至于声响，有蟋蟀在草中唧喳，雄鸡嘹亮的号角，一只早起的乌鸦在远处呱呱叫。悄悄地，在杉树和松树浓密的流苏之上，那令人目眩、通红透明的火焰的圆盘升起，低处，一片片白色的蒸汽翻滚着消散无踪。

月亮。5月18日。昨晚我上床很早，但刚过十二点就醒了，辗转了一会，无法入眠，心里发热，于是我起身，穿好衣服，出去，走上小路。满月，有三四点钟方位那么高——稀稀拉拉的有光没光的云彩懒洋洋地移动着——木星在东方有一小时方位高了，天空中到处是随时出现和消失着的星星。如此美丽，朦胧，多变——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的芳香，并不完全是潮湿和粗糙——时而，月亮无精打采地披着最丰富的光亮出现几分钟，然后又隐藏起一部分。远处，一只可怜的三声夜鹰不停地发出它的音符。那是一点到三点之间的寂静时分。

罕见的夜间景象，它给我安慰，让我多么快地镇定下来！是否有关于月亮的什么，某种关联或提示，是诗歌或文学还没有捕捉到的？（在非常古老原始的歌谣中，我曾经遇见过那些暗示了这种关联的句子或旁白。）过了一会，云彩大部分消散了，月亮涌起，她微光闪烁，移动着，携带着微妙透明的绿色和黄褐色的水汽。让我摘录1878年5月16日《论坛报》上一位作者的话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

没有人会厌倦月亮。凭她天赋的永恒之美，她是女神，而凭她的聪敏得体，她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懂得不常露面和突然现身的魅力，并且只停留一小会；从来不会在两个夜晚穿同样的衣服，整个夜晚也不会总是一个样子；讲求实际的人赞美她的有用性，诗人、艺术家和所有大陆上的情侣崇拜她的无用性；她把自己出借给所有的象征；戴安娜的弓，维纳斯的镜子，玛丽的宝座；一把镰刀，一方头巾，一道眼眉，他的脸或她的脸，被她或他所凝视；是疯子的地狱，诗人的天堂，婴儿的玩偶，哲学家的书房；当她的崇拜者跟从她的脚步，留恋她可爱的表情，她知道如何保守她女人的秘密——她的另一面——那不可测度的一面。

还有。1880年2月19日。就在晚上十点前，寒冷，又是晴朗的夜晚，头上的景象，是西南方美妙而密集的壮丽星群。月亮圆了四分之三——毕星团和昴星团的簇簇星体，中间是火星——巨大的“埃及人”横躺在天空中(它由天狼星、南河三，还有天船座、天鸽座和猎户座的主要星宿组成)；就在东方牧夫座的北边，在其膝盖处，大角星升起在一小时方位高了，它登上天空，野心勃勃，发出火花，仿佛想与至尊的天狼星挑战一般。

这样的夜晚，凭借群星和月亮带给我的情感，我领会了所有自由的空白，音乐与诗歌的不确定性，它们熔铸在几何学最高的精确之中。

稻草色的普绪客[1]及其他

8月4日。美妙的景象！我坐在阴影里——温暖的日子，太阳在无云的天空照耀着，午前的时光在推进——我俯视着一片十英亩肥沃的红花草干草田（是第二茬了）——死灰色成熟的红花和8月棕色的湿软泥土厚厚地点缀着占上风的暗绿色。在不计其数翻飞的大群蝴蝶中，淡黄色的蝴蝶大部分沿着红花草上空低低飞舞飘掠，起起落落，犹豫不定，给整个景象增添了奇异的生机。美丽的、精神性的昆虫！稻草色的普绪客！偶尔，有一只离开伙伴，上升，也许是螺旋，也许是直线，拍动着翅膀，越来越高，高到看不见了。在我此刻行走的小路上我注意到一个地方，大约有十英尺见方，那里有一百多只蝴蝶聚集在一起，在举行一场狂喜的旋转舞会，或者是在寻欢作乐，盘旋着，飞着圆圈，下降，穿越，但始终保持在界限之内。这些小生灵是最近几天才突然出现的，现在数量非常之多。当我坐在户外，或是散步的时候，环顾四周，我几乎总能看见成对的蝴蝶（总是成对的）在空中翻飞，做着爱情的游戏。它们无可比拟的色彩、它们的那种脆弱、独特的运动——更为奇异的是，它们中经常有一只会离开群体，上升，上升到自由的空中，显然永不再返回。我注视着田野，这些黄

---

① 普绪客（Psyche），希腊罗马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长着蝴蝶翅膀的少女形象出现，与爱神相恋。

色的翅膀到处在柔和地闪亮，许多野生胡萝卜的雪白花朵优雅地弯垂在高高的下粗上细的茎上——这时，远处传来一群珍珠鸡的欢叫，尖锐，但在我听来却有某种音乐性。现在，北方响起一阵微弱的雷鸣——时高时低的风在枫树和柳树的树梢上发出飒飒之声。

8月20日。蝴蝶和蝴蝶（它们取代了大黄蜂已经有三个月了，后者几乎已全部消失），继续在轻快地飞舞，来来去去，各种各样，白的，黄的，棕色的，紫的——不时地有一个绚丽的家伙懒洋洋地张着翅膀闪过，像艺术家的调色板，敷着各种颜色。池塘中央，我注意到有许多白蝴蝶在穿行，懒散任性地飞舞着。我所坐之处的附近生长着一棵高茎的野草，开了很多猩红色的花朵，上面有雪白的蝴蝶栖息着、嬉戏着，有时会有四五只同时落在上面。过了一会儿，一只蜂鸟来拜访这棵野草了，我观察它来了又去，精巧地平衡着，闪耀着。这些白蝴蝶，与8月叶簇的纯净绿色，与池塘闪耀的青铜色水面，形成了新一轮的美妙对比（最近下了几场豪雨）。你甚至可以驯服这些昆虫；我有一只又大又漂亮的蛾子，它认识我，经常飞到我身边，喜欢让我伸出手把它托起来。

后来，另一天。十二亩壮观的成熟的卷心菜地，到处占上风的是孔雀石般的绿色，在各个方向，在卷心菜上面和中间飘浮飞舞的，是无数同样的白蝴蝶。当我今天走过小路，我看见一个同样的活的球体，直径有两三英尺，那是一团团一簇簇的蝴蝶聚集在一起，在空中翻滚着，始终保持着整体上的球形，离地面有六到八英尺高。

夜晚的回忆

8月23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我坐在池塘边，万籁俱寂，宽阔光滑的水面在我面前展开——蓝天和白云倒映在水中——不时地，有飞鸟掠过，投下淡淡的影子。昨晚我和一个朋友在这里一直坐到午夜之后；一切都是壮丽的奇迹——群星的光辉，满盈的月亮——飘过的云朵，银亮的、茶色的云朵——不时地，有大团被照亮的云雾疾驰而过——我亲密的朋友安静地坐在我身旁。树木的阴影，草上成片的月光——柔和吹拂的微风，附近正在成熟的玉米那刚好可以闻到的香气——懒散的灵魂之夜，难以描述的丰富、温柔，充满启示——有什么东西完全渗透了你的灵魂，滋养、哺育和安慰着长久以后的记忆。

野花

这段时间一直是野花盛开的季节；无数的野花排列在林中道路的两侧，装饰着溪流的边沿，生长在所有的旧篱笆旁，繁茂地散布在田野之中。金黄色的八瓣花朵，干净而明亮，中央带有一抹棕色，几乎有半个银币那么大，非常普通；昨天开车兜了很远，我注意到，这种花在溪流边到处盛开。还有一种美丽的野草，覆盖着蓝花（我们的祖母所珍爱的古老中国茶杯的蓝），我不断地停下来欣赏——它们比一角硬币略微大一点，数目众多。不过，白色是最普遍的颜色。我提到过的野生胡萝卜，也在芬芳地开放着。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美不胜收，尤其是在附近半开放的大片低矮橡树和小杉木林中——生长着各种颜色的野紫苑。尽管被霜打过，这些顽强的小东西依然怒放着。树叶也绿着，有些正开始变黄，枯黄，或者变成沉闷的暗绿色。已经可以看见漆树和胶树的酒红色，还有山茱萸和山毛榉的稻草色。让我列举这些多年生野花和友好的野草的名字吧，在附近一两个季节的散步中我已经熟悉了它们：

野杜鹃	蒲公英
野忍冬	蓍草
野玫瑰	金鸡菊
一枝黄花	野豌豆

翠雀	五叶地锦
早番红花	接骨木
菖蒲(大片)	美洲商陆
爬山虎,喇叭花	向日葵
香墨角兰	黄春菊
总状升麻	紫罗兰
黄精	铁线莲
甜滇荆芥	血根草
薄荷(大量)	沼泽木兰
野老鹳草	马利筋
野天芥菜	野雏菊(大量)
牛蒡	野菊

忽略已久的礼貌

上述的笔记使我想起了什么事情。

我主要描写的对象无疑是为创作图画、书、诗歌的人们所轻视，但他们却从中创造出了图画、书、诗歌——半疾病状态的我却从中获得许多和平与舒适的时辰。作为表达我的感激的微弱证明(我不能肯定，但他们无论如何会有所感知)，在此，我把这些“典型的日子”的后半部献给：

蜜蜂	萤火虫（成百万聚集在夜晚的池塘和溪流上，奇异而美丽，难以描述）
黑鸟	蜻蜓
塘龟	毛蕊花
艾菊	胡椒薄荷
水蛇	蛾子(大大小小，有的斑斓多彩)
乌鸦	粉翅蛾
蚊子	杉树
蝴蝶	郁金香(和所有其他的树)
黄蜂	大胡蜂
猫鸟	(和所有其他的鸟)

以及那些日子的地点和记忆，以及溪流。

德拉瓦尔河——日与夜

1879年,4月5日。天空、风、水,随春天一起返回德拉瓦尔海鸥也回来了。我从不知厌倦地观察它们自由而轻松的飞行,打着螺旋,或者是踌躇地缓慢拍打着翅膀,或者是挺着弯曲的喙俯瞰着,或者是追随着食物扎入水中。而乌鸦,整个冬天数量都很多,眼下却已随着寒冰一同消失。现在一只都看不见了。汽船再次出现——闹哄哄地忙乱着,新油漆过,因而光鲜,正准备迎接夏天的工作——哥伦比亚号,爱德温森林号(共和号还没有出来),雷伯德号,白奈丽号,黎明号,阿丽尔号,华纳号,佩里号,塔格特号,蓝泽西号——甚至身躯巨大笨重的老特伦顿号——别忘了那些顽皮的小公狗——蒸汽拖轮。

但让我把事情集中起来,编个目录——河流本身,从大海开始数来,一路上有海角岛屿在一侧,亨罗本灯塔在另一侧——向上进入宽阔的海湾北面,一直到费城,再延伸向特伦顿——这些景色是我最熟悉的(我很多时间是住在坎登,我从那个角度来观察)——巨大、傲慢、漆黑、满载货物的海洋汽轮,来来往往地航行着——两个城市之间的水域足够宽敞,中间横着风车岛——偶尔有一艘军舰,有时是外国军舰,抛锚在那里,连同它的枪炮和舷窗还有小船,棕色面孔的水手,固定的桨法,以及"参观日"快乐的人

群——经常能看见又大又漂亮的三桅纵帆船(最近几年受人喜爱的一种海船),有些是新的,非常时髦,有灰白色的帆和黄松桅杆——小帆船在强风中冲刺着——(我现在看见了一只,正在靠近,宽宽的粗糙船帆下,它的斜桁中帆在阳光中闪耀着,又高又漂亮——天海之间怎样的美丽之物啊!)——沿城拥挤的码头——飘扬着各国国旗,血色底上有着稳健的十字架的英国旗,法国的三色旗,德国旗,意大利旗和西班牙旗——有一次,一天下午,整个景象因为一队快艇而生动起来,它们从格罗斯特的一场比赛中归来,沉静,懒散——整洁、轻巧的缉私艇哈密尔顿号在中流行驶着,垂直的星条旗飘扬在船后——把目光转向北方,在偏西的西南风中,羊毛一般的白色蒸汽,或者是肮脏的黑烟,远远地拖曳着,成扇形,从肯星顿或里奇蒙海岸斜飘过来。

渡口与河上的景色——去年冬天的夜晚

那么坎登渡口呢？白昼，怎样的欢乐，变化，人群，交易。夜里，怎样给人安慰、寂静、美妙的时辰。乘船过渡，大多数时候我一个人独来独往——独自一人，在甲板上踱步，在船的前面或者尾部。怎样的与水、空气、精美的“明暗对比”和谐一致——天空和群星，无言的倾谈，无所谓智慧，但却如此雄辩，如此深入地与灵魂交流。渡船上的人，他们很少知道他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日日夜夜，他们和他们坚定的方式驱除了多少冷漠的咒语，倦怠与衰弱。领航员——白天是汉德、瓦尔顿和吉伯森船长，夜里是奥利佛船长；尤金·格罗斯比，常常用他年轻强壮的手臂扶着我，圈着我，把我护送过栈桥的缺口，越过障碍物，安全地送到船上。真的，渡口上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主管弗雷泽船长，林德尔，希斯基，弗瑞德·劳克，普莱斯，瓦森，还有十几个。渡船本身呢，它的景象很是离奇——有时婴儿会突然诞生在接待室里（这是事实，且不止一次）——有时会有化装舞会，彻夜举行，有乐队，人们像疯了一样在宽阔的甲板上舞蹈、旋转，穿着奇装异服；有时天文学家惠塔尔先生也在那里，他给我提供最新的消息，指给我群星的位置，有问必答，给我上生动的一课——有时还有成员众多的家庭，八口，九口，十口，甚至十二口人！（昨天我过河时，一对父母领了八个孩子，在渡口的房子里候船，要去西边什么地方。）

我提到过乌鸦。我总是从船上观察它们。白天，它们在河上的冬景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个季节，在冰雪的映衬下到处可见它们的黑色身影——有时飞行着，拍着翅膀——有时落在大大小小的冰块上，在激流中漂流。有一天河水最为清澈，只有一长列碎冰形成一个窄条，顺流而下，有一英里长，速度很快。在这个白色冰条上聚集着乌鸦，有成百只——一个有趣的队列——有人把乌鸦的装束说成“半丧服”。

然后是客厅，旅客候船的地方——生活在这里完全成为一幅幅图景。就拿我两三个星期前，匆匆记下的一个3月画面来说吧。下午，大约三点半，天开始下雪。如同剧院里的日场演出——四点半到五点来了一群回家的女士。我从来不知道宽敞的房间是否还会呈现更为欢乐、生动的景象——接近一个小时中，漂亮的、精心打扮的泽西女人和少女，人数众多，不断地蜂拥进来——明亮的眼睛和闪光的脸庞，她们进来时圆帽或衣服上还沾着一点雪——等待五到十分钟——聊着天、笑着——（女人自己能创造美妙的时刻，以大量风趣的妙语、午餐和快活的放纵）——候船室的女工丽兹，举止令人愉快——至于声响，有开船时轻快的铃声和汽笛声，断续的节奏和低音——家庭画面，母亲们带着成群的女儿（一个迷人的场景）——孩子们，农夫们——铁路工人穿着蓝衣服，戴着帽子——所有各种各样的城里和乡村的人物都出场了，或能让人想起来。外面有迟到的旅客在狂奔，在船后蹦跳着。接近六点，

人流逐渐稠密起来——此时是交通紧张的时段，运货的车上堆积着乘火车旅行用的柳条箱——眼下一群奶牛，引起了相当大的一阵骚乱，赶牛的人持着沉重的棍子，重重地抽打着受惊的畜生冒着热气的身侧。接待室内，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调情，有人在做爱——说明——求婚——心情愉快、表情冷静的菲尔进来了，扛着下午的报纸——或者是乔，或者是查利(他上周曾跳下码头，救起了一位溺水的矮胖女士)，进来给炉子加燃料，用长撬棍拨弄，清理炉子。

除了这些“喜剧人物”，河流为更高的秩序提供了营养。这里是我去年冬天的一些笔记，同样是用铅笔现场记下的。

1月的一个夜晚。今夜穿过宽阔的德拉瓦尔河，愉快的旅程。潮汐很高，退潮也很汹涌。河里，八点过一点，充满了冰，大部分是碎冰，但有些大冰块，我们结实的木制汽船撞上它们时会颤抖着发出嗡嗡声。在清澈的月光中，就我目力所及，它们铺展开来，奇异，非尘世所有，银子一样微弱地闪烁。起伏着，颤抖着，有时像上千条蛇在嘶嘶作响。连绵不断的潮汐，当我们顺势而下或横穿而过，潮水发出庄严的低语，与四周的景色和谐一致。头上的夜空中，是难以描绘的壮美；然而也有某种高傲，几乎是目空一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在夜空那些无尽沉默的星星中，存在着最为深沉的情感，几乎是激情。一个人能够理解，这样的夜晚，那闪耀着行星的天穹，为什么，从法老或约伯的日子起，就一直在向人

类的骄傲、荣耀和野心提供着最微妙、最深刻的批评。

另一个冬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比乘坐动力强大的船只,在宽阔而结实的甲板上,在晴朗、凉爽、月色格外明亮的夜晚,骄傲而不可抗拒地碾过厚厚的、大理石一样闪光的冰块,更让人满足的了。整条河现在布满了浮冰——有的很大。这景象有某种古怪——部分是因为光的质量,它淡蓝的色调,以及月亮的微光——只有大颗的星星在月的光华中坚持着自己。气温刺骨,适于运动,干燥,充满了氧气。力量感——我们强大的新引擎稳固、轻蔑、傲慢,犁开道路,穿过大大小小的冰块。

另一则。有两个小时,我反复地渡河,仅仅是为了高兴——为了一种平静的激动。天空与河水经历了若干次变化。首先,有一会儿,天空中有两个巨大的扇形轻云梯队,月亮从其中跋涉而过,闪射光华,携带着她透明的棕黄色光环,此刻她清澈的淡绿色泛滥在整个天空,穿过这光芒,就像穿过一层明亮的薄纱,她像一位稳重的女士一样地移动着。然后是再一次赶路,天空完全晴朗,月亮的光芒达到最盛。北方,北斗七星的大勺子,柄上的双星比平时清晰得多。然后,是水中闪耀的光痕,舞蹈着,泛起涟漪。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图画和诗歌,难以模拟。

另一则。今晚,利用过河之便,我要研究星星。(这是2月末,天气又是格外晴朗。)高高地朝向西方,昴星团因纤细的光焰而颤抖

着，在柔和的天穹上——毕宿五，领导着V字型的毕宿星团——头上是五车二和她的孩子们。最为威严的猎户座，完整地出现在南方的高空中，远远地延伸开来，显得开阔，舞台上的首席历史学家，肩膀上是闪光的黄玫花形饰物，伴随着他的三个国王——还有一颗小星，东方的天狼星，镇定，傲慢，最为美妙的孤星。我上岸时已经很晚了（我无法放弃那美景，还有让人安慰的夜晚），我在附近逗留，或是缓慢地游逛，我听到西泽西火车站铁路工人的呼喊在回荡，他们在转换和调度车辆、火车头，等等；在总体的寂静中，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发出声响，富有乐感和情感效果，那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什么东西。我徘徊良久，倾听着。

1879年5月18日夜。一个沉静、凉爽、晴朗无云、近乎完美的早春之夜——大气再次呈现出罕见的玻璃一般的蓝黑色，一定很受天文学家欢迎。傍晚，刚刚八点，头上的景色无疑庄严美丽，永远无法超越。金星几乎在西方落下，大小和光泽仿佛是在告别前再努力展示一下自己。这富有母性的星球，我再次把你据为己有。我想起亚伯拉罕·林肯遇刺前的那个春天，那时，我不安地在波托马克河边盘桓，在华盛顿城周围观察着你，在那里，在高空，你像我一样郁郁寡欢：

当我们在如此神秘的暗蓝色之中走来走去，
当我们在透明的、阴影重重的夜晚的寂静中漫步，
当我看见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当你一夜又一夜向我俯下身，

当你从天空低低垂下，仿佛来到了我身边，（其他的星都在观看）

当我们一起漫游在庄严的夜晚。

随着金星的离去，由巨大到最后的隐没，甚至照亮地平线的边缘，此时，广袤的天穹呈现出怎样的奇观！日落之后水星就能看见了——一种罕见的景观。大角星此刻已经升起，就在东方偏北。在沉静的光辉中，猎户座所有的星星都占据了荣耀的位置。在子午线上，偏向南方——左边是小犬星。现在，角宿一刚刚升起，迟到了，在低处，蒙着轻盈的面纱。北河二、轩辕十四和其他众星，都非同寻常地闪亮着（直到早晨，火星、木星或月亮都没有出现）。在河流的边缘，许多灯盏在闪闪发光——两三根巨大的烟囱，有两根有几英里高，喷吐着熔化的、稳定的火焰，和火山一样，照亮了周围的一切——有时，一束电光或电石光，在远处亮起，可怕而强烈，和但丁地狱里的光芒一样。在5月末的夜晚渡河，我喜欢看渔夫浮漂上的小灯——如此美丽，梦幻一般——仿佛尸体旁的蜡烛——在阴影重重的水面上，随着水流飘荡起伏，寂寞而美妙。

在栗子街的第一个春日

冬天放松了它的控制，允许我们预先尝到春的滋味。昨天下午我写作时，天气柔和而明媚（早晨的雾散去，它和后来晴朗的天气适成鲜明对比），与过去的三个月相比，栗子街（在中央大路和第四街之间）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它变化多端的边道，它林林总总的商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快乐人群。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在那里散步。无疑，人行道上有很多穷苦的人，但无数熙来攘往的人中，十有八九都面色红润、营养充足、衣着整齐。不管怎样，昨天在栗子街真是让人愉快。人行道上叫卖的小贩——（"袖扣，五分钱三个"）——漂亮的小家伙金丝雀一样吹着口哨——卖手杖的，卖玩具的，卖牙签的———个老妇人蹲在寒冷的石板路旁的土堆上，篮子里放着火柴、针线和胶布——有个年轻的黑人母亲，坐着乞讨，腿上坐着她的两个咖啡色皮肤的小双胞胎——美丽的来自温室的罕见鲜花，花枝招展的红色、黄色、雪白的百合，难以描绘的兰花，一簇簇拥挤在鲍德温大厦附近的第十二街——饭店里摆放着上好的家禽肉、牛排和鱼——瓷器商店，里面有杯子和小雕像——甘美的热带水果——街车吃力地开过去，响着丁当的铃声——邮局的单匹马拉的邮车，车速很快，状如巨大的出租马车一样，挤满了出发或返回的邮递员，他们健康、漂亮、充满男人气，穿着灰色的服装——隔着橱窗，能看见昂贵的书、画、珍品古玩——作为费城这条主要林荫路的特色，大部分街角的巨人一样的警察都能被人们不费力气地

记住和辨认出来。我发现，栗子街不是没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观点，即便和其他城市开阔的可以散步兜风的街道相比。我从来没去过欧洲，但是多年以来我非常熟悉纽约的通衢大道（也许也是世界的），百老汇大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漫游者，我对一些城市的街道拥有很多的个人知识，新奥尔良的圣查尔斯街，波士顿的特瑞蒙街，华盛顿宽阔的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林荫人行道。当然，栗子街没能再宽上两三倍，这是种遗憾；但是这条街道，每当天气晴朗，就会显示出活力、动感、多变，不容易被超越。（闪烁的目光，人的脸庞，富有魅力的衣着光鲜的妇女，走来走去——橱窗中摆放着大量精美的物品——这一切不是和文明世界大致相同的吗？）

那些飞掠而过的身影是多么迅速！
那温柔的，凶猛的，石头般的脸；
有些是阳光的，带着无忧无虑的微笑——
有些则带着秘密的眼泪留下的痕迹。

几天前，一家六层楼的商店的灰玻璃橱窗里隔出了一个小畜栏，铺满了厚厚的红花草和干草（我在外面就能闻到香味），草上躺着两只漂亮的肥羊，身量已长足，但还很年轻——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羊了。我长久地驻足，和人们一起观看着它们——一只在躺着反刍，另一只站着，睫毛浓密的艰忍的眼睛，望着外面。它们的毛是纯茶色的，带有闪亮的黑色条纹——在拥挤的花枝招展的人群中，在美元和干货中，是一幅多么奇异的景象啊。

沿哈德逊河逆流去阿尔斯特县

4月23日。出发去纽约做一次短途旅行和访问。离开好客的宝贵的朋友J.H.约翰逊先生和夫人，离开他们给我家一样感觉的房子——乘下午四点的船，沿哈德逊河逆流行驶一百英里左右。美丽的日落和傍晚。经过科森斯登陆处之后的时辰，尤其让我享受——夜晚被娥眉月和金星照亮，它们游弋在温柔的光辉中，此刻被西岸高高的岩石和山冈挡住了，我们紧擦着岸边驶过。（以后的十天我将在阿尔斯特县及其周边地区度过，早晨和傍晚常常开车出去，观赏河流，做短程散步。）

4月24日，中午。过一小会太阳就会热得逼人了。蜜蜂在外面采集它们的食物，从柳树和其他树上。我观察它们返回，在空中疾飞，或者落在蜂巢上，它们的大腿上覆满黄色的花粉。一只孤独的知更鸟在附近歌唱。我穿着衬衫坐着，从敞开的海湾窗户里凝视着这懒洋洋的景色——薄雾，远方的费什科尔山——河上，一艘小帆船倾斜着主帆，还有两三只捕鲱鱼的小船。在对面的铁路上，长长的货车，有时满载着沉重的油罐，一长列，有三十、四十或五十节，喘息着，轰隆隆驶过，完全可以看见，但是声音因为距离而变得柔和了。

白昼，约翰·巴勒斯的草皮火——春歌

4月26日。日出时草地鹨发出纯净清晰的声音。一小时后，音符变得稀疏而简单，但不失完美悦耳。从近午的灌木丛中传来的，是知更鸟纤弱的颤音。今天是最晴朗、甜蜜的日子——温暖渗透在万物中——空气中有一层可爱的轻纱，部分是热蒸汽，部分来自农场上到处可见的一片片的草皮火。附近一群柔软的枫树悄悄爆出深红色的芽尖，整天都有忙碌的蜜蜂在上面嗡鸣。河上，小帆船和纵帆船的白帆在来回滑行；对面的岸上，长长的列车，伴着沉重的隆隆声，或是微弱的铃声，几乎从不间断地驶过。最早的野花已经出现在树林里和田野中，芳香的野草莓，蓝色的地钱，脆弱的银莲花，还有血根草美丽的白色花朵。我出发，缓慢地游逛，寻找着它们。当我沿途散步，我喜欢看见成片成片农夫烧荒的火，燃烧着干燥的灌木、草皮和植物残骸。烟雾那样爬行着，与大地平行，然后倾斜着，缓慢地上升，飘到远处，最后消失不见。我喜欢辛辣的烟味——一阵阵传来——比法国香水更宜人。

鸟很多；什么种类的都有，或者是两三种。奇怪，起初没有任何迹象，直到温暖的阳光明媚的4月天（甚或是3月），它们突然涌来——看！它们在那里，从嫩枝到嫩枝，从篱笆到篱笆，飞翔着，歌唱着，有的在交配，有的在准备筑巢。但大多数是在这些地区“顺

便"停留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然后就飞走了。正如在所有的方面，自然保持着她生动、丰富、永恒的秩序。不过，许多鸟几乎整个季节都在附近盘桓——现在是它们的爱情季节，是筑巢的时间。我发现有乌鸦、海鸥和鹰飞过河面。我听到鹰在下午的尖声鸣叫，它们疾飞着，准备筑巢。在这里，不久就能听见金黄鹂的歌声了，猫鸟那喵喵的拨弦声，还有美洲食蜂鹟、布谷和刺嘴莺。总之，有三种独特的春歌——草地鹨的歌如此甜蜜，如此警惕且带有规劝意味（仿佛它在说，"你没看见吗？"或者是"难道你不明白吗？"）——知更鸟发出快乐、娴熟、近乎人的声调（我多年来一直尝试找到一个简洁的术语或短语，以便区分和描绘知更鸟的叫声）——还有高穴鸟那动情的口哨。白天的时候，大量的昆虫都出来了。

4月29日。沿途驱车游荡时，就在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鸫鸟的歌声，我们一言不发地停下，听了很久。悦耳的音符——一支甜蜜、自然、单纯、随意的颂歌，仿佛发自管风琴的长笛音栓，穿过薄暮——回声从耸立的高高的岩石上向我们传来，那里，在某棵年轻茂盛的树木的根部隐蔽处，就栖着那鸟——它的歌声充满了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灵魂。

会见隐者

我在山冈上闲逛时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隐士，住在一个僻静之地，周围满是岩石，很难抵达，但视野很好，那里有两平方杆大小的一小片土地。他是个刚步入中年的男人，在城里出生，长大，读过书，在欧洲和加利福尼亚旅行过。我最初在路上遇见他一两次，和他有过简单的交谈，以此打发白天的时光；后来，第三次，他请我随他走一段，去他的小屋歇息歇息（我后来听别人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款待了）。我想，他是贵格会教徒；安详、随和、自由，但他没有吐露他的生活，比如他的故事或遭遇、或任何别的事情。

阿尔斯特县的瀑布

在一处有树林和山风的荒蛮之地，我草草记下这则笔记，我们去那里探访一个瀑布。我从来没有见过更美或更丰富的铁杉，其中有很多大树，有的苍老而灰白。我对它们怀有如此隐秘的情感，树皮粗糙——我称之为饱经风霜，更别提树下一层层的羊齿植物了，紫杉的幼苗和苔藓，初夏的野花开始点缀。嘶哑、猛烈、水量充沛的瀑布发出单调的汩汩声，压倒了一切——黄绿色透明的暗沉沉的水，从岩石上急速跃下，激起乳白色的泡沫——一条琥珀色的湍流，有三十英尺宽，在群山和树林后面的远处升起，巨大的水量直冲而下，每隔一百杆一个瀑布，有时相距有三四杆。一片原始森林，和巫师一样，孤独而野性十足——每年来访者不足十人——到处是参差的岩石——头上是不见天日的树荫，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只能分辨出原始而微妙的芳香。

瓦尔特·杜蒙和他的勋章

昨天沿着高速公路漫步时，我停下来观察附近的一个人，他正在用一架公牛拉的犁耕着一片坚硬多石的田地。通常这种活都会伴随很多嘀嘀的吆喝声，兴奋和持续不断的吵嚷与咒骂。但是我注意到，这个年轻耕者的工作有多么不同，多么轻松，默默无言，但坚定而有效率。他的名字是瓦尔特·杜蒙，一个农民，另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他们的生存而劳动。三年前，当汽船"有阳光的那边"于一个浮冰很厚的夜晚，在此地的西岸撞毁之时，瓦尔特正好自己驾船出去——他是第一个恰好方便提供救助的人——他穿过浮冰设法回到岸上，系好了一条绳索，完成了一流的准备工作，勇敢地冒着危险，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几周后，有天傍晚他在埃索普斯，和往常一样，在乡村商店和邮局的人群中游逛时，一份意想不到的官方礼物送达，是一枚为这位沉默的英雄颁发的金质勋章。人们当场就为他举行了一个临时仪式，可是他害臊得满脸通红，犹豫再三地接受了勋章，什么都没有说。

哈德逊河景

关于沿着河的右岸修建哈德逊河铁路，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想法。自然已经为它创造好了等级；你肯定有一侧是通风的——而且你不挡任何人的路。我看见和听见火车和汽车，轰鸣着，呼啸着，冒着烟，不断地离开那里，日日夜夜——相隔不足一英里远，白天完全可以看清。我喜欢这景象和声音。快车一路雷鸣着，照亮沿途的事物；货车大部分都很长，一天不会少于一百趟。夜里，离得很远你就能看见前灯在靠近，像一场流星雨平稳地呈现。河流在夜里有其特殊的美。捕鲱鱼的渔夫们乘船出发，把网撒出去——一个在前面坐着，划桨，一个站在船尾，把网全部放下去，用漂浮物上承载的蜡烛做线路标记，当它们滑过水面，会传达出一种难以描绘的情感和双倍的明亮。我也喜欢观察人们在夜里起网，看得见闪烁的渔灯，听得见汽船粗重的喘息声；或者是用目光捕捉小帆船和纵帆船阴影憧憧的形体，和幽灵一样，苍白，寂静，模糊。那时，哈德逊河上是一个清澈的月光之夜。

但是有一个特别壮观的景象。有时，在最猛烈的暴风中，在雨里、冰雹或者雪中，一只大鹰会出现在河上，时而平稳地翱翔着，时而剧烈地弯曲着翅膀——始终迎着大风，或者钻进风中，有时还故意坐在风上面，那就像在阅读第一流的自然悲剧或史诗，或

者是倾听军号演奏。这超凡的鸟享受着喧闹骚动——它适应它，并与之匹敌——如此艺术地使喧嚣变得完美。它的翼尖振荡着——贴近头和颈的位置——它的飞行不可抗拒，偶尔变换着姿势——时而是一个盘旋，时而是向上飘升——乌云推进着它——愤怒在下方弥漫——那是雨的嘶嘶声，风的尖啸（也许是冰在碰撞，在咕哝）——它戗风飞行着，奚落着风暴——此刻，和以往一样，为了换换花样，它把自己交托给大风，随着风的速度移动——现在，它又恢复了控制权，再次迎风而进，这环境和风暴的主人——在风暴之中获得力量和狂野的快乐。

有时（比如我写作的此刻），阳光明媚的下午三点左右，老汽船"万德比尔特号"昂首阔步地前进着——我清楚地听见它的叶轮有节奏的泼溅声——长长的粗缆绳拖曳着后面巨大、多变的一串（"一头大母猪带着一群小猪"，河上的人常这么叫它）。首先出现的是一艘大型驳船，船上建着一所房子，屋顶上耸立着杆子；然后是一批运河船，长长的一列，紧紧地系在一起——中间的一只上有高高的旗杆，飘着一面宽宽的俗艳的旗子——其他的船上几乎都挂着成排新洗的衣服，等待晾干；这个行列侧面有两只小帆船和一只纵帆船——微风徐徐，相反方向——有三艘又长又黑的空驳船拖在后面。有人在船上：休息的男人，戴着遮阳软帽的女人，孩子，船上的烟囱喷吐着烟雾。

两个城区，某些时刻

纽约，1879年5月24日。在这些美好的5月下午，也许这座城市(我又回来盘桓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街区，比我现在从个人观察出发所描述的更为明亮、有生气、拥挤和壮观的了。首先，那个地区包括联合广场所在的第十四街(尤其是百老汇和第五大道之间的狭小范围)，它邻近的街区离百老汇半英里远。这里所有的路都很宽，开阔而自由——眼下因最近两个小时强烈的阳光而泛滥着液体的黄金。在我进行观察的那些日子，五点钟，整个地区一定有三四万衣着漂亮的人，全都在活动，许多人相貌不凡，有许多漂亮的女人，青年人和儿童，成群的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人行道上到处是密集地聚在一起的色彩艳丽的人群，摩肩接踵，却没有任何冲撞和麻烦。街边还有雅致的厕所。妇女们显然比平时打扮得漂亮，男人也是一样。仿佛纽约要在这些下午展示它在人性方面、在体格与外貌的选择方面，在它不尽地挥霍于流动、纺织品、光彩、魅力和快乐方面，能做到怎样的程度。

第二次：也是从下午五点到七点，第五大道，从第五十街的中央公园一路延伸向第十四街，尤其是沿着第四十街的高坡延伸，再从山冈上下来。一条满是马匹和交通工具的密西西比河，不是以成打计算，而是数以百计和千计——宽阔的林荫大道填满了这

些东西，拥挤不堪——一个移动的、闪闪发光的、匆忙驶过的队列，有两英里多长。（我奇怪它们为什么没有堵塞，但我相信它们永远不会。）对我来说，这一切就是纽约的神奇景象。我喜欢进入第五大道的某一段，策马而行，逆着迅速移动的车队。我怀疑是否伦敦和巴黎，或世界上的任何城市，能展现出这些美丽的5月下午，我五六次在这里看见的这样的马车狂欢节。

在中央公园散步和聊天

5月16日至22日。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闲坐，或是缓慢地散步，或是在周围骑马兜风。这个月份，整个公园呈现出它最美的景色——树木欣欣向荣，蓬勃茂盛，灌木上开着许多白色和粉色的花，到处都是青草的鲜绿，点缀着蒲公英的黄色——这些地方的特色是大量的灰色岩石，露出地面，几英里几英里地绵延——在这全部的美丽和纯净之上，是我们夏季的天空，四分之三的日子晴朗明媚。中午刚过，当我平静地坐在那里，对面第九十街的警察C.C.，一个体格强壮棕色皮肤的年轻小伙子，就会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我们已经十分要好了，经常在一起闲聊。他是纽约出生纽约长大的，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给我讲了一个纽约公园警察的生活，（他一边说话一边让眼睛和耳朵保持警觉，偶尔停下话头，来回移动移动，以便能看清道路的全景和周围。）每天的报酬是2.40美元（一周工作七天）——这些警察工作八个小时，那就是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所需要干的。这个岗位比你能想象的要有风险——例如，如果有受惊的马跑了（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不仅要马上提醒每个路人，而且要把安全放在一边，拦住狂野的惊马（或一群马）——（干吧，别考虑你的骨头和脸）——还要吹响警哨，以便其他警卫能把警报重复地传递下去，提醒道路上来往的车辆。受伤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们非常警觉，他们身上蕴

藏着宁静的力量。(我经常想,很少有人欣赏到我们年轻的美国男人和工人身上那种尤利西斯式的能力,大胆的冒险,紧急情况下的迅速反应,实践性,漫不经心的奉献与英雄主义——消防队员,铁路职工,汽船和渡船船员,警察,售票员和司机——整个国家出色的普通人,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过,这是份美好的工作;整体上看,公园警察都很喜欢这样的工作。他们看见的是生活,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让他们保持情绪高涨。让流浪者、暴徒离开公园,或是让人们"离开草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公园固定员工最大的麻烦是疟疾、寒冷以及类似的事情。

一个美好的下午，四点到六点

这个完美的下午，有一万辆马车奔驰着穿过公园。怎样壮观的景象！我勉强地看完了全场，在我的闲暇时光。带折叠车篷的四人四座私人大马车，出租马车和双座四轮轿式马车，有的马非常漂亮——叭儿狗，男仆，时尚，外国人，帽子上的帽章，车厢上的饰章——纽约富人和"有教养"阶层组成的汹涌的海潮。这是一次给人印象深刻、丰富多彩、冗长无尽的大规模马戏表演，充满了动感和色彩，在美丽的白昼，在明亮的太阳和阵阵柔风中。一个个家庭，夫妻，单身驭者——当然都装扮得很雅致——非常有"风格"，(但即便在那个方面，或许也很少或根本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得体性。)透过两三个最豪华的马车窗户，我看见几张几乎和尸体一样的脸孔，苍白而冷漠。确实，整个事情没能展示出纯正的美国品质，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外貌上，都没有达到我对这类奇观的期望。我猜想，作为无尽的财富、闲暇和前面说到的"有教养"的一个证明，它是了不起的。但是，在那些时辰中我所看见的东西(我参加了另外两次集会，又花了两个下午观看了同样的场景)，证实了一个纠缠我已久的思想，每当我多看一眼我们的上流阶层，或者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时尚的相当例外的方面，这个思想都会闪现——那就是，他们的安逸是病态的，太过刻意，罩在太多的裹尸布中，远离了幸福——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穷人和

普通人嫉妒的，与草木和岸滩永恒的气息相反，他们典型的气味是肥皂和香水味，也许非常昂贵，但让人想起理发店——几个小时就能发霉走味的东西。

也许，在道路上纵马奔驰才是最美的。许多小组合（三是受人喜爱的数目），一些夫妻，一些独行者——女士很多——经常骑马或举行晚会，纵马驰骋——骑术娴熟——有些马真是一流的良马。随着下午的消逝，有轮的马车变少了，可有鞍子的骑手却似乎增多了。他们徘徊良久——我看见了一些迷人的形体和面孔。

大汽船启航

5月25日。今天下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三小时的海湾航行，陪伴着"布鲁塞尔"航行到纳罗斯，为了给一些去欧洲的朋友一次美好的送行。我们生气勃勃的小拖船，"塞思·露"，一直紧靠着巨大的黑色"布鲁塞尔"，有时在一侧，有时在另一侧，总是步步紧跟，甚至还会超前一点（就像小汗血马陪伴着皇家大象）。整个场面从一开始就热烈，随便，带有鲜明的纽约特色；大群容貌姣好、衣装漂亮的人拥挤在码头一端——男人和女人们来和他们的朋友告别，祝他们一路顺风——船的两侧挤满了乘客——几组青铜色面孔的水手，随着穿制服的船长在岗位上工作——小声下达指令，迅速解开缆绳，移动，准时起航——动情的脸，告别和挥动的手帕，码头上许多人在微笑，有的在流泪——从船上，也是回应的脸，微笑，眼泪和挥动的手帕——（有什么能比这种脸孔的戏剧性变化更微妙更美好，在这样的场合，在这些互相呼应的人群中？有什么更能打动一个人的心？）壮丽的海轮滑下海湾，披波斩浪，骄傲，稳固，无声——我们在它旁边加速行驶了几英里，然后掉转船头，平稳行进——在嘈杂狂乱的欢呼声中，大声的告别中，刺耳的汽笛呼啸中，飞吻和挥动手帕中。

中午或下午，当你消沉、忧郁的时候，没有比看大汽船启航更

好的药物了。我喜欢在星期三和星期六去到码头——那是更为特别的日子——去看大汽船和码头上的人群，到达的旅客，闹哄哄的奔忙与活动，人们脸上热切盼望的表情，声调纯正的声音（一个爱旅行的外国人，一位音乐家，曾经告诉我，她认为一群美国人就会发出世界上最美的声音），那些巨大、美观的黑色大船本身就很吸引人，它们的船员和系了缆索的船体侧翼——在我们的海湾环境中，映衬着上空的蓝天。两天后，我目睹了“布列塔尼”、“多瑙河”、“海尔维第”和“斯希丹”的号启航，都是开往欧洲的——一场壮丽的景象。

明尼苏达号上的两小时

七点到九点，在美国教练船明尼苏达号上，它躺在北大河中。日落时分，船长卢斯派他的两轮单匹马车来接我们，车子一直驶到二十三街的尽头，以高级船员一般的殷勤和水手的实诚把我们接到船上。明尼苏达号上有几百名年轻人在接受训练，目的为了有效地为政府海军补充兵员。我很欣赏这个主意；而且，就我今晚所见，我喜欢在这艘大船上执行这种训练的方式。下面，在炮台所在的甲板上，聚集着近一百名男孩，为我们表演他们的歌唱练习，有一个小手风琴伴奏，由一名同伴演奏。他们的歌唱中含有一种意志。不过，最好的部分是这些年轻人本身的样子。在歌唱开始之前，我来到他们中间，随意地和他们交谈了几分钟。他们来自美国各地；我问有没有南方人，却只找到了一个，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少年。在年龄方面，显然，他们大约在十四岁到十九、二十岁之间。他们全都是在美国出生的，都接受过严格的体检；发育良好的年轻人，强壮的身体，明亮的眼睛，笔直地注视着你，健康，聪明，当中没有一个是没精打采的，也没有一个粗鄙下作的——每一个都有成为真正男人的希望。我参加过许多公共集会，年轻人的，老年人的，中学的，大学的，但是我承认，我从来没有像在这条汇集着来自全美各地的年轻人的海军训练船上这么满足过，这么惬意过（既有学生本身的因素，也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多民

族结合，它的良好的平均素质的样本，以及未来）“那里会有男人吗？”对一个滔滔不绝地跟他絮叨西部或太平洋地区的大量统计数字和可能性的家伙，爱默生干巴巴而意味深长地反问。

5月26日。再次登上明尼苏达号。海军上尉默非好心地乘他的船来接我。我格外喜欢这些短暂的来来回回的旅行——水手们，皮肤晒得黝黑，强壮，如此精明强干的样子，在长长的侧翼划着桨，他们划船送我过去时，摆出战士的派头。我看见男孩们成双结对地用轻兵器训练；和船长劳森交谈了一会儿。十一点钟，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吃饭，围着军官公共生活室里的一张长桌子——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欢快、丰盛、好客的一餐——食物很多，而且是最好的；熟悉了几名高级军官。这第二次的访问，参观，谈话（随机地和两三个男孩），证实了我最初的印象。

盛夏的日与夜

8月4日。我坐在柳树下(我又撤回了乡间),一只小鸟懒洋洋地把自己浸在溪水中,欢快地扑腾着,我几乎能够到它。它显然一点都不怕我——把我当成了附近泥土岸上的生物了,跟自由的灌木和野草一样。下午六点。最近三天一直是这个季节中最完美的日子(四天前下过大雨,伴有激烈的雷鸣和闪电)。我坐在溪边写这则笔记,观察着我的两只翠鸟进行黄昏的运动。这些强壮、美丽、快乐的生灵!当它们在周围一圈圈地盘旋,它们的翅膀在倾斜的余晖中闪耀着,它们偶尔扎向水面,浸着水,尔后飞得很远很高,不久又降向溪水。我走过田野,穿过小径,周围总有白色的野胡萝卜在开花,精美的雪片般的花朵覆盖着纤细的花茎,优雅地在微风中摇曳。

陈列馆——新市政大厅——河上航行

费城，8月26日。昨晚和今晚，两天的雨后，天气无比晴朗；月亮明亮，星星灿烂。出门，去费城西郊的大陈列馆，我看见它亮着灯，我想我应该进去瞅瞅。有一个大厅，很普通，但整洁；有很多年轻夫妇在跳华尔兹和方阵舞——伴奏的是一支不错的弦乐队。这景象和声音，这些在宽敞的大厅里稳健地来回漫步的人们，吸引了我，我走到大厅一侧，在一把扶手椅里歇下，仰头久久地注视着壮丽的高高的屋顶，上面有众多优美的铁艺作品，呈现出灰色的弯角，光与影的游戏，消退进暗淡的轮廓里——在弦乐队演奏的间歇，我沉浸在大厅另一端大管风琴发出的猛烈的自由调和轰鸣的随想曲中——观赏着或单独或成群的人影，或者是成双的恋人，不时从附近或更远处的走廊那里经过——我就这样消磨了一个多小时。

回家，乘坐一辆敞篷夏季汽车。驶下市场街，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在第十五街和布劳德大道之间停下，我下车去，仔细看了看新建的、刚完成五分之三的大理石大厦，市政大厅，比例匀称——月光下显得威严而可爱——它的正面，饰满无数银白的线条，雕塑的头像和浇铸的装饰物，微微有点炫目——寂静，古怪，美丽——哦，我知道，即使待它全部完成，那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给我的印象

也不会像这十五分钟之内一样深刻。

今夜，我长时间地在河上。我观察着C型的北冕座。月亮满了四分之三了，几乎整夜都挂在天上。我望向东方，那里，我长久缺席的昴宿星团，再次愉悦了我的眼睛。有一个小时我享受着这给人抚慰的生动景色，仿佛波浪低低地泼溅——平稳而无声地，新星一个接一个升起在东方。

渡过德拉瓦尔河时，船员F.R告诉我，几个小时前，一个女人如何跳下甲板，淹死在水里。那是在河道中央发生的——她从船的前部跳下，船从她身上驶过。他看见她在激流中从船尾一侧冒了出来，双手合十高高举起(白色的手和赤裸的前臂在月光中像一道闪光)，然后沉下去了。(我后来得知，这个年轻小伙子马上跳进水中，游向那可怜的女人，勇敢地尽全力去拯救她，尽管没有成功；而他在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根本没有提到这一部分。)

河上的燕子

9月3日。多云而潮湿,刮着东风;空气中没有一点雾气的影子,却因潮湿而沉重异常——期待着一个变化。午前,渡过德拉瓦尔河,我注意到燕子多得非比寻常,它们在靠近水面飞行,盘旋,冲刺,优美得难以描述。当渡船系在滑道上时,燕子密集地绕着船头飞翔;在我们出发后,我观察桥墩那边,和宽阔的河流对岸,看见它们在迅疾地盘旋,横越着、穿叉着,靠近着码头。尽管我一生中总能看见燕子,但仿佛我以前从没有认识到它们在风景中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和个性。(一段时间以前,我曾经在乡间的一座大的旧谷仓里,花了一个小时,观察这些鸟儿的飞行,回忆起《奥德赛》第二十二卷,奥德赛屠杀求婚者,把事情明朗化的那段,雅典娜化成燕子,穿过宽敞的大厅飞进来,高居横梁上,漠不关心地注视着这场屠杀表演,它是如此悠然自得,甚至感到喜悦和快乐。)

开始向西的长途旅行

接下来的三四个月(1879年9月到12月),我向西旅行了不少地方,在丹佛、科罗拉多受到邀请,穿越落基山脉地区。这次旅行足以对其全部有个良好的认识。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九点以后离开费城西郊,乘坐舒适的卧铺火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在漫不经心中旅行了两三百英里;早晨在匹兹堡用早餐。这座城市和伯明翰的景色都很美——雾,潮湿的空气,烟雾,焦炭炉,火焰,褪色的木头房子,运煤驳船载着大宗货物。现在进入了一片美丽的区域,西弗吉尼亚,潘汉德尔,渡过河流,进入俄亥俄州。白天越过俄亥俄州境——然后是印第安纳州——就这样,在摇晃颠簸中睡过了第二个夜晚,接着像闪电一样飞过了伊利诺伊州。

在卧铺上

夜里，躺在宫殿般豪华的火车卧铺车厢里，被这巨大的家伙拖曳着，一种强烈而奇怪的乐趣包围着我，把我填满——最轻快的运行和最不可抗拒的力量！天很晚了，也许到了午夜或后半夜——远方魔幻般地连接在一起——当我们快速穿过哈里斯堡、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这一带的危险因素给一切增添了乐趣。我们的火车继续前进，轰隆着一闪而过，不时地伴随着嘹亮的嘶鸣或喇叭声，进入黑暗。经过人家，农场，谷仓，生畜——一个寂静的村庄。卧铺车厢里，窗帘拉着，熄了灯——人们在铺位上沉睡，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像闪电飞过黑夜——他们睡得多香，发出多么奇怪的声音！（他们说，法国人伏尔泰曾说，歌剧院和军舰最能说明人性和艺术超越原始野蛮状态的进程。如果今天这位智慧的哲学家在这里，乘坐同样提供完美的休息和食物的列车，从纽约去往旧金山，他也许会把他的典型和样本改成我们美国的卧铺。）

密苏里州

从费城到圣路易斯，在三十六小时内，我们可能行驶了九百六十英里，但是在大约行驶到三分之二里程的时候，列车发生了碰撞，火车头严重损坏，我们被搁置下来。于是，我只在圣路易斯停留过夜，就又加速西行。当我乘坐圣路易斯到堪萨斯城北郊的列车，在一个美丽的初秋的日子，穿过密苏里州全境时，我想，我的眼睛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更为伟大的田园美景。两百多里连绵不断的摇曳的草原，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人的眼里，完全农业化了，到处点缀着美丽的树林。虽然它们和土地一样美，却并不算最美的部分；（在这个地区的地表下面，有一层结实的黏土和坚硬的盆地，把水牢牢地抓住，一个喜欢嘲讽的农民告诉我，“天气潮湿时能把土地淹没，然后在干燥时再烘干。”）南部是更为富裕的广袤土地，尽管这个州的美景是在西北部的乡村。现在，从我所见所闻，我完全清楚了，密苏里，在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物产、植被、矿藏、铁路和各种重要的物质基础方面，都位于合众国的前列。有关密苏里不过尔尔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我听到过各种说法，有的说法相当尖刻——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在任何地方，置身于密苏里人中间，我都会感到安全而舒适。他们种植了大量的烟草。你在这时能看见大量灰绿色的烟叶，被割了出来，挂在临时的架子或成排的棍子上晾晒着。看起来很像东部人所熟悉的毛蕊花。

大草原和一篇没有发布的演说

在托皮卡有一个大型的很受人欢迎的集会——堪萨斯州的银婚纪念,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参加集会——我被错误地安排献诗一首。因为我似乎天性敦厚,而且也想要如此,我便匆忙写下了下面这篇小小的演说。不幸的是(或许是值得庆幸),我度过了如此欢乐的时光,休息,和孩子们一起谈话,进餐,这期间我让时间悄悄溜走了,没有赶到会场上发表我的演讲。但在这里发表也是一样:

我的朋友们,你们的节目单上宣称我要献诗一首;但是我没有诗——这种场合我从来不作诗。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现在很为此高兴。在9月灿烂美丽的天空下——在你们所习惯、但对我却很新鲜的独特风景中——这些绵延无尽的壮观草原——在这完美的西部空气和秋阳的自由、活力和健康的热情中——对我来讲,诗歌几乎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了。但如果你们很在意我说句话,我愿意说说这些大草原;我这次是第一次访问西部,在我所见的所有事物中,它们最深地打动了我。当我快速地旅行了一千多里来到这里,穿过美丽的俄亥俄,穿过种植谷物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穿过辽阔的包容了一切,滋养了一切的密苏里;当我在最近两天部分地考察了你们迷人的城市,并且,站在奥里德山上,在大

学旁边，越过各个方向宽广生动的绿色骋目四望——我再次被深深地打动了，并且这印象将留存终生。伴随着你们西部中心世界的地形特征——那广袤大地上的事物，以其无限的规模延伸开去，无拘无束，在这些大草原中，真实与理想结合，美丽如同梦幻一般。

我真的很好奇，这片西部内陆上的人们是否知道，他们的这些大草原里有着怎样一流的艺术——多么富有原创性，且完全属于你们自己——是否知道一种性格对你们未来的人性会有怎样的影响，胸怀宽广，富有爱国精神，勇敢而有活力？它们怎样完全符合天空和海洋那壮丽而伟大的单纯？对于灵魂，它们是多么自由，给人安慰和滋养？

那么，难道不是它们，神奇地给我们贡献了当代的领袖，林肯和格兰特？——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完全是实际和现实的，但是（对那些有眼光的人来说），他们倚靠的是理想，高耸的理想。我们难道没有看见，在他们身上，预示着那将填满这些草原的未来的种族？

不仅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各州，还有所有其他部分——德克萨斯，东南侧翼各州和墨西哥湾——太平洋海岸帝国——那里的属地和湖泊，还有加拿大（将加拿大全部囊括进来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但将会到来）——都是这个国家同等重要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人类的、政治与经济的**新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两千平方英里的令人偏爱的核心地区（以整数计），似乎命中注定是我愿称之为具有美国独特思想和独特现实的家园。

去丹佛——边疆的一个插曲

从托皮卡到丹佛的五六百英里旅程上，我经过了风格各异的乡村，但全都是明白无误地物产丰富，具有西部和美国的特征，而且规模很大。有很长一段路程，我们沿堪萨斯河而行(我更喜欢凯这个旧名字)，经过一片非常肥沃的黑土地，以小盛产麦闻名，被称做金腰带——然后是接连的平原，一小时又一小时——埃尔斯沃斯县，州的中心地带——我需要在那里停上片刻，讲一个早年发生的典型故事——场景正是我此刻正在路过的地方——时间是1868年。在镇上的一次公共集会上，在争吵中A开枪打中了B，B伤得很重，但没有死。埃尔斯沃斯头脑清醒的人们彼此商议，决定A应该受惩罚。因为他们想树立一个好典型，改变这个镇乱用私刑的坏名声，于是他们举行了一次非正规的庭审，把两个人都带到法官面前，进行慎重的审判。审判开始不久，受伤的人就被领上前来提供他的证据。看见他的敌人被监禁着，没有武装，B突然走上前来，在狂怒中向A射击，打穿了他的脑袋——把他打死了。法庭立即休庭，全体成员没有一句争议，把谋杀者B推了出去，尽管他已受了伤，还是把他吊死了。

我们在预期的时间抵达了丹佛，从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在那里逗留得越久，这种感情就越是得到证实。我最愉快的一天是一次短途旅行，经普拉特河去莱德维尔。

基诺沙峰顶一小时

来自落基山脉的笔记，大部分是沿**南公园铁路**一天的旅行中用铅笔记录的，从莱德维尔返回，尤其是我们被耽搁在基诺沙峰顶的那一小时（非常让我满意）。随着午后时光的推移，许多新奇而遥不可及的壮丽景象，在明亮的太阳下呈现，在纯净的空气中。但是这个白昼的开始更为美好。

在凌晨的黑暗中从丹佛出发，乘火车行驶了十英里后，来到普拉特河面前刚好破晓——观着运河入口季节性的拥堵，享受美味的早餐，鸡蛋、鳟鱼、薄饼——然后在我们继续旅行时，我们饱赏了风景中全部的奇迹，美，野蛮的力量——湍急的激流，从冰雪的源头而来，在铁路的一侧始终可以看见，永不间断地哗哗流淌——炫目的太阳预示着，早晨已降落在山地——沿着弯曲起伏的轨道，列车扭曲着绕过山脚，或者是在山坡间忽上忽下地行驶——远方能看见一百座山峰，宛如巨人的项链，在北方和南方延伸着——名符其实的巨大的拱顶岩——当我们一路奔驰，还看见其他类似的岩石，简单，巨大，笨拙。

一个自大的“发现”

“我发现了我的诗歌的规律。”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但随着这次旅行,这种感觉越来越明确。在这严酷而快乐的自然中,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物质丰富充足，完全没有人工痕迹,原始大自然的游戏自由自在——地洞,峡谷,水晶般的山间溪流,蜿蜒数百英里——天宽地阔,绝对没有束缚——奇异的山体,沐浴在透明的棕色、淡红色和灰色中,有时高耸达一千英尺,有时甚至有两三千英尺——山顶上,不时地缭绕着大团的雾气,和云层混在一起,只能看见山的轮廓,笼罩在朦胧的紫色中。(一个荷兰老作家,一位教士,说过:“在自然最壮丽的风景中,在海洋的深处,如果这是可能的，或是夜空中无数转动的星球中一个人思考它们,斟酌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或者它们的奥妙所在,而是它们和他自己的个性息息相关,它们会怎样影响到他,给他的命运染上怎样的色彩。”)

新的感觉:新的快乐

我们沿着琥珀色和青铜色的激流行驶,流水在河床上哗哗流淌,经常形成小瀑布,激起雪白的泡沫。穿过运河,我们飞越了重重大山——不仅是河流两岸的山,还有我们靠近时仿佛就在我们面前的山——每一座山都竖起一个新的闪亮的风景,每一个闪亮的风景都构成了对描述的挑战——在几乎垂直的陡峭山崖上,悬附着松树,雪松,云杉,深红色的漆树丛,成片的野草——但是主宰一切的,是那些高耸的岩石,岩石,岩石,沐浴在微妙多变的色彩中,上面是秋天清澈的天空。新的感觉,新的快乐,似乎培育起来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谈谈典型的落基山,无尽的海一样延伸的伟大的堪萨斯或科罗拉多平原,在令人喜爱的环境下,与人类灵魂中最壮丽最微妙的情感根本相一致,或许表达了它们,确定无疑唤醒了它们。而那出自菲迪亚斯[1]与托瓦尔森[2]之手的所有大理石的神庙和雕刻——所有的绘画,诗歌,回忆录,甚至音乐,也许永远无法企及。

---

① 菲迪亚斯(Phidias),生活时期490-430BC,古希腊雅典雕刻家,主要作品有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宙斯坐像,原作均已无存。

② 托瓦尔森(Thorvaldsen,1770?—1844),丹麦雕刻家,欧洲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作品多取材于历史人物或宗教神话,主要作品有塑像《赫柏》、《耶稣及十二使徒》组雕等。

蒸汽动力，电报及其他

车在鹿溪发生了故障，我下车溜达了十分钟，享受一下山、石头和树木不够匀称的组合。当我们再次加速行驶时，欣赏到阳光的黄色花岗岩，一些自然形成的好似教堂尖塔和回教寺院的尖塔形山顶，城堡一样高耸在远处的空中——然后是长长延伸的笔直的绝壁，有着犀牛的颜色——然后是橙黄色。我最大的快乐是科罗拉多的空气，凉爽清新，且足够温暖。人类不断出现和挺进的迹象，和自然的面貌一样坚实可感，它们是——山坡边被废弃的十几个十几个的凹坑——小棚屋，电线杆子，临时烟囱或户外明火冒出的烟——不时地有原木屋形成的小聚居区出现在眼帘，或者是成群的勘探者或电报工程建设者，带着他们舒服的帐篷。在一个粗帆布围成的办公室，你能在那里通过电流向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送信息！是的，明显存在最近有人活动的迹象，勇敢地与古老宇宙最壮丽的景象搏斗着。在几处地方有蒸汽锯木场，成堆的原木和板子，蒸汽管子还在喷气。偶尔，普拉特运河延伸进一片几英亩的青草茂密的平地。从一处这样的地方，朝向尽头，中途我们停下，我下车舒展一下腿脚，仰望天空，或者望向山顶，一只大鹰或雕（在这里很少看见）悠闲地翱翔着，在空气中平衡着，时而飞得很低，贴近山顶，然后再次升起，庄严地懒洋洋地打着旋子——然后更高，更高，向北方倾斜，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

美国的脊梁

我在肯诺萨峰顶匆忙写下这些句子，下午，我们返回到那里，休息了很长时间。那里的海拔有一万英尺，在这个巨大的高度，**南方公园**在我们面前延伸了五十英里。连绵不断的山峰构成了各种各样的远景；在近处，各种各样的色调，装饰着视野的中景，而暗淡的远方，或者已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现在抵达并穿越了落基山脉（海顿称之为前排），行驶了大约一百英里；尽管这些连绵的山脉在各个方向延伸着，尤其是北方和南方，延伸到远而又远的远方，我已经见识过它们中最高的典型，因此至少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什么样子。不仅如此，它们代表着绵延地球一半的领域——事实上，它们是我们半球的脊梁。正如解剖学家所说，一个人只有一条脊柱，从上到下，支撑起胸部，向两边发散，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只不过是这些山脉的延伸。在南美它们是安第斯山脉，在中美和墨西哥是科迪勒拉山系，而在我们美国，它们的名字各有不同——在加利福尼亚是海岸和喀斯喀特山脉——再往东是内华达山脉——但主要的和更为核心的是这里的落基山脉，它具有许多标高，比如林肯峰、格雷峰、哈佛峰、耶鲁峰、朗峰和派克峰，全部都超过一万四千英尺。（东边，阿勒格尼、阿迪朗达克、卡茨基尔和怀特芒廷诸山脉的最高峰，高度在两千英尺到五千五百英尺之间，只有怀特芒廷山脉的华盛顿峰，高六千三百英尺。）

公园

在这一切当中，与沉陷的盆地形成美丽的对比，坐落着北方公园，中央公园和南方公园（我此刻就在南方公园的一侧，俯瞰着下面），每座公园的面积几乎都有一个西部县那么大，平坦而葱郁，以群山为屏障，且每个公园里都有一条河的源头。我说的这些是科罗拉多最大的，但是整个科罗拉多州，以及怀俄明、犹他、内华达和西加利福尼亚州，它们的山脉与峡谷中，有大量类似的辽阔地区和空地，许多小公园都天堂一般可爱而完美，衬托着难以比拟的山峦、河流、大气和色彩。

艺术特色

我再一次宣称，谈到去欧洲，去访问封建城堡的废墟，大剧场的遗址，国王们的宫殿——当你能够实现这些愿望时，就来——“这里”吧。那样的交替参观你也可以在这里获得；在伊利诺伊和堪萨斯一千英里的大草原之后——前面平坦而舒适的地区，有一千万个种植玉米和小麦的民主农场——这里开始突然出现你可以想象出来的各种形状的无法利用的成群的峰峦，高耸入云，流溢着美，恐怖，力量，超过了但丁或安杰罗所能了解的。是的，我认为，这适合新世界的乳糜，诗歌、绘画、演讲术，甚至哲学和音乐的乳糜，首先必须来这里拜访，才能最终被吸收。

山间激流。整个地区在精神上的对比和精妙之处，在我看来，主要存在于它永不缺席的独特溪流——人迹罕至的高处的积雪融化，奔泻而下，不停地穿过峡谷。与平原耕地上的水，以树木和草皮为岸的溪流，或其他地方任何形式的水，都绝然不同。在地球的万千景象中，这种元素多采取的形状，一个艺术家在没有研究过这些独特的溪流之前，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大气的影响。当我凝视周围，那最罕见的景象来自大气的色调。我来时穿越的大草原和这里的群山与谷地，对我来说，似乎提

供了新的光线与阴影。到处是不可比拟的大气分层的颜色和天空的效果；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透视性，这样透明的淡紫色和灰色。我可以想象，优秀的风景画家，出色的色彩画家，在这里做一段写生之后，都会抛弃暗淡、粗糙和矫揉造作的作品，而欣喜地保存这些仿佛出自业余爱好者的习作。无穷无尽、变化多端多彩几乎超越了一个人的眼睛的分辨力；光秃秃的浅棕色山影，在森林线以上高高耸立；在远处，有些地方的积雪常年不化；（在那些寒冷的高处，没有树木，没有鲜花，没有飞鸟）。我写下这些的同时，我看见雪山透过蓝色的雾气，美丽而遥远，我清晰地看见了缀在山顶的片片雪地。

丹佛印象

穿过徘徊不去的、半明半暗的绝妙的黄昏，我们返回丹佛，我在那里懒散地待了几天，探索着、收集着各种印象，为此我最好简化一下备忘录，将我在那里所看见的东西分分类。最出色的是人，四分之三是高大、能干、冷静、机警的美国人。还有钱币！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里造币。在冶炼厂中（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冶炼废金属的工厂），我看见长长的一排排的大桶和平底锅，盛着沸腾冒泡的水，填满了纯银，有四五英寸厚，每口锅里的银子价值数千美元。领我参观的监工漫不经心地用一把小木铲子铲了铲，就像炒豆子一样。还有大块的银砖，每块价值两千美元，有几十垛，每垛二十块。在山中某处的一个采矿营地，几天前我看见了露天地上的粗糙金条，像纽约一流晚餐上"甜食"师傅的金字塔。（这样的一块"甜食"在一个穷作家的笔下滚了过来——恰好滑到了这里——科罗拉多和犹他的银产品，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内华达和达科塔的金产品，总共每年能为世界增加可观的一亿个银币。）

这丹佛，作为一座城市，规划得非常好——阿拉米大街，第十五街和第十六街，查帕大街，还有其他街道，都特别漂亮——有些有高高的石头或铁料仓库，玻璃窗户厚厚的——所有的街道上都有山泉形成的小运河在两侧流淌——人口众多，"贸易"繁荣，现代化——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纯正的野生气息，那是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气息。一个有快马的

地方(许多母马带着它们的小雄驹),我看见很多用来猎羚羊的大灰狗。不时有成群的矿工,有的刚刚到来,有的正要出发,这场面非常独特。

这里的一家报纸采访了我，报道了我即兴讲的这样一段话："我生活或访问过大西洋第三共和国所有的大城市——波士顿，布鲁克林和它的群山,新奥尔良,巴尔的摩,庄严的华盛顿,宽广的费城,拥挤的辛辛那提和芝加哥,有三十年置身于那个奇迹中;那个被湍急和闪耀的潮汐冲刷的,我自己的纽约,不仅是新世界的,也是世界的城市——但是,作为新来到丹佛的人,踏上它的街道,呼吸着它的空气,被它的阳光所温暖,享受着它为人所提供的一切,还有在我头上闪耀的清新天空,仅仅三四天,我就觉得我所遇见的人非常温暖,而且几乎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几乎说不出是为什么,但当我在9月末下午的薄雾中进入这个城市,呼吸到它的空气,好好地睡了几个晚上,漫游了一番,或懒散地乘车兜过风,观察了旅馆中出出进进的人,吸收了这个奇异地区气候上的魅力,我的心中逐渐产生了对这个地方的一种感情,它尽管来得突然,却变得如此明确和强大,以至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

这就是我对这座平原与山峰的王后之城的感觉,她高居在珍贵稀薄的大气中,在海拔五千英尺以上,被山间溪流滋养着,一侧的山脉向东越过大草原,延伸一千英里,另一侧向西,是白天里总能看得见的包裹在紫罗兰色薄雾中的数不尽的山峦。是的,我爱上了丹佛,甚至希望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我转而向南，继而又向东行

上午八点，火车沿里奥格兰德铁路离开丹佛向南行驶。视野中群山连绵不断，显然距离很近，笼罩着淡淡的雾气，但依然清晰可见，壮丽非常——它们的形状、色彩、侧影，鲜明地映衬着天空——似乎是成百上千漫无尽头的项链，在秋阳下，山顶和山坡都或多或少笼罩在蓝灰色的薄雾中，绵延上百英里——这是我曾经目睹，或可能想到的，客观的大自然最有精神性的展示。偶尔，光线变强，会形成一种对比，一侧是发黄的银色，另一侧是暗沉的深灰色。我长久地凝望着派克峰，有一点失望。(我估计我原期望看到让人震惊的东西。)我们向左面的平原望去，那里视野宽广，到处是畜栏和成群吃草的奶牛，仙人掌和野鼠尾草随处可见。就这样大概走行了一百二十英里，到达了普韦布洛。在那座小镇我们换乘舒适而设备齐全的艾奇逊列车，眼下正沿托皮卡到圣菲的铁路，一路向东进发。

没有满足的需要——阿肯色州的河流

我想去黄石河地区——特别是想去看看国家公园,天然热喷泉和"石柱阵",也叫妖精地;在中转站普韦布洛,我确实犹豫了一下——想穿过维他山口——想越过圣菲，转向西南，去新墨西哥——但是我改变了主意，把脸朝向东方——短暂地瞥了一眼，就把这些地方留在了身后,东南科罗拉多,普韦布洛,鲍尔德山,西班牙峰,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迈尔舒弯道(机车上的老兵,我们的朋友告诉我,那是"全天下铁路弯道的头儿"),平原上的加兰要塞,维他,以及谢拉布兰卡的三座大峰。在这整个地区,阿肯色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看见了它,或者是它高高的多岩石的北岸,有几英里路程,我们频繁地从河上穿来穿去,而河流则蜿蜒蠕动,像蛇一样。这里的平原甚至比别处更富于变化——有时是几英里的贫瘠不毛之地——然后又是绿色原野,肥沃的土地上,草木茂盛而整齐。有些规模庞大的羊群。(在写这些平原以及美国内陆的西部时,你需要新的词汇——遥远、巨大、广袤这类的词汇远远不够了。)

一个沉默的小追随者——金鸡菊

这里我必须说说一种小花，甚至此刻就在我眼前。从巴尼加特到派克峰，一路上一直有一个愉快的花卉园艺学朋友，或者是成百万这样的朋友陪伴着我——那是一种坚韧的黄色小花，花瓣不多不少，都只有五瓣。9月和10月，我想，在美国中部和北部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野花。过哈德逊河的时候，过长岛的时候，沿着德拉瓦尔河两岸行驶时，穿过新泽西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它，正如多年前在康涅迪格，在尚普兰湖边的一座瀑布旁看见的一样。这次旅行中它一直伴随着我，纤细的花茎和金色的眼睛，从开普梅到考谷，就这样穿过隧道，来到这些平原上。在密苏里，我看见大片的田野被它照亮。朝西伊利诺伊旅行，有天早上在卧铺上醒来，拉起窗帘，向外面一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美丽的容貌和弯垂的颈项。

9月25日。清晨。我们离开堪萨斯的斯特灵，继续向东，在那里我停留了一天一夜。太阳升起有半小时高了；没有什么地方比此时此刻的这个地区更清新更美丽的了。我看见很大一片黄花地，花朵正在怒放。我们的火车迅速驶过，不时有漂亮的两层楼房闪现其间。这片大地简直和地板一样平坦，方圆有20多里，在纯净的空气中可以看见，到处是秋天的枯黄和红色牧草——干草和围栏疏疏落落，点缀在风景中——当我们的火车隆隆驶过，成群的野鸡被惊起。在斯特灵和佛罗伦萨之间，也有一片美丽的乡野。（回忆起E.L.，我战时年轻的老兵朋友，还有他在斯特灵的妻子和儿子。）

诗歌中的草原和平原

（在旅行过伊利诺伊、密苏里、堪萨斯和科罗拉多之后）无疑，我们已经出生的孩子将看见世界上最繁荣最先进的亿万人，居住在这些大草原、大平原和密西西比河谷中，这个想法固然美妙，但我禁不住产生了一个更为美妙的念头，那就是看见那些无可比拟的美国领土融入完美的诗歌或其他艺术作品的蒸馏器里，它完全是西部的，清新而自由——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没有一点欧洲土壤、记忆、技巧或精神的痕迹或味道。我在这里旅行的时候，日日夜夜——我兴奋不已的，不仅是空气清新，原野广袤的感觉，而是每一处局部的景色和特征。到处都有特色鲜明的事物——仙人掌，石竹，水牛草，野鼠尾草——而白天，远景不断退去，一整天都能看见遥远的弧形地平线，尤其是在午前——以前不曾认识到对肺部有益的高级营养如此清澈，纯净，凉爽——地表有大火留下的黑色的条条块块——为“防火”而犁出的深沟——铁路沿线搭起了倾斜的雪架，防止铁道线冬天积雪——草原上的狗群和成群的羚羊——奇怪的“干枯的河”——偶尔有一个“挖出的坑”或畜栏——莱利要塞和华莱士要塞——那些北方平原上的市镇（和海上的船舶一样），鹰尾，科约特，夏延，阿盖特，莫诺托尼，基特卡森——蚁山和水牛打滚的泥坑——奶牛群和牧童（“骑马的牧牛人”，他们始终是让我感觉陌生而有趣的族类，眼睛明亮如鹰隼，肤色黝黑，头戴宽檐帽——他们显然始终骑在马上，奔驰起来的时候会把松弛的手臂微微抬起，摇摆。）

西班牙峰——平原上的傍晚

在普韦布洛和本特要塞之间，向南，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捕捉到了西班牙峰格外美丽的一幕。我们在科罗拉多的东南部——第一流的机车载着我们一路冲刺，经过了大量的牛群——两三次穿越阿肯色河，我们跟随着河流行驶了很多英里。这条河景色优美，有时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就能看见，它有着陡峭的、不算太高的石头堤岸，以及泥泞的滩涂。我们路过了莱昂要塞——那地方有许多土坯房——无尽的牧场，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牛群——太阳适时地倾斜在西方——天空完全是清澈的珍珠色——这就是大平原上的黄昏。一片沉静、使人冥想的、无穷无尽的风景——阿肯色河北岸耸立的岩石，在微光中染上色彩——东南地平线，成为一条紫罗兰色的细线——空气中有可以觉察到的凉爽和淡淡芳香——一个迟归的牧童赶着一群有点难控制的牛——一辆移居者的大车疲倦地颠簸着，拉车的马也是缓慢而疲倦——两个男人，似乎是父子，随着马车缓慢地行走——围绕着这难以描述的明暗对比和情感（比海洋更深刻）的，是穿越这些无尽的荒野。

美国的独特景色

一般情况下，就平原和草原地区的能力和确定无疑的未来命运而言（它们比任何欧洲的王国都要大），它是一片消耗不尽的土地，小麦、玉米、棉花、亚麻、煤炭、钢铁、牛排，黄油和奶酪，苹果和葡萄——一片有着一千万未开垦的农场的土地——在现在的眼睛看来，还是荒凉和没有收获的——但是专家们说，如果灌溉得当，这片土地上种植的小麦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的人口。至于风景（就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来说），我知道通常是指优美胜地，尼亚加拉瀑布，黄石公园上部，等等诸如此类，它们提供了最为自然的风景，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这些草原和平原，你在最初看见它们的时候，很少给你震撼，然而当其他所有一切都渐渐消退，它们却更为持久，更能充满你的审美感受，它们形成了美国北方的独特景色。

真的，在整个旅行当中，在所有变化多端的万千风景中，最打动我的，也是在我心中将会停留最久的，就是这些大草原。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对于我的眼睛，对于我全部的感官——尤其是我的审美感官——它们静默而宽广地展开。甚至有关它们最为简单的统计数字也是壮丽的。

地球上最重要的河流

密西西比河谷及其支流(问题的很大一部分牵扯到这条河及其支流),覆盖了面积超过一百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草原的绝大部分。它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河流,一直被明显地标记出来,缓慢地从北向南流淌,穿过十几种不同的气候,全都适合人类的健康居住,它的源头常年不结冻,它的河道形成了一条安全、廉价的大陆性贸易与交通通道,从温带的北方到酷热地区。在其东西方向的河道长度上,甚至伟大的亚马逊河(尽管流量要大些)——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中国的三大河流,都不能和它相比。纵观整个过去,只有地中海在历史上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就像密西西比河命定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它的流域,它的支流灌溉着、连接着密苏里、俄亥俄、阿肯萨斯、雷德河、亚祖城、圣弗朗西斯及其他地区,它已经把两千六百万人口集中在一起,他们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安宁和最能赚钱的人,也是最不安分最好战的人。它的峡谷、它的流域,快速浓缩起美国的政治力量。一个人几乎会认为它"就是"美国——或不久就是。把它连同它的辐射挑出来,还会剩下什么?乘车穿过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苏里,或是沿途在南堪萨斯的托皮卡和圣菲停留数日,真的,无论我去哪里,穿越这片成百上千英里的地区,我的眼睛饱览了原始而丰富的草原,有些地方已经有人烟,但是还有大片地区远远没人涉足,还保持着完整——大部分未耕种的处女地都比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最富裕的农场还要可爱和肥沃。

大草原的类比——树的问题

大草原(Prairie)是个法语词,字面意思是草地。与我们北美平原总体上类似的是亚洲的草原 (Steppe),南美的无树大草原(Pampa)和大草原(Llano),也许还有非洲的撒哈拉(Sahara)。有些人以为平原起初是湖床;也有人把森林的缺乏归结为几乎每年都会席卷平原的烈火——(粗略地估计,起因是小阳春干燥的气候)。树的问题不久就会变得严重。尽管大西洋坡岸,落基山地区,以及密西西比南部峡谷,树木茂密,但这里,依然有成百上千英里的土地,既没有一棵树生长,还经常遭到无价值的破坏;那些指望着大草原各州未来几十年的思想者,最好是好好想想森林的培养和扩大。

密西西比河谷的文学

在一次长距离的探索之后，躺在密苏里一个雨濛濛的日子里休息——先是尝试读一部我在那里找到的大部头，《弥尔顿，杨，格雷，贝蒂和科林斯》，读不下去，放弃了——但是和往常一样，欣赏了一会儿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歌，《最后的吟游诗人之歌》、《玛米昂》等等——我停下来，把书放下，沉思起来，我想，诗歌应该适时表达和补充我所置身且有所提及的这片丰富的土地。一个人只需要慎重地考虑一下，便可以清楚地发现，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所有流行的书籍和图书馆里的诗歌，无论是从大不列颠引进的，还是本地模仿伪造的，对于我们美国来说都是异己的，尽管我们大家都读个没完。但是，为了充分认识到，它们不仅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土完全对立，内容有多么狭隘，而且对于美国的目标来说，有多少书是多么荒谬和与时代不符，一个人必须在密苏里、堪萨斯和科罗拉多居住或旅行上一段时间，与那里的人民和土地融为一体。

会有那么一天吗——无论耽搁多久——那时，那些来自英伦三岛的模式和人体模型——甚至宝贵的传统和经典——都将仅仅成为回忆和研究的对象？纯净的气息，原始，没有束缚的丰富和广大，精美、力量与节制的奇妙结合，真实与理想的结合，以及所

有原生的第一等要素的结合，这些大草原与落基山脉，密西西比和密苏里河——它们会出现吗，会以某种形式构成我们的诗歌与艺术的标准吗？（有时我认为，单是我的朋友乔奎因·米勒要表达它们、阐发它们的雄心，就足以使他走在所有人的前列。）

不久以前，我乘汽船去纽约湾，观察落日中暗绿色的纳韦辛克高地，那辽阔无边的海岸，桑迪岬附近的航运和大海。时隔一两周之后，我的眼睛捕捉到了西班牙峰阴影重重的轮廓。在两千多英里的距离内，尽管拥有无穷无尽、自相矛盾的丰富变化，一种奇异而绝对的融合却无疑在稳步地熔炼、凝缩，把一切融为一体。但是，与美国的法律相比，与议会或最高法庭的共同基础相比，与我们的民族战争的残酷相比，与铁路的钢铁纽带相比，与古今物质与商业史上一切的糅合与熔铸相比，我认为（比产生前面所说的那种融合）更为微妙、广阔和坚实的，将是一种伟大的充满活力的、重要的、富有想象的作品，或一系列作品或文献。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平原、草原、密西西比河，其多变而宽阔的河谷，都应该是具体的背景。美国现在的人性，激情，斗争，希望——在新世界的舞台上，在迄今为止所有时代的战争、传奇和演变中——现在都是而且将来也是一种说明——应当提供出闪耀的理想之火。

西部女人

堪萨斯城。我对我所看见的大草原城市的女人不是很满意。写这则笔记的时候,我正懒散地坐在堪萨斯城主街道的一家商店里,激流般汹涌的人群在人行道上流过去。女士们(和丹佛的女士一样)全都打扮得很时髦,表情、举止和行为上都带着"有教养"的意味,但是她们实际上缺乏教养,无论是在体格上,还是在与她们相配的智力上,她们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缺乏任何高级的本土的原创性(这里的男人也一样)。她们是"有文化的"和时髦的,但是表情阴郁,普遍地都和玩偶一样;她们的雄心显然是想要复制东部的姐妹。远为不同的、高级的东西必须出现,以便配合与完善西部发达的肌肉,并将之维持和延续下去。

圣路易斯备忘录

1879年10月至12月。圣路易斯的关键在于它所处的位置，它绝对的财富（时间和贸易漫长的积累，实实在在的富裕，也许比任何城市的平均水平都高），它周围的高原辽阔无比，分布有致，有利于未来的拓展——以它为首的这个伟大的州本身，也是如此。它把北方和南方的品质融合起来，把本土的和外国的品质融合到完美的程度，它是密西西比与密苏里河流的交汇之地，它的美国式的热情和德国式的冷静相得益彰。第四、第五、第三大街是商业街，浮华，现代，都市化，满是匆忙的人群，汽车，马车，堆满丰富的货物，一派喧闹嘈杂的景象。带玻璃窗和金属墙面的建筑往往有五六层楼高。你在圣路易斯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大部分西方大城市里有的它都有），就和在大西洋贸易中心一样方便一样便宜。你在城中游逛时，常能看见一些古老的，甚至已经衰落了的文明的遗留物。西部有些地方的水不是很好，但却以大量上好的白酒和世界上用之不竭的最好的啤酒弥补了这个不足。有很多大型的屠宰场，生产牛排和猪肉——我看见成群的羊，每群多到五千头。（在堪萨斯城我访问过一个包装场，那里平均每天都宰杀和包装两千五百头牲畜，全年不停地出口。另一处是在堪萨斯的艾奇逊，规模相当；其他别处的工场也基本一样，和这里规模相当。）

密西西比河上的夜晚

10月29日至31日。美妙的天气,收获季节的满月,闪烁炫目的银光。我每夜都在河边徘徊到很晚,我可以凭借月光观赏大桥。它真的是一座完美的建筑,具有不可超越的美,我从来没有厌倦过它。现在,河水很浅;我今天注意到河水比往常更蓝,更清。我听见微微的涟漪,空气清新而凉爽。我在外面呆到很晚:它如此迷人,如梦如幻。夜晚的凉爽的空气,寂静,以及那些遥远的永恒的星球,都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最近我病得不轻。所以,我才这么靠近我们国土的中心,这些密西西比河上夜晚的景色。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饭后半里路，”一则老格言说，然后干巴巴地补充说，“如果方便，就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散步。”我怀疑，除了我们，是否有其他国家能为这样的散步提供环境？以前真的提供过吗？我发现，一个人只有在探索过这些中部各州，富于观察地沉思过它们的大草原，置身繁忙的城镇和强大的父亲般的水域之间，他才能真正了解现在的地理学上的民主的、不可分解的美利坚合众国，或是预测它的未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奔驰两三千英里，而几乎不被阻断，除了在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做到，在这个时代之前也是一样如此。如果你想看一看铁路是什么，从铁路诞生伊始，开始了怎样的文明化进程——它如何征服原始的自然，以其大大小小的规模，为人所用——你就来美国的内陆吧。

1880年1月5日，我回到东部的家，我前后交叉地横越了一万多英里。不久，我就会恢复隐居生涯，在林中，在溪边，或是在城市边缘游荡，偶尔做做专题演讲，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

埃德加·坡的意义

1880年1月1日。在诊断所谓人性的疾病的时候——我姑且把这当作我所写对象及其写作的主要情绪吧——我想到了诗人，他们首当其冲，表现得最为明显。把音乐家、画家、演员等等艺术家看做一个整体，而把他们中的每一个看作是剧烈旋转的车轮的辐条或轮缘，诗歌，就是这个整体的轴与核心，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还能如此深入地探究时代的起因、生长、标记呢——时代的问题与疾病呢？

一般人都赞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没有什么比得过完美而高贵的生活，没有瑕疵的道德，快乐而平衡的行为，健康而纯洁的身体，就连同情，这种人类的感情元素，也要比例适当——这种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匆忙，不停歇，不厌倦，直到最后。但是，对于艺术家的感官来说，有另外一种个性更为宝贵(这种感官喜欢最强烈的光与影的游戏)，其中完美的性格、善良、英雄气概，尽管从未获得，但也从来没有丧失踪影，而是通过失败、悲哀、暂时的衰落，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在经常受到侵犯的同时，只要头脑、肌肉、声音还在遵循着我们所谓的意志，就会被充满激情地坚持。这种个性我们或多或少在彭斯、拜伦、席勒和乔治·桑的身上能够见到。但是我们在埃德加·坡的身上却看不到。(这是我最近

三天时断时续地阅读他的一本新诗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在池塘边漫步时随身携带着它，一点一点地读完了。）埃德加·坡对这种性格的贡献就是表现出与之完全相反的和矛盾的性格，这种表现几乎成了前者完美的例证。

几乎没有一点道德原则的迹象，没有具体的事物及其英雄主义，也没有较为简单的心灵的情感，埃德加·坡的诗歌表现出对技巧和抽象美的巨大才能，过度的韵律技巧，对黑夜主题的积习难改的偏爱，每一页的后面都有恶魔般的底色——总体上来判断，他的诗歌也许属于想象文学的电光，灿烂炫目，却没有热量。和他的诗歌一样，有关诗人的生活和记忆有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吸引力。对于能领悟其微妙的追溯和回顾的人来说，他的诗歌无疑将把诗人的出生与诗人的祖先联系起来，把他的童年和青年联系起来，把他的体格与他所谓的教育，把他的学习与他那时和巴尔的摩、里奇蒙、费城和纽约文学界与社交界的关系联系起来——不仅是地点和环境本身，还在于，而且常常在于他对这一切的摒弃和反应。

下面的报道来自1875年11月16日的华盛顿《星报》，它也许有助于关心此事的人进一步了解我对这个有趣人物及其对我们时代的影响的看法。大概在那一天，在巴尔的摩公开举行了埃德加·坡遗体的重新安葬仪式，并在墓上立了纪念碑：

"当时这个'老灰胡子'正在华盛顿访问,他到了巴尔的摩,尽管患有中风病,他还是蹒跚而来,悄悄地坐在台上,但是拒绝发言,他说,'我有强烈的冲动,要来这里,参加坡的纪念仪式,我服从了这种冲动,但是我一点做演讲的冲动都没有,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一点我也必须服从。'然而,在一个非正式的圈子里,在葬礼后的谈话中,惠特曼说:'很久以来,直到最近,我都不喜欢坡的东西。我需要,一直需要诗歌、明亮的太阳,清新的风——健康的力量和能量,而不是精神错乱,即便是在最为狂暴的激情中——它们始终是永恒道德的背景。虽然没有满足这些需要,坡的天才依然以其自身获得了特殊的认同,我也逐渐地完全承认了它,欣赏它和他本人。

"'我曾经有过一个梦,在梦中我看见了一艘船在海上,在午夜,在一场风暴中。那不是一艘索具齐全的大船,也不是坚定地穿过大风行驶的威严的汽船,而是像我经常看见的那种漂亮的小游艇,在纽约附近的水域或长岛海湾停泊着,悠然地摇晃着——它现在船帆撕裂,桅杆折断,不受控制地在凶猛的雨雪交加的夜晚的巨浪中颠簸着。甲板上是一个纤细、模糊、俊美的身影,一个朦胧的男人,显然他在享受着这所有的恐惧、昏暗和狂乱,他同时是这一切的核心和牺牲者。我可怕的梦中人可能就代表着埃德加·坡,他的精神,他的命运,他的诗歌——它们本身就是可怕的梦。'"

可以说的还有很多，但是我最想做的是充分阐述我在开头所提出的想法。凭借它受欢迎的诗人，一个时代的能力，它堤坝的薄弱之处，它的潜流（往往比最大的表面潮流更有意义）得到了准确无误的揭示。在19世纪爱诗者当中格外流行的华美与古怪——它们意味着什么呢？诗歌文化不可避免地朝向病态、反常的美——所有技术思想或作品本身的精致都让人厌恶——放弃了第一手的永恒而民主的具体内容，身体，大地，海洋，性及类似的东西——而代之以第二手、第三手的东西——这一切对当前的病理学研究有何意义？

贝多芬的七重奏

1880年2月11日。今天晚上在费城歌剧院大厅里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乐队很小,但却是一流的。音乐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浸入我的内心,安慰着我,充满着我——从来没有这样证明它让灵魂苏醒的力量,它的不可陈述性。尤其是在贝多芬的一首著名的七重奏,乐器是精心选择、完美组合的(小提琴,中提琴,单簧管,号,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我被音乐带走了,我看见了众多迷人的奇迹。有时,仿佛自然抛开了优雅和考究,在阳光下的山坡上欢笑;严肃、坚定而单调,有如风声;一只号角穿过纠结的丛林响起,回声慢慢消失;静静漂浮的波浪,此刻却突然巨流翻涌,愤怒地拍击着,沉重地抱怨着;间歇地发出阵阵刺耳的笑声,好像自然本身不时陷入古怪的情绪当中——但主要的还是自发的、轻松的、无忧无虑的——往往是光着身子的儿童玩耍和睡眠时的那种神情。观察小提琴手如此娴熟地拉动弓弦也让我受益良多——每个动作都值得研究。像有时那样,我允许自己放纵一下,暂时把自我忘在一边。我自负地想象有满树林的鸟儿在歌唱,其中有一支单纯的二重唱,仿佛两个人类的灵魂,坚定地诉说着他们自己的冥想与欢乐。

野性大自然的暗示

2月13日。今天，横渡德拉瓦尔河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大群野鹅，就在头上，不是很高，排成V字型，映衬着中午淡褐色的云彩。虽然短暂，我却也好好地看了它们一阵，然后它们就继续向南飞去，直到逐渐消失——（在户外和这样的距离，我的眼力还是一流的，我只在读书时戴镜子）。有两三分钟，奇怪的念头才在我心中平息，看着这些生灵劈开天空——那宽广的大气王国——即便到处是烟灰色的颜色在占上风（没有闪烁的阳光）——水在下面奔流——这些鸟儿快速地飞行，仅仅出现了一分钟——却闪电般向我暗示了整个的大自然，连同她永恒的质朴与清新，她从未被探访过的海洋、天空与河岸的隐蔽处——然后在远方消失。

林中悠游

3月8日。写下这个时我又回到了乡村，只是换了一个新地方，坐在林中的一块原木上，温暖的正午，阳光明媚。我一直在林子深处游荡，高高的松树，橡树，山核桃树，树下生长着浓密的下层灌木，有月桂和葡萄藤——地面上到处覆盖着残枝败叶，毁损物和苔藓———切都孤独，古老，严酷。道路(就目前而言)四通八达，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因为似乎没有人来这里，也没有牛之类的动物来。今天的气温大约是六十度，风穿过松树的树顶；我坐着，倾听着它在头上粗哑地长久长久地叹息(我也倾听着寂静)，或者在古老的道路和小径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用拉拽小树的方法锻炼身体，让我的关节不至僵硬。蓝鸟，知更鸟，草地鹨开始出现了。

第二天，9日。早晨有暴风雪，几乎持续了一整天。但我还是散步了两个多钟头，同样的树林和道路，在坠落的雪片中。没有风，但依然有音乐般低低的呢喃穿过松林，清晰可辨，十分奇异，和瀑布一样，时而平息，时而又倾泻而下。所有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都愉快地得到了满足。每一片雪花都躺在它所飘落之处，在常青植物上，冬青树上，月桂树上，等等，数不清的叶子和枝条重重叠叠，膨胀的白色，镶着祖母绿的边线——一排排树顶呈青铜色

的松树，树干又高又直——淡淡的树脂香混合在雪的气息中。（因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气息，甚至雪，只要你能察觉——没有任何两个地方，任何两个时辰，会完全相同。中午和午夜，冬天与夏天，有风和没风的时候，它们的气息是多么不同。）

女低音

5月9日，星期日。今天傍晚去拜访我的朋友J一家——美味的晚餐，我尽情享用了一番——与J夫妇和I愉快地闲聊。后来，我坐在人行道上，在傍晚的风中，听对面街角里教堂的唱诗班和管风琴演奏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坚强堡垒》，非常优美。空气中充满了丰富的女低音。接近半个小时，黑暗中（一连串的英语赞美诗）传来的音乐坚定而沉着，伴随着长长的停顿。亮银色的天琴座悄悄升起在教堂暗淡的屋顶上。彩色玻璃窗中透出多色的灯光，树影斑驳。在一切之下，在北方高天上的北冕星座下，在清新的微风中，在夜晚的明暗对比中，是那如水般流动的女低音。

更好地观看尼亚加拉瀑布

1880年6月4日。为了真正领会伟大的绘画或书籍或音乐或建筑或壮丽的风景——甚至是第一次领会普普通通的阳光、景色，甚至是所有秘密中最奇异的秘密，同一性的秘密——一个人一生中幸运的五分钟降临了，它偶然与环境和谐一致了，在多年的阅读、旅行与思考后，它带来了达到顶点的短暂瞬间。今天下午两点多钟，这个短暂的、难以描述的时刻，把尼亚加拉的动感、色彩与构图的绝对的威严与壮丽，带给了我。我们非常缓慢地穿越吊桥——任何地方都不能停脚——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万籁俱寂——我走到平台上。一里外的瀑布群清晰可见，与众不同，但听不到轰鸣——几乎只是在喃喃低语。河流翻涌着绿色和白色的浪花，在我下面的远处；高高的黑色河岸，覆盖着茂密成荫的叶丛，许多青铜色的杉树，掩映在阴影中；万物之上，晴朗的天空弯成拱形，几抹白云，纯洁，神圣，沉默。那幅画面，又短暂又寂静——将成为未来的回忆。真的，我用我一生中珍贵而有福的时刻、用回忆与过去所贮藏的，就是这样的事物——有一年冬天我在火岛边看见的疯狂的海上风暴——理查德的老布思，四十年前在老鲍厄里的那个著名夜晚——诺尔玛儿童事件中的阿尔伯尼——我所记得的，战斗过后弗吉尼亚原野上的夜景——西堪萨斯大平原上，月光和群星所引起的独特情感——或者是离开纳韦辛克，在纽约

湾里驾快艇乘长风的疾驰。从今往后，我也要把这景色，这个下午，那完美的结合，那五分钟对尼亚加拉的沉浸，和这一切放在一起——它不仅本身就是壮丽雄伟的宝石，而且与它多变、完整、必不可少的环境完美和谐。

与疯人在一起的星期天

6月6日。远足去了宗教机构(圣公会)的疯人庇护所,在高耸的三层建筑里的一个宽敞大厅。普通的桌子,白色石灰墙面,许多廉价的椅子,没有装饰也没有色彩,但全都有条不紊,干净而悦目。在场的大约有三百人,大多数是病人。祷告、简短的布道、牧师坚定而洪亮的声音,这一切都难以描述和暗示,尤其是听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坐在布道台旁边的扶手椅里,面对着穿得五花八门,但举止得体、秩序井然的一群人。有些妇女的裙子和圆帽古怪而别致,有几位年纪很老了,头发已经花白,就像古老的画中人物一样。哦,那些面孔上的表情!有两三张面孔我可能永远不会忘记。没有任何明显使人反感和可怕的东西——奇怪,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共同的人性,我的和你们的,在任何地方都是:

"同样古老的血液——同样鲜红的、流动的血液"

但是在大多数面孔后面,可以推测存在着怎样的风暴、灾难、秘密、火焰、爱、错误、对财富的贪婪、宗教问题、十字架——那些狂热的面孔(尽管现在暂时平静着,和止水一样)反映出所有的生与死的悲哀——每一张脸上都闪射着虔诚的成分——那岂非是超越所有理性、听起来可能显得奇怪的上帝的和平?我只能说,我

花了很长时间，坐在那里用目光搜寻着，它似乎激起了我前所未有的思想，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非常棒的唱诗班，有簧风琴伴奏。布道后他们唱了《友善的光，引领我》。许多人加入，一起唱这首美妙的赞美诗，牧师宣读了前言——白天他用云彩引导他们，夜晚用火光引导他们。诗句如下：

引领我，友善的光，在周遭的阴暗中，
　　请你引领我前行。
夜晚是黑暗的，我已远离家园；
　　请你引领我前行。
我跟随你的脚步；我不要求看见
远处的风景；对我，一步就已足够。

过去我不曾这样，也不曾祈祷
　　你会引领我前行；
我喜欢自己选择道路；可是现在
　　请你引领我前行。
我热爱灿烂的白昼，抛开恐惧
骄傲支配我的意志；忘记过去。

两天后，我去了"固执大楼"，在比默医生的特别陪同下，我好好地参观了一下病房，既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从那以后，我对庇护所和周围孤零零的茅屋做过多次这样的访问。就我所能看见

的，这是美国最先进、完善、友好、合理的庇护所。它本身就是一座城镇，有许多的建筑和一千个居民。

我获悉，加拿大，尤其是安大略这个人口稠密的辽阔省份，拥有最好最多的慈善机构。

凶猛的萨格奈河

在这些黑色的水域上，行驶了一百英里——河水始终又深又急（有几百英尺深，有的地方上千英尺深），不时地有高高的岩石山峰为岸，呈灰绿色——有时和哈德逊河的一些地方有点像，但更为鲜明和桀骜不驯。山峰更高地耸起——它们的行列也越发连绵不断。河流更直了，更加坚定地向前流动，它的色调尽管漆黑如墨，但在8月的阳光下，却闪耀着更加微妙的光泽。这条萨格奈河果真不同，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体现于效果上——是更为大胆、更为剧烈的光与影的游戏。一种简单朴素的魅力。（就像午夜从古老的西班牙女修道院里传来的管风琴曲《宠姬》——只有一个旋律，简单，单调，没有装饰——但却具有难以描述的渗透力，壮丽而武断。）有一处适合回声的好地方：当我们的汽船在塔杜萨克码头停泊待发时，排气管释放着蒸汽，我肯定自己听到了岸上岩石间有一支乐队——我甚至能分辨出若干曲调。当我们的排气管停下来以后，我才知道那乐队来自哪儿。在“永恒角”和“三一岩”，当我们停泊在它们庇护下的寂静海湾，领航员用他的口哨制造出了类似的神奇效果，回声古怪得难以描述。

永恒角和三一岩

但是，我怀疑是否有任何峡谷、山冈、历史遗址，或者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能抵得过这些伟大、傲慢、沉默的海角本身——(我写作此则笔记时就和它们面对着面。)它们非常简单，它们不让你吃惊——至少没让我吃惊——但是它们会永远在你的记忆里徘徊不去。它们排列得彼此非常靠近，肩并肩，每一个都是一座山峰，从萨格奈河中崛起。一个出色的投掷手在经过时能用石头投中它们——至少是似乎如此。然而，它们像完整的男人或完整的女人一样，形体决然不同。“永恒角”是光秃的，正如刚才所言，全然从水中耸起，崎岖不平，冷漠严厉(但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美)，几乎有两千英尺高。“三一岩”甚至还要高一点，也是直直地耸立着，顶部浑圆，像一颗巨大的头颅，披覆着浓密的短发。看到这样的景象和并记住这相匹敌的一对，虽然不远千里而来，我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补偿。它们比我所见到的任何同类事物都让我激动。如果它们在欧洲或者亚洲，通过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我们肯定能十几倍地听到它们的名字，在各种反馈的诗歌和狂想曲中，等等。

希库蒂米河与哈哈湾

真的，跟希库蒂米河与哈哈湾相比，跟我在这条迷人而野性的河上的日日夜夜相比，生活、旅行和记忆没有为我提供、也不会为我保留更为深刻的插曲、全景和景象，来愉悦我的灵魂——浑圆的山峰，有的光秃而灰暗，有的沉闷而鲜红，有的通体覆盖着厚厚的绿色植物和藤蔓——到处是沉静而永恒的岩石，数量巨大——色彩纷呈的泡沫形成的条纹，激流闪亮的胸脯上奶白色的凝乳——小小的双桅船，肮脏的打着补丁的黄色船帆，扬着双帆，顽皮地在水上出现，向我们靠近，甲板上是两个皮肤黝黑的黑发男子——中午之前，淡灰色或黄色的山峰始终笼罩在浓重的阴影之中，当我们在射程之内快速经过它们——纯净而柔和的天空始终铺展在上空。还有辉煌的落日，黄昏的景色——同样古老的星辰（在如此遥远的北方，我看见它们相对有些不同），大角星，天琴座，天鹰座，银球一样伟大的木星，天蝎座。还有几乎夜夜闪亮的北方的明灯。

居民的好生活

尽管这个地区严酷、多岩石、到处是污水，你也不要以为这里就见不到和蔼的性情、舒适美好的生活。在我开始这则备忘录之前，我吃了一顿上好的海鳟鱼早餐，佐以野生的悬钩子。到处都能发现微笑和殷勤有礼——居民的外貌总体上和美国人相似，很是奇怪——（我吃惊地发现整个魁北克省都是如此。）总体上看，这个崎岖不平的乡村地区的居民（沙勒沃依、希库蒂米和塔托萨克县，以及圣约翰湖区）都很单纯、耐劳，他们伐木、设陷阱捕捉野兽、划船、捕鱼、采浆果，也从事一些农业。我观察一群年轻的船夫在吃晚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巨大的面包，看起来有一蒲式耳，他们用大折刀切下一条条来。当坚固的冰霜完全占了上风，这里的冬天一定寒冷异常。

雪松果一样的名字

(又回到了坎登和泽西)

有一次我想给这本选集命名为“雪松果一样”,我现在依然幻想这名字不坏,也并非不合适。它是游荡、观赏、跛行、闲坐、旅行的混杂——抛进去一点思考作为调味的盐巴,但是很少——不仅仅有夏天,还有所有季节——不仅仅是白昼,还有黑夜——若干对文学的沉思——书籍,对若干作家的研究,尝试了卡莱尔,爱伦坡,爱默生(始终是在我的雪松下,在户外,从来不是在书房里)——大部分的景色是人人可见的,但有些是我任性的幻想,一些沉思,自负——真正的户外,这些笔记大部分是在夏天成熟的——或单独,或成串——野生的,自由的,还有些辛辣——第一眼看去,真的比你能够猜测的更像雪松果。

可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我问的是城里人,或者甜蜜的沙龙女士。)当你沿路而行,或者穿越不毛之地和乡野,在中部、东部、西部和南部的这些州的任何地方,你都能看见,在一年的某些季节,雪松毛茸茸的浓密叶簇中,斑驳地点缀着一串串中国蓝颜色的浆果,大小与美国蘡薁相仿佛。但是,首先这树本身的名字就很特殊:人人都知道雪松是健康、廉价、民主的树,有红色和白色的

纹络——一种常绿植物——不是种植树种——它能防蛾子——它能在内陆和海滨生长，能适应所有的气候，无论冷热，也能适应任何土壤——事实上它更喜欢沙地和寒冷偏僻之处——如果能远离犁铧、肥料和修剪的斧子，能够独处，它就很满足了。在漫长的雨后，当万物焕然一新，我常常在林中漫步，向南、向北，或是向远远的西边，我会时时停下，接纳它微暗的绿色。它被雨水洗得干净而柔和，点缀着大量光洁而结实的蓝色果实。雪松是有用处的——但是那些一串串辛辣的果实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确实，有些草药医生用它们来治胃病，但是这药物和疾病本身一样糟糕。我在坎登县漫游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老疯女人，她正在狂热而快乐地采集成串的雪松果。正如后来有人告诉我的那样，她对它们显示出一种迷恋，每年都在她的房间里高高低低地保存大量成串的雪松果。它们对她不安的大脑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能让她温顺和安静下来。（她没有攻击性，她的住处离她富裕的已婚女儿不远。）那些成串的果实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那是超越人的智力范围的，我无法说清，但是我自己对它们怀有偏爱。确实，我喜欢雪松——它赤裸的凸凹不平的树干，它刚刚可以闻到的香味（与香水商最好的香水如此不同），它的沉默，它宁静地接受着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接受着雨和干旱——有时，它和它的团体成了我躲避上述一切的庇护所——是的，我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爱任何人，任何事物。我现在要对柏树做出的特殊贡献是，当我设法为我计划的选集取一个名字时，在抛弃了一长串名字之后，我犹豫着，迷惑着，这时，我抬

起眼睛，看哪！那正是我需要的词语。无论如何，我不再继续了——我厌倦了寻找。我接受无形的神灵放在我面前的东西。此外，谁会说在这些片段或粗糙颗粒和那些蓝浆果之间就没有足够的关联？（至少结出这两种果实的是同样的枝条。）它们的无用性疯狂生长——一种我多么喜欢用我的书页留住的自然的芳香——生长它们的土壤非常贫瘠——它们满足于被遗忘——它们对回答问题很冷淡，有充耳不闻的厌恶（后者是所有特点中最宝贵的，离我最近的）。

亲爱的读者，总的来说，在关系到目前这个选集的名字问题上，让我们满足于*拥有*了一个名字——某种标志它，把它集束在一起的东西，来把它所有的蔬菜、矿物、个人备忘录、突发的评论、简陋的哲学闲谈、多变的沙堆凝固起来——不必因某些书页没有以自己完全合适或出色的名字呈现在你我面前而受到困扰。（这是件深刻的、令人恼火的、永远无法解释的事情——我的一生都深深卷入有关名字的事情之中了[1]。）

---

① 在我藏书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清单，开列着为这本书或其部分提出后又遭拒绝的名字——如：5月野蜂嗡鸣时，毛蕊花生长的8月，落雪，群星转动，远离书本——远离艺术，现在是日与夜——功课完成了，现在是太阳和群星，半瘫者笔记，黄昏中来自远处和隐蔽处的声音，一周又一周，末日的余烬，土著与胚胎，母鸭和公鸭，双帆，洪水与退潮，笔记与回忆，掌灯时分的闲谈，只有毛蕊花和大黄蜂，回声与恶作剧，池塘汩汩声……面对面，比如我……夜露，19世纪新世界中的生活回声，笔记与一本书的写作，六十三岁时的远与近，五十年的轮缘，吹积物与堆积物，放弃……匆忙的笔记，玉米穗……引火物，生活马赛克……本土时刻，前与后……门厅，类型与半音，六十岁后的微粒，残余物……沙丘，六十四岁海岸上的沙子，一次又一次。

在种种一切之后，"雪松果一样"这个名字得到了树节上散发出的香味；但我无法抛弃我在小路上匆忙记下的东西，在我老朋友的庇护下，在一个温暖的10月正午。何况那样做将是对柏树的冒犯无礼。

托马斯·卡莱尔之死

1881年2月10日。在长期的消耗和闪耀之后，灯焰就这样终于完全熄灭了。

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个文学人物，没有人能像卡莱尔那样，将有关我们的动荡时代，它激烈的悖论，它的喧嚣，它挣扎的分娩期，向未来传递更有意义的暗示。他也同样属于我们自己的种族；既不是拉丁族，也不是希腊族，而完全是哥特族。他严峻，如高山，如火山，与他自己的著作相比，他本人更是一场法国大革命。在某些方面，在19世纪的今天，即使从学院观点来看，他的头脑也是整个英国装备最优良、最敏锐的；不过他却有一副病弱的身躯。每一页上都有消化不良的痕迹，还不时地充满整个书页。一个人可以把他一生的经验囊括在其中——尽管这一生长得惊人——在天才与品德所赢得的声誉背后，站立着怎样的一种精神投出关键的一票。

两种互相冲突、互相竞争的元素似乎一直在争夺着这个人，有时像野马一样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他是一个谨慎、保守的苏格兰人，完全明白现代的激进主义是怎样一个散发大量恶臭的气囊；但是他伟大的心要求改革，要求改变——这颗心经常与他傲慢的大脑不协调。没有任何作家把这么多哭泣和绝望放到书中，

它们有时可以觉察到，但经常是潜伏着的。他让我想起扬格[1]的诗歌，当死亡越来越近地迫近它的猎物，灵魂却到处奔跑，恳求着，尖叫着，痛骂着，要逃脱那普遍的命运。

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他是有缺陷的，甚至肯定是有污点的。

卡莱尔的最终价值，不是仅仅因为他的文学特长（尽管他天赋巨大）——不是作为"书籍制造者"，而是因为他把一种刺耳的、质疑的、让人混乱的鼓动和震惊，投射进我们时代自满的空气中。是到了说英语的人们对于天才的脊椎，也就是力量，进行一番真正思考的时候了。好像他们一直在切割它，把它扭曲成时尚，就像女士的斗篷一样！他所做的贡献是多么必要啊！他是怎样动摇了我们安逸的读书界，用古老的希伯来式的愤怒和预言——尽管事情依然是老样子。他不是先知以赛亚，却更加傲慢，更有威胁性："骄傲的王冠，以色列的酒鬼，都将被踩在脚下，而那肥沃山谷顶上荣耀的美人也将成为正在消逝的花朵。"（预言这个词被大大地误用了；它似乎太窄了，仅仅限于预测。这不是那个翻译成"预言"的希伯来词语的主要含义；它意味着一个人的头脑如泉水般从内部沸腾、倾泻，一种揭示出上帝的神圣的自发行为。预测是预言的很小一部分。要紧的是揭示和倾泻出灵魂中亟待降生的上帝般的

---

① 扬格（Young，1683—1765），英国诗人、剧作家，以长篇讽喻诗《哀怨：或夜思》著称。

启示。这大致就是教友会或贵格会的教义。）

从单纯和表面上的脆弱之中，这个人的力量高高耸立——一个坚硬的橡木结子，你永远无法磨损它——一个穿棕色衣服的老农夫，并不漂亮——他的小缺点正是他的迷人之处。谁在乎他写过关于弗朗西亚医生的文章，写过《孤注一掷》和《黑人问题》——谁在乎他一点都不欣赏我们美国？（我怀疑他是否想到过或说出过一半我们所应受的坏话。）在现代文学与政治的海洋中，他怎样像一头大海兽一样泼溅着浪花！无疑，关于政治，为了理解他所写文字的最关键含义，你必须首先从实际观察出发，认识到污秽不洁、罪恶与顽固不化，已经在英伦三岛的大批民众中根深蒂固，到处是繁文缛节、愚蠢无知、奉承势利。相应地，尽管他不是宪章派，也不是激进派，我认为卡莱尔对今日大不列颠封建残余的批评和抗议是最为激烈和最为愤怒的——两千万人无家可归，没有土地，贫困的处境日益恶化，而几千人，甚至几百人，却占有了全部的土地、金钱和肥缺。贸易与航运，俱乐部和文化，威望和枪炮，精选的绅士与贵族阶层，所有现代的改善，都无法缓和与抵抗这样巨大的贪婪。

测试他给他的国家留下了多少东西的方法，就是去考虑一下，或者是尝试着考虑一下，英国思想者的行列，最近五十年来思想的总体，但是把卡莱尔排除在外，那将像一支军队没有了大炮。景象依然是丰富而悦人眼目的——拜伦、司各特、丁尼生，还有许多人——有骑兵和快速步兵，旌旗飘扬——但是，对于训练有素

的士兵的耳朵，那如此珍贵的，那决定命运和胜利的最后的怒吼，将会缺席。

最近三年，通过信息传递，我们在美国也约略地了解了这个人，他身体单薄，孤独，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年事已高，他躺在沙发上，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坚持不卧床，但健康从来没有好转到能去户外活动的程度。在报纸上的简短描述中我时时注意到这样的消息。一周以前，八九点钟之间，就在我出门做惯常的黄昏散步之前，我就读到了这样一则报道。夜晚美好而寒冷，不同寻常的晴朗（1881年2月5日），我在附近的开阔地上散步，而卡莱尔的状况是，他正在靠近死亡——也许那时实际上已经死亡——我心中充满了无法表述的思想，这些思想奇异地与周围的景色混合在一起。金星，在西天升起已经一个时辰了，恢复了它的大小和亮度（几乎一年它都暗淡无光，萎靡不振），别具一种我从未注意过的情调——不仅仅是奢华、淫荡、水灵灵、勾魂摄魄——而且显得逼人的沉静、严肃、高傲——它现在又是米洛[①]的维纳斯了。木星、土星和已过上弦的月亮，首尾相接地列队朝向天顶，后面跟随着昂星团，金星座和红色的毕宿五。天空中没有一朵云彩，猎户座迈步跨向东南，它的腰带闪亮——紧挨着它下面，悬挂着夜晚的太阳，

---

① 米洛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最西南端的主要岛屿之一，位于爱琴海中。因向腓尼基输出黑曜岩而成为早期爱琴海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1820年，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在该岛古卫城阿达曼达附近出土。

天狼星。每颗星星都膨胀了，更像玻璃一样透明，比平时显得更近。不同于那些晴朗的夜晚，大星星完全压过了其他星星。每颗小星星或星团都清晰可见，都同样近。贝丽奈西[1]的头发里露出了颗颗珠宝，和新长出的头发。东北方和北方，是镰刀星座，山羊座和它的孩子们，仙后座，北河二与北河三，还有两座北斗七星。这整个无法描绘的寂静景象，包裹着我、沐浴着我全部的感官，而徘徊不散的念头是有关卡莱尔的临终。（为了安慰自己，把一切精神化，也是为了尽可能地弄清死亡与天才的奥秘，我就在午夜的星空下思考这些。）

既然他已经死去，不久就会化为灰烬，随风而逝，还会是同一个托马斯·卡莱尔吗？也许，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万年来所有的陈述、知识和推测都无法理解的——是人类所有可能的陈述都无法理解的——他还是一个确实的、有生命的存在，一种精神，一个个体吗？——也许现在就飘荡在那些星系所在的空间，尽管那些星系充满启示，无穷无尽，也仅仅是在向着更为无尽、更富有启示的星系缓慢靠近？对此我深信不疑。在寂静中，在一个晴朗的夜晚，灵魂得到了这样的回答，那是它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回答。对我也是一样。每当我因为特别悲伤的事情或令人苦恼的问题而沮丧，我就等待，直到我来到户外，在群星下获得最后无声的满足。

---

① 贝丽奈西（Berenice），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之妻。当托勒密三世准备去叙利亚为惨遭杀害的姐妹报仇时，她献出一绺头发，以祈求神灵保佑他平安归来。据说这绺头发升上天国，成为后发星座，即“贝丽奈西之发”。

一对老朋友——一小段科勒律治

4月末。在我时常出没的乡下已经跑了两天，此刻我正在池塘边消磨时光。我在这里发现了我的翠鸟(但是只有一只——配偶不在这里)。这个美丽明亮的清晨，当我来到溪边，它已经出来嬉戏了，盘旋着，飘动着，轻快地啁啾着。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它正在自娱自乐，在池塘较为宽阔的部分疾飞、盘旋，扎到水面上，有一两次发出了响亮的浸入水中的声音——水花在阳光中飞溅——漂亮！当它故意靠我非常近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白色和暗灰色的羽毛，独特的身形。这高贵、优雅的鸟！现在它正蹲在一棵老树的枝头，高高地弯垂向水面——似乎在看着我写笔记。我几乎幻想它认识我。三天后，我的另一只翠鸟来这里与它的伴侣会合了。我看见它们俩一起飞翔，盘旋。我已经好几次听见，远处断断续续刺耳的声音，我认为那是这鸟儿发出的——但是我无法确定这音符是两只鸟共同发出的，直到我看见它们在一起。今天中午，它们出现了，但显然是有公事在身，或者只是做一点有限的锻炼。不再疯狂嬉戏，充满自由地娱乐和运动，而是上上下下忙碌了一个小时。无疑，现在它们有顾虑和责任了，它们需要孵卵了。嬉戏要一直推迟到夏天才结束。

我没想到，用科勒律治的诗句来结束今天的笔记是再好不过

的了，它不止在一个方面出奇的恰当：

整个自然似乎在工作——鼻涕虫离开了窝，
蜜蜂在活动——鸟儿在飞翔，
冬天，在户外沉睡，
微笑的脸上带着春天的梦；
而我，这时，唯一不忙碌的生灵，
不酿蜜，不结婚，不建造，也不歌唱。

给四诗人的献礼

4月16日。短暂而愉快地拜访了朗费罗。我不是那种值得拜访的人，但是，作为《伊凡哥林》的作者，三年前他不嫌麻烦地来坎登看我，当时我正在生病，对此我不仅感到愉快和激动，也感到了责任。他是我在波士顿拜访的唯一一个特殊的名人，我很难忘记他微笑的发亮的脸，闪耀着温暖，且谦恭有礼，举止完全是所谓的老派风度。

就在此刻，我冲动地想插几句话，谈谈有关这四位大诗人的事情，是他们把诗歌文学诞生的标记打在美国第一个世纪身上。在最近的一期杂志上，我的一个本应当对事情再多了解一些的评论者，说我对这些领先诗人的态度是“轻蔑、傲慢和偏执的”，说我“嘲笑”他们，鼓吹他们的“无用性”。如果有人想知道有关我对他们的想法——长期以来我的想法和我所公开承认的事实——我完全愿意提起讨论。诗歌的开始与启蒙源于爱默生、朗费罗、布莱恩特和惠蒂埃，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幸运落在美国身上。在我看来，爱默生无疑名列其首，至于其他人我就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的顺序了。每一个都杰出，都完美，都独特。爱默生的诗歌甜美柔和，旋律充满活力，他的诗歌是有韵的哲学，琥珀般透明，就像他喜欢歌唱的野蜂的蜂蜜一样。朗费罗的诗色彩丰富，形式

与内容优雅——这一切都能使生活美好，爱情雅致——他足以和欧洲的同类诗人相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布莱恩特激活了一个巨大世界最初的内在的诗的脉搏——他是河流与森林的歌手，给我们带来了户外的气息，干草、葡萄、赤杨生长的边界的芳香——他始终对挽歌怀有暗恋——他漫长生涯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对死亡的咏唱，他的全部诗歌，或者是诗歌的片段，都不时地触及到最高的普遍真理，热情与责任——与埃斯库罗斯一样触及到了严酷而永恒的道德，尽管没有后者那么狂暴和命运攸关。惠蒂埃的主题很特殊——（他明显钟情于英雄主义和战争，尽管他是公谊会教徒，他的诗歌有时就像克伦威尔老兵整齐划一的脚步）——惠蒂埃身上的热情与道德力量，为新英格兰奠定了路德、弥尔顿、乔治·福克斯[1]的正直与热忱——我没有必要，也没有胆量，说那是固执和狭隘——可是无疑，现在的世界需要，且将始终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狭隘与固执。

---

①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英国宗教领袖，公谊会创始人。

米勒的画

4月18日。走了三四里路,去昆西·肖家,去看他收藏的米勒的画。痴迷的两小时。我从来没有被绘画这种表现方式如此深深打动过。我长久长久地站在《播种者》前面。我相信画商们的说法,把它命名为"第一播种者",因为画家另外又画了第二版、第三版,有人认为,每一版都有所改善。但是我怀疑这种说法。在这幅画中有种再也捕捉不住的东西——一种崇高的黑暗和被禁锢的原始的愤怒。除了这幅杰作,还有许多其他作品(我永远忘不了《饮母牛》中那单纯的黄昏景色),作为绘画,一切纯粹的艺术品,都是完美无缺,不可仿效的;而在我看来,我一直寻找的是我们无法感知的画家最终的伦理意图(很可能他自己也是无意识的)。它们向我完整讲述着以前发生的故事,是它们激发了伟大的法国革命——漫长过去对一个英雄民族的残酷压迫,卑下,贫困,饥饿——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几代人恢复人性的努力被粉碎——但是,那自然的力量,巨人一般的力量,因为那压迫而更加强大,更加坚韧——等待着可怕地爆发,复仇——给大坝施压,终必使之崩塌——巴士底风暴——国王和王后被处决——大屠杀与鲜血的暴风雨。谁能奇怪呢?

我们能期望不同的人性吗?

我们能期望木石造就的人吗?

在命运和时间中就不存在公正吗?

真正的法兰西,其余一切的基础,当然就在这些画中。在这点上,我领会了《休憩的农夫》、《挖掘者》和《晚祷》。有些人总是认为法国人是矮小的人种,五或五英尺半高,不庄重,总是假笑。根本不是这样。法兰西民族,在革命之前,规模巨大,他们的人民和现在一样严肃、勤劳而单纯。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人口下降,但是它会再次上升的。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会考虑在波士顿稍做盘桓,为自己打开一个米勒绘画的新天地。美国会从它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中孕育出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吗?

4月17日,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有一个半小时,在寂静和半明半暗中,在巨大的剑桥纪念堂中,我看见墙上密密地覆盖着壁碑,刻着卷入分裂战争[1]的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的名字。

4月23日。稳稳当当地离开是好的,如果我再多待一周,我就会被人们的热情杀死,被吃吃喝喝杀死。

---

① 分裂战争(secession war),即1861—1865年间的美国南北战争,当时南部诸州意欲脱离联邦而独立。

鸟,以及一个忠告

5月14日。又回家了;临时去了泽西的树林中。上午八九点之间,完全是一场鸟类音乐会,来自不同的栖息之处,与我周围清新的气息、宁静与整个自然和谐一致。我最近注意到一只褐背鸟,有知更鸟那么大,或者小一点,有浅色的胸脯和肩膀,有不规则的黑条纹——尾巴很长——这些日子,每天这个时候,它就躬身蹲在一棵高灌木或大树顶上,无忧无虑地歌唱。我经常靠近去听,它显得很驯服;我喜欢观察它动弹的喙和喉咙,它的身体古怪地侧着移动,弯曲着它的长尾巴。我听见了啄木鸟,夜里和清晨有三声夜鹰的穿梭声,画眉悦耳的咯咯声,还有猫鸟的喵喵声。许多鸟我叫不出名字;但我不是特别想获得信息。(关于鸟、树木、花和驾船技术,你无需知道太多,或是过于追求精确和科学;一定程度的空白,模糊——甚或是无知和轻信,有助于你享受这些事物,享受鸟类、树木、河流或海洋等等大自然的情调,我要重申——不要想了解得太详细,或者是追根溯源。我自己的笔记是在新泽西中部即席写下的。它们描述了我所看见的——向我显现的东西——我敢说鸟类学家、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会在里面察觉到不止一个疏漏。)

我的摘记簿抽样

我不应该仅仅提供这些日子、我的兴趣及身体复原的记录，我应该把一本翻得很旧很脏的摘记簿也包括在内，它充满了我喜欢的片段，我把它在口袋里揣了三个夏天，每当情绪允许，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沉浸其中。让一首诗或一个好的建议渗透我，从这些智慧而自然的影响中，我发现了很多。

溪边的摘记簿抽样：

老品达说，我的箭囊中有许多快箭，它们只对智者说话，对于无头脑的人，它们需要一个解释者。这样的人需要很多年代才能造就，也需要很多年代才能被理解。——亨利·大卫·梭罗。

如果你恨一个人，不要杀他，让他活着——佛教语录。

名剑由废料和无价值的思想铸成。

诗歌是唯一的真理——是一个健康头脑的表达，说的是理想，而非表象。——爱默生。

肖肖尼人发誓的形式是,“大地能听见我。太阳能听见我。我还会撒谎吗?”

文明的真正考验不是统计调查,不是城市规模,不是收成——而是这个国家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爱默生。

整个广阔的以太是鹰的优势:
整个大地是勇敢者的祖国。——欧里庇得斯。

香料碾碎了,才会有香味,
香水打破了,才会有香气;
你想展现它的力量吗?
那就把熏香投到火里。

马修·阿诺德说“谬误的密西西比河被称做历史”。

风吹北方,风吹南方,
风吹东方和西方;
无论自由的风怎么吹,
船都能发现那是最好的。

不要告诫别人应该吃什么，而是要像你那样吃，并保持沉默。——爱比克泰德①。

维克多·雨果让一头驴这样沉思和呼吁：

我的兄弟，人类，如果你想了解真理，
我们都被同样沉闷的墙壁关着；
大门沉重，地牢坚固。
但是你透过锁孔向外望，
并把这叫做知识；可是你手边没有
打开命运之锁的钥匙。

再会！我不知道你的价值；
但是你离开了，现在这就是奖赏：
天使们不为人知地行于大地，
他们飞走时才会被认出。——胡德

约翰·巴勒斯在写到梭罗时说："他随着年龄长进——事

---

①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古罗马新斯多葛派哲学家，奴隶出身的自由民，宣扬宿命论，其学说见于其门徒编纂的爱比克泰德《语录》和《手册》。

实上需要年龄来脱去一些他的粗暴，让他完全成熟。世界喜欢好的仇恨者和拒绝者，几乎和喜欢好的热爱者和接受者一样——只要世界还喜欢他。”

路易·米歇尔在布朗基[1]的葬礼（1881年）上说，布朗基锻炼他的身体以服从伟大的良知和高尚的激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从一开始就断绝了现代文明的一切享乐。没有牺牲自我的力量，伟大的思想就永远不能结果。

从跳跃的炉火中
出现了一团熔化的银子；
然后，被打成三块，
出发去迎接各自的命运。
第一块被做成十字架，
放在一个士兵的背包里；
第二块成了一个纪念品盒，
一个母亲保存她死去孩子的头发；
第三块——一个手镯，明亮而温暖，
戴在一个无信的女人的手臂上。

爱上它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

① 布朗基（Blanqui，1805—1881），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革命家。

错过它也是一种痛苦；

而最为痛苦的，

是爱上它，但却爱得徒劳。

——莫里斯·F·埃甘论德介朗

异教徒的心，基督徒的灵魂，

他跟随基督，他为死去的潘神叹息，

直到大地和天堂在他胸中会合：

仿佛忒奥克里托斯[1]在西西里

碰见了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把他的众神丢在深深的，基督赐予的安息中。

如果我祈祷，那唯一为我

移动我的嘴唇的祷告，是

离开我现在所承受的思想，

给我自由。

——爱米莉·勃朗特

只要我能做到

我绝不在无知中行进；

---

①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310? —250? BC），古希腊诗人，创始田园诗，以《泰尔西斯》最为著名，诗作对罗马诗人维吉尔及后来的田园文学有很大影响。

我宁可与上帝走在黑暗中，

也不愿在光明中独行；

我宁可凭信心与他同行，

也不愿凭视力拣选道路。

又是本地的沙子和盐

1881年7月25日。长岛，法洛克韦。美好的一天，短程旅游，在沙子和盐中，稳定的微风从海上吹来，太阳闪耀着，莎草的臭气，浪涛的喧闹，嘶嘶声和轰隆声混在一起，奶白色的浪峰卷曲着。我懒洋洋地洗了个澡，和过去一样光着身子闲逛，在岸边温暖的灰色沙子上，我的同伴在深水中的船上——我大声给他们朗诵蒲伯翻译的《荷马》中朱庇特受众神威胁的段落。

7月28日。上午八点半，乘"普利茅斯岩石"号汽船，从纽约第二十三街角出发，去朗布兰奇。又是美好的一天，满目美景，海岸，航运和海湾——一切都安慰着我的身体和灵魂。（我发现纽约城和布鲁克林的人和空气比其他地方与我渊源更深。）一小时后。仍在汽船上，现在，盐的气味能非常清晰地闻到了——当我们的汽船向海上驶去，海水发出节奏感很强的长长的哗哗声——纳韦辛克的群山和许多过往的船只——空气是最好的。在朗布兰奇度过一天的大部分，停歇于一家舒适的旅馆，懒散地接受一切，吃了顿绝美的晚餐，然后乘车在周围兜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在海滨林荫大道，那是你能想象的最愉快的兜风了，沿着海滩行上七八英里。到处都是昂贵的别墅、宫殿，还有很多的百万富翁——（但我认为很少有人像我的朋友乔治·W. 蔡尔德那样，他的诚实、慷慨、不受影响的单纯，超越了世间所有的财富。）

纽约的热天气

8月。在这座大城市中停留。即使是在三伏天，关于纽约也有很多的乐趣，只要你能避免慌乱，接受它所提供的所有快乐的有益健康的东西。它比大多数人想的要舒适。一个中年男人，口袋里有很多钱，他告诉我，他在外面游荡一个月了，他去了所有高级场所，花费了一小笔财富，在任何地方都一直处于兴奋和失常状态，最近两周，他回到家里，住在纽约，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人们忘记了，当这里热起来的时候，其他地方通常要更热一些。

纽约的位置是这样的，它的两侧都是巨大的含臭氧的海洋，构成了世界上最有利的健康可能性。（只要它的某些住宅中窒息人的拥挤能够结束。）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曼哈顿岛的北部三分之二是多么美丽。我在莫特港停留，十天来我熟悉了第一百街以上的地区，还有哈莱姆河以及华盛顿高地。和我的朋友J. H.J夫妇，还有一屋子快乐的年轻女士一起住了几天。对我的新版《草叶集》清样做最后的润色——终于是完整的书了。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然后下楼，沿哈莱姆河漫步；度过了一段休闲时光。太阳被云雾遮住，吹着轻柔的南风，河里满是大大小小的贝壳（轻盈的一头尖的船，在快速地驶来驶去，有的孤零零的）。不时有长船出现，上面有六到八个年轻人在练习划船——非常鼓舞人的景象。

两艘漂亮的游艇抛锚在岸边。我久久地徘徊,欣赏着日落,光芒,有云纹的天空,高地,远方,阴影。

8月10日。午前,我蹒跚地闲逛了一两个小时,在岸边较为偏僻的地方,或者坐在半山坡上一棵老杉树下,城市尽在眼中。许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哈莱姆河里洗澡或是游泳,沿着沙岸,或是在附近的旧码头旁,通常是两三个男孩一伙,有的人还要多些。一个独特而美丽的狂欢节——在最高潮时会有一百名男孩或年轻小伙子,他们非常民主,且全都举止得体。笑声、说话声、召唤声、应答声——游泳的人从腐烂的桥墩子上的大链子那里跳到水里,潜下去,那里有长长一队人或攀或站,裸露着的皮肤呈玫瑰色,移动着,在每座雕像前做着姿势。太阳照耀着这一切,如此明亮,另一侧的山峦投下暗绿色的阴影,当潮汐涌入,琥珀色翻滚的波浪,就变成透明的茶色——嬉戏的男孩们不断地发出泼溅声,浸入水中——水珠闪闪发光,美妙柔和的西风轻轻吹拂。

卡斯特[1]最后的集合

今天去看约翰·马尔瓦尼这幅刚刚完成的画，最近两年，他一直在遥远的达科塔，在现场，在要塞，在边地居民、士兵和印第安人中间，为的是如实地绘制这幅画，或者是能够做到最好。我在画前坐了一个多小时，第一眼看去就完全沉浸其中了。一块巨大的画布，我可以说有二十或二十二英尺宽，十二英尺长，上面画满了东西，传达着如此生动的色彩，需要一小会时间来习惯它。没有任何花招；没有大团的阴影投下；完全是最初的压倒一切的痛苦的真实，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注视它。前景中有四五十个人物，也许更多，已全部完成，细节充分。有三倍之数或更多的人，穿过其他一切——大群蜂拥的野蛮苏人[2]，戴着战斗圆帽，大部分骑着小马，疯狂地奔来，穿过背景，穿过烟雾，像恶魔的飓风。有十几个人物画得维妙维肖。完全是西部土著，边地人，充满达到极致的典型的致命的英雄气概——书本中没有类似的东西，荷马史诗里没有，莎士比亚里也没有；比这两者更冷酷更崇高，完全是本土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完全是事实。许多强壮的褐色面孔的男人，置

① 卡斯特(Custer,1839—1876)，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将领，战绩卓著，后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

② 苏人(sioux)，说印第安语群苏语组诸语言的印第安人。

身于海湾可怕的环境之中——死亡控制了他们，但每个人都不屈不挠，没有一个仓皇失措，在交出生命之前他们榨干了敌人的每一分代价。卡斯特（他剪了短发，站在中央），睁大眼睛，伸开手臂，一枝硕大的骑兵手枪在瞄准着。库克上尉在那里，受伤了，头上缠的白手帕上渗着血，冷静地用他的短筒马枪在瞄准，半跪着——（后来在卡斯特的遗体旁找到了他的尸身。）被屠杀或半死不活的战马，做了临时防护矮墙，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象。两个死去的印第安人，身躯魁伟，躺在前景中，抓着他们的温切斯特步枪，形象非常鲜明。众多的士兵，他们的面孔和姿势，短筒马枪，西部的宽檐帽，枪筒喷出火药的烟雾，垂死的马匹转动着眼珠，它们的剧痛几乎和人类一样，背景中乌压压戴战斗圆帽的苏人，卡斯特和库克的身影——虽然整个场景恐怖阴森，却将一种吸引力和美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一种希腊式的自制力弥漫在所有色彩和激烈的动作之中。一片明媚的天空和清澈的光笼罩一切。几乎完全没有欧洲战争绘画的陈腐特征。作品的外貌是现实主义的和西方的。我只看了有一个小时左右；而它需要多次的观赏——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在我的一生中，我可以不时地看一看这样的作品而不会厌倦；它对我非常有益；最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道德目的，和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画家说他要把画送到海外去，也许是送到伦敦，他谈到这个。我建议他如果送到海外就送到巴黎。我认为那里的人可能欣赏它——不，是肯定会欣赏它的。我愿意向克拉波先生表明，有些东西在美国可以做得和其他东西一样好。

一些老相识——记忆

8月16日。“给今天用粉笔做了个大记号”，这是我的一位运动员老朋友的口头语，每当他有了非常的好运气他就会这么说——他回家时累得精疲力竭，而捕鱼或猎鸟的成果却令人满意。

是啊，今天就向我恩准了一个这样的记号。从一开始一切就很吉利。一个小时的新鲜刺激，八点在曼哈顿岛乘火车行驶十英里。然后在第二十四街普法夫的饭店吃了顿丰盛的早餐。主人就是我的一个老友，他很快就登场了，欢迎我，并带来了新消息。他先是打开一大瓶酒窖里最好的酒，然后谈起战前的时光，1859年和1860年，那时他住在百老汇，靠近布利克尔街，朋友们常在他那里快乐地吃晚餐。哦，朋友们、名字和常客，那些时光，那个地方。大多数朋友都去世了——阿达·卡莱尔、威尔金斯、黛西·谢泼德、奥布莱恩、亨利·克拉普、斯坦利、马林、伍德、布鲁厄姆、阿诺德——都走了。普法夫和我，在小桌旁面对面地坐着，以他们自己会完全认可的方式回忆他们，那就是，斟上一大杯从杯缘满溢的香槟，在心不在焉的沉默中，非常懒散地，喝光最后一滴。（普法夫是一个慷慨的德国饭店老板，沉默，矮胖，快活，我可以说他是美国最好的香槟品鉴家。）

老年的发现

也许最好的东西总是逐渐积累的。一个人在吃的喝的上面需要新鲜的，要马上满足，立即了结——但是，对于人、诗歌、朋友、城市或艺术作品，如果我第二次见到时没有第一次那么感激，第三次时更是如此，我就一点儿也不会珍视。不仅如此，我不相信最大的合理性会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以我自己的经验（人、诗歌、地方、性格），我发现最好的很少是最早的（不过，这个规律不是绝对的），有时它们突然地迸发出来，有时秘密地向我敞开，也许是在多年无心的熟视无睹、不为所动和习惯之后。

终于拜访了爱默生

麻省，康科德。去那里做一次拜访——有弹性的、柔和的小阳春天气。今天从波士顿出发（乘轮船愉快地航行了四十分钟，经过萨默维尔、贝尔蒙、沃尔瑟姆、斯托尼布鲁克和其他热闹的小镇），由我的朋友F.B.桑伯恩陪同，一直来到他宽敞的家，受到了桑伯恩夫人及其可爱家人的热情接待。刚过下午四点，我在门廊上，在老山核桃树和榆树的阴影下，写这则笔记，康科德河就在一箭之遥。河对岸，正对着我，在一片草地上和山边，晒草者在收割和装车，这可能是他们第二次或第三次收割了。小山丘连绵展开，呈祖母绿和棕色，三十来个圆锥形小干草垛点缀在草地上，装得满满的马车，耐心的马匹，晒草者和干草杈缓慢而有力的动作——渐渐开始衰落的下午，一片片黄色阳光，被长长的阴影弄得斑驳了——一只蟋蟀尖声鸣叫，通报着黄昏即将来临——一条载着两个人的船无声地沿着小河滑过，从石头拱桥下经过——潮湿的空气形成淡淡的雾气，弥漫开来，天空和宁静在头顶和各个方向延伸着——充满、安慰着我。

同一天晚上。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和爱默生一起度过了一个长长的有福的傍晚，我不能期望有更好的或别的方式了。近两个小时他一直平静地坐在我的近旁，我能在最佳的光线中看清

他的脸。桑伯恩夫人的后门廊上都是人，邻居们聚集在那里，有许多清新而迷人的面孔，女人们大多很年轻，也有一些老人。我的朋友A.B.阿尔科特和他的女儿路易莎早早就到了那里。大家谈得很多，话题主要是亨利·梭罗——从别人写给他和他写给别人的信中，隐约得到有关他生活与命运的新消息——最有价值的一封是玛格丽特·富勒的信，还有霍拉斯·格瑞雷、钱宁等人的信——有一封梭罗本人写的信，最为奇特而有趣。（无疑，在满屋子的伙伴中我可能显得很愚蠢，在人们的交谈中我几乎一言未发；但是正如瑞士谚语所言，我有“自己的挤奶桶”。）我的座位安排得很好，恰好可以正面看着爱默生，又不至于显得粗鲁，或任何诸如此类的感觉，在两个小时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凝视着他。刚进来的时候，他非常简短而客气地和几个客人打招呼，然后坐在椅子上，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在整个谈话和讨论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但却听得很仔细。一位女士悄悄坐在他身边，小心翼翼。他的面色很好，目光清澈，带着人们所熟悉的温和表情，眼神也锐利而睿智。

第二天。在爱默生家待了几个小时，在那里用了晚餐。一座熟悉的老房子（他在里面住了有三十五年了），周围的环境和家具都很雅致，屋子里很宽敞，设备齐全，朴素而优雅，显示出一种大众化的舒适和充足财富，还有一种值得赞赏的老式的简朴——现代的奢侈、华丽和做作，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其痕迹，或者是完全被忽略了。晚餐也是一样。当然，最让人高兴的是见到了爱默生本人

(那是星期天,1881年9月18日)。正如刚才所言,他的气色很健康,眼光清澈有神,表情快活,谈吐恰到好处,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才说上只言片语,并且几乎总是带着微笑。除了爱默生本人,还有他的夫人,他们的女儿埃琳,儿子爱德华及妻子,我的朋友桑伯恩夫妻,还有其他亲属和熟人。爱默生夫人重新提起了昨天晚上的话题(我坐在她旁边),向我透露了有关梭罗的更多更充分的信息。几年前,爱默生先生在去欧洲以前,曾邀请梭罗在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

康科德其他记事

尽管在桑伯恩夫妇家度过的傍晚，在爱默生夫妇家值得纪念的晚餐，都是最为愉快的，且永远充满着我的记忆，我也不应该忽略有关康科德的其他事情。我去了主人的旧宅，穿过古老的花园，走了几个房间，它们奇特别致，蓬乱的青草和灌木，窗户上小小的窗格，低矮的天花板，刺鼻的气味、葡萄植物遮住了阳光。去了康科德战场，它就在附近，观看了法国人的雕塑，“小男人”，读了雕像基座上爱默生的题诗，在桥上徘徊了良久，在1875年4月开战后埋葬在那里的无名英国士兵的坟墓前伫立。然后坐马车(感谢我的朋友M小姐和她精神十足的小白马，是她驾车)，走了半个小时路程，去拜谒霍桑与梭罗的墓地。我下了马车，步行前往，在那里沉思着站了很久。在这“睡谷”中，在这公墓山上一片林木茂密的宜人之地，他们比邻长眠。霍桑的坟墓已经变平，覆盖着茂密的爱神木，边上有一座凉亭，里面写着死者的简历。梭罗的墓前立着棕色的墓碑，普通而精致，刻着题词。亨利的旁边躺着他的兄弟约翰，他对他期望很高，后者却英年早逝。然后去了瓦尔登湖，那片美丽的树荫遮蔽的水面，在那里消磨了一个小时。林中梭罗建造他的孤独小屋的地方，现在仅仅是一堆表示纪念的石头了；我也拿了一块石头，放在石堆上。我们乘车返回的路上，看见了“哲学学校”，但是关闭了，我无法让它为我开门。在黑格尔派哲学家W.

T.哈里斯家附近停下，他从屋中出来，我坐在马车上，我们愉快地交谈了片刻。在康科德的乘车外出，我是不会很快忘记的，尤其是在那个迷人的星期日上午，和我的朋友M小姐和小白马出行。

波士顿广场——再忆爱默生

10月10日至13日。我在广场度过了很多时间，这些美妙的日日夜夜——每天中午从十一点半待到一点多——每天日落时也几乎要在那里待一小时。我熟悉了所有的大树，尤其是特雷蒙街和贝肯街的那些老榆树，当我沿着宽宽的未铺路面的人行道闲逛时，在阳光照亮的空气中（但还足够凉爽清新），我逐渐对它们中的大部分有了无言的理解，与它们有了感情。二十一年前，就在这宽阔的贝肯街，在这些同样的老榆树中间，在一个晴朗而寒冷的2月中午，我和爱默生一起散步了两个小时。那时，他正当盛年，头脑敏锐，身心都具有吸引力，全副武装，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都同样打动你。在那两小时中，他说，我听。这番谈话有理有据，就我的诗歌《亚当的子孙》的某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的结构，他侦察、检阅、攻击、进逼（就像一支整齐的军队，有炮兵、骑兵、步兵）。他的判断对我比金子还珍贵——给我上了奇异而充满悖论的一课；爱默生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无法回应的，没有任何法官的指控会比之更彻底，更让人信服，我永远无法听到更好的表达了。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产生了清晰无误的信念，什么都不服从，只追寻我自己的路。“对这样的事情你有何看法？”他最后停下问道。我直率地回答：“除了我根本答不出之外，我更有决心坚持我自己的理论，并且把它阐释清楚。”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在美国旅馆吃了一顿美味的正餐。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动摇过，也没有疑虑过（尽管我承认以前我有过两三次）。

奥西恩[1]之夜——最亲密的朋友们

1881年11月。又回到了坎登。今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我穿过德拉瓦尔河旅行，头上的景色非常奇特——一片片蒸汽的薄纱飞快飘过，后面跟随着浓密的云彩，给万物投下墨黑的阴影。然后有一段时间，天空是钢铁般的灰黑色，我在类似的情况下注意到过，这种时候，月亮会以沉静的月华闪耀上片刻，在水上抛下一条宽宽的炫目的大道；然后雾气又笼罩了一切。云雾静悄悄的，但仿佛被愤怒驱赶着，它们飞快地掠过，有时很薄，有时很厚——一个真正的奥西恩之夜——在疾驰的云雾中，不在此地或已经辞世的朋友，那古老的，过往的一切，都不知怎么，温柔地提示着你——这时，从雾气中传来他们所吟唱的盖尔语歌曲——“灵魂有福了，哦，卡里尔！在旋风中。哦，当我因夜晚而孤独，你将来到我的厅堂！你来了，我的朋友。我时常听见有轻盈的手拨响我的竖琴，它挂在远处的墙上，有微弱的声音触动我的耳鼓。为什么你不和悲伤的我说话，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的朋友们？可你在低语的疾风中消失了；风呼啸着穿过奥西恩灰白的头发。”

---

①奥西恩(Ossian)，描写芬恩及其作战队伍的英雄故事《芬尼亚故事》中的爱尔兰武士和吟游诗人，也译做莪相。1762年，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发现”了莪相的诗，并先后出版据认为是译自3世纪盖尔语原作的史诗《芬歌儿》和《帖莫拉》。从此，莪相的名字传遍整个欧洲。实际上，尽管这些作品部分是根据真正的盖尔语民谣写成，但大部分是麦克弗森的创作。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月亮、匆忙的雾气和黑云的变幻，伴随着在古怪寂静中快速运动所造成的感觉，让人回想起古代盖尔人的信仰，上面的一切是为接受刚刚战死的武士鬼魂所做的准备——[“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塞尔玛，在沉默中聚集着力量。风在橡树林中吹着。山妖在吼叫。疾风沙沙地穿过大厅，轻轻触碰我的竖琴。那声音悲哀而低沉，宛如坟墓之歌。芬恩最先听到。他的胸中升起无尽的叹息。我的一些英雄情绪低落，灰发的莫文(Morven)国王说。我听到竖琴发出死亡的声音。奥西恩，抚摸着颤抖的琴弦。离开吧，悲哀，让他们的灵魂快乐地飞往莫文林木茂密的山冈。我在国王面前弹奏竖琴；琴声悲哀而低沉。我说，从你的云层中俯下身来，我父辈的幽灵！俯下身来。匍匐在你的路上恐惧的鲜血旁。接受这降临的领袖；无论他是来自遥远的国土，还是从翻滚的大海中升起。让他云雾的长袍靠近；他的长矛是一朵云彩。以英雄之剑的形状，在他身边安置一颗半明半灭的流星。哦！让他的容颜美好可爱，让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到场而欢欣。我说，从你的云层俯下身来，我父辈的幽灵，俯下身来。这就是我在塞尔玛，对着微微颤抖的竖琴所唱的歌。”]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在这时，我也沉思地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们，他们在遥远的家中——威廉·奥康纳、莫里斯·巴克、约翰·巴勒斯和吉尔克里斯特夫人——我的另一个灵魂，我的诗歌最为忠实可靠的朋友们。

只是一艘新渡船

1882年1月12日。昨天傍晚，日落前，在费城和坎登之间，德拉瓦尔河展现了这样一幅景象，值得编织成一则笔记。河水正是满潮，宜人的微风从西南吹来，河水呈苍白的黄褐色，水流的动荡刚好足以使事物显得快活与生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正在迫近的日落，壮丽非凡，翻滚的宽阔云层，金色薄雾和丰富的光线，令人目眩。在这一切之中，在下午清澈的枯黄色阳光中，河上驶来一艘很大的新船，"温诺亚"号，是你所能想象的最漂亮的东西，轻盈、快速地掠过，苗条而洁白，覆盖着旗帜，鲜艳的红色和蓝色旗帜，在风中飘扬。只是一艘新渡船，但是它恰好可以和大自然最好的创造相媲美，相竞争。在透明的高空，四五只大海鹰，优雅地平衡着、盘旋着，下方，在天空与河水如画的盛景中，游动着这个美、运动和力量的人工造物，其方式完美无缺。

朗费罗之死

1882年4月，坎登。我刚刚从一片老林子里散步回来，我喜欢偶尔去到那里，离开客厅、人行道和报纸杂志——就在那里，一个晴朗的上午，在松树、雪松和纠结的老月桂和葡萄藤的阴影深处，我首先获悉了朗费罗去世的消息。地上的常春藤清新茂密，蜿蜒着穿过我脚边的死叶。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我就把一些常春藤轻轻编成一个小花环，在寂静中独自沉思了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放下，仿佛作为献祭放在死去诗人的坟上。

在我看来，朗费罗卷帙浩繁的作品，不仅仅在诗的表现风格与形式上是杰出的，标志着当今的时代(一种带有个人气质的，几乎有些病态的口头旋律)，而且总是给普通人的心灵和趣味带来最可贵的东西，也许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他是那样一种诗人和中和剂，是我们物质主义的、专断孤行的、拜金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最为需要的，尤其是当今时代的美国——这个时代受到工厂主、商人、金融家、政客和零工的专横控制——作为一个讲求旋律、谦恭而遵从的诗人，他为了他们出现了，置身于他们中间——他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北欧往昔那柔和晨光的诗人——是最有同情心的温和的诗人——也是妇女和年轻人的诗人——如果让我列举出为美国做出比朗费罗价值更多贡献更大的人，我必

须想上很久很久。

我怀疑，以往是否有过具有如此出色的直觉判断和选择的诗人。据说他翻译的大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比原文还要好。他既不催促，也不鞭策。他的影响就像好的饮料或空气。他绝不温吞，而是始终充满生命力，风趣，有动感，优雅。他能感动众多的普通人，他不歌唱例外的激情，或者人类不规则的胆大妄为。他不具有革命性，他不写冒犯人的或新的东西，他不发动猛攻。相反，他的诗歌是能安慰人心的和治愈创伤的，如果它们让人兴奋，那也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惬意的激动。他的愤怒是温和的，是间接的（就像在《混血姑娘》和《见证》中那样）。

朗费罗的诗歌中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忧郁成分。甚至在早期的译作《曼里克》中，那乐章也仿佛强劲的风和持续的潮汐，蓬勃向上，令人鼓舞。他的许多诗歌的主题没有避开死亡，但是在他有关死亡这个可怕主题的原创诗歌和译诗中，有什么东西几乎总是占着上风——正如《最幸福的乐土》的结尾所争辩的：

然后那地主的女儿
向天空举起手，说，
“你们不要再争了，
那里才是最幸福的乐土。”

有人粗暴地指责他缺乏纯正的本土特色和特殊的独创性，我只能说，美国和世界最好是充满敬意地感谢——这种感谢从不为过——几个世纪才奉献出这样一位歌者，不要要求他的音符不同于那些其他歌手。再补充一点，我曾听朗费罗本人说过，如果这个新世界想要获得有价值的独创，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英雄为人所知，它就必须先被别人的独创性充满，恭敬地考虑所有在阿伽门农[1]之前生活的英雄。

---

① 阿伽门农（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特洛依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

办报纸

回忆录(选自《坎登信使报》)。

一两天前的一个晚上,乘坐坚固的渡船"贝弗利"号穿越德拉瓦尔河时,我遇见了两个年轻的记者。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我给你捎来了一个信,信使报的人要我告诉你,他们希望得到你的一个署名文章,用在第一期报纸上。可以吗?""我看可以,"我说,"那么写些什么呢?""任何有关报纸的事情都可以,或者你自己是怎么做的,是怎么开始办报纸的。"两个年轻人下船走了,我们已经抵达了费城这边。这是个美妙的时刻,气候温和,明亮的半月闪耀着,金星格外灿烂,刚刚开始在西方落下,而巨大的天蝎星座长长地展开,占满了东南的一半天空。当我在宜人的夜景中悠闲地渡河时,我的年轻朋友的话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

当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时,我就开始给古老的《长岛爱国者报》写些多愁善感的小东西,那是在布鲁克林,大约是1832年。不久之后,我就在纽约市的乔治·P.莫里斯主办的著名的畅销的《镜报》上发表了一两件作品。我记得我常常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守候着在布鲁克林发送《镜报》的英国老头,他高大、肥胖、红脸膛、行动缓慢。当我拿到报纸,打开,用颤抖的手指一页页翻开,

看到自己的东西漂亮地印在洁白的纸上，我的心跳就会加倍。

我的第一次真正的冒险是在《长岛人》上，是1839年，在我那美丽的亨廷顿镇办起的。那时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已经在苏福克和昆斯等县的乡村学校教了两三年书，但是我喜欢印刷。小时候我学过排字，有人鼓励我在我出生的地区办一份报纸。我去了纽约，买了印刷机和铅字，雇了一个小帮手，但大部分工作是我自己做，包括印刷。一切似乎都会有很好的结果，（只是我自己不安分的个性妨碍了我在那里逐步创立固定的产业）。我买了匹好马，每周都用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到乡下分送我的报纸。我从来没有过更快乐的出行了——去南边，去巴比隆，向南走，去司密斯唐和科马克，再回来。那些远行的经历，可爱的老派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干草场旁边的逗留，人们的殷勤好客，丰盛的晚餐，偶尔在外过夜，姑娘们，骑马穿过灌木丛，这一切直到今天依然时时在我心中浮现。

接下来，我去了纽约城的《极光报》——做自由撰稿人。也经常为《闲聊者晚报》写稿。就这样，加上做一点户外工作，时忙时闲，一直到我去做了《布鲁克林鹰报》的编辑，在那里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一个好雇主，报酬合理，工作轻松，时间充裕。大概在1848年到1849年间，民主党内部出了麻烦，我与激进派分裂了，这导致我和老板及其“同党”吵翻了，我失去了职位。

丢了这份工作，我临时得到了一个好机会(那是一次偶然，一天晚上，在纽约珍珠街附近一家旧百老汇剧院的门廊里，幕间休息时间)，去新奥尔良做《新月》的职员，那是一份日报，即将在那里创办，资金雄厚。它的一个老板正在北方买材料，我们是在门廊里碰见的，尽管我们是初相识，在交谈了十五分钟之后(也喝了一杯)，我们就达成了一笔正式交易，为了把合同敲定下来，他付了我两百美元，并负担我去新奥尔良的费用。两天后我动身出发了；我有了一段悠闲的时光，因为报纸在三周内还不能出版。我这次旅行和路易斯安纳的生活都让我很满意。一两年后回到布鲁克林，我创办了《自由人报》，一开始是周报，然后变成了日报。不久以后分裂战争爆发，我也卷入了南下的潮流中，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三年(如前所述)。

除了创办了前面所说的几家报纸之外，在我的一生中，我和一长串的报纸打过交道，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时情况非常奇特。战争期间，华盛顿的各个医院被伤亡所包围，为了满足文娱活动的需要，也印刷了一份自己的小报，《兵工厂广场报》，我也为它写稿。很久以后，我偶尔给另一份报纸写稿——大概是叫做Jimplecute——在科罗拉多，我当时正在那里。188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时，我走进了塔多萨克附近一家最为古怪的又小又旧的法国印刷所。它比我的坎登朋友威廉·柯兹在联邦街上的房子还要原始和古老。我记得，那时我很年轻，有几个老印刷工人很是出色，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人了。

我们置身其中的大动乱

我的思想漂浮在巨大而神秘的潮流上，我今天独自坐在半明半暗的溪边——我的思想主要转向了两个中心。我所珍视的一首未完成诗歌的主题之一是人和宇宙的两种推动力——在后者，是创造的不间断的动乱[1]，剥落（我假设那是达尔文的进化）。真的，所谓自然，不过是变化而已，是所有可见的过程，更是不可见的过程吗？所谓人性，它的信念，爱，英雄主义，诗歌，甚至道德，仅仅是情感而已？

---

① "五万年前，大熊星座或北斗七星组成了一个星星的十字架；十万年后，想象的北斗七星将倒置过来，形成勺子和勺柄的星星将交换位置。朦胧的星云在移动，其他的星云则以巨大的螺旋形旋转，方式不一。全宇宙物质的每个分子正在前后摇摆；充满空间的以太的每个粒子都在做果子冻式的颤动。光是一种运动，热、电、磁、声也是运动。每种人类感觉都是运动的结果；每种知觉，每个思想都仅仅是大脑分子的运动，被我们称之为大脑的不可解之物所翻译。生长的过程，存在的过程，腐烂的过程，无论是在世界中，还是在最微小的有机体中，都不过是运动。"——原注

在爱默生墓前

1882年5月6日。我们站在爱默生新建的坟墓前，没有悲哀——实际上却是一种庄严的快乐和信念，近乎骄傲——我们灵魂的祝福不仅仅是，“战士，休息吧，你的任务完成了”，因为，一个超越世界上所有战士之上的人作为一个象征躺在这里。一个公正的人，平静的人，可爱，自足，明智而清澈得如同太阳。我们在这里纪念的不仅仅是爱默生本人——而是良知、简朴、文化、人性最优良的品德，如果需要，可以普遍地应用，能适合所有人与事。我们如此习惯于假设一个英雄的死只能是因为战斗、风暴、巨大的个人抗争，或置身戏剧性的事件和危险之中（迄今为止不是所有的戏剧和诗歌都在这样教导我们吗？）即使那些同情地哀悼爱默生辞世的人也几乎不会充分地欣赏这个成熟的庄严的事件，它沉静而恰当的戏剧，就像海上黄昏的夕光。

从此以后，我将如何沉思那些受到祝福的时辰，就在不久以前，我还看见那慈祥的面容，清澈的眼睛，嘴边沉静的微笑，在高龄的老年依然笔直的身形——一直到最后都充满如此的活力与快乐，根本看不到一点衰老的影子，甚至“可敬”这样的词语似乎也不适合了。

也许，生命现在圆满了，完成了它终有一死的过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改变它、伤害它了，它拥有了最为灿烂的光环，不是因为它所留下的伟大的智慧或审美的作品，而是因为它的全部构成了整个文学界存在的少有(天！多少少啊！)的完美无缺的理由。

我们可以说，就像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那样，我们来不是为了祭祀死者——我们虔诚而来，如果可能的话，是为了从他身上接受某种神圣，贯注到我们自身和每天的工作之中。

现在写写自己

（摘录自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

1882年5月31日。“从今天起我进入了我的第六十四个年头。将近十年前得的中风，自那时起一直徘徊不去，时好时坏——似乎已经悄悄安顿下了，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了。我很容易疲倦，非常笨拙，不能走远路；但是我的精神很棒。我每天都在公共场所游荡——不时地进行长途旅行，乘火车或是乘船，旅行上几百英里——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生活——被晒得黑黑的，身体很结实（体重有一百九十磅）——我坚持运动，对生活、人、进步以及当今的问题很感兴趣。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我很舒服。我曾经有的精神都未受影响地完整保留着；尽管肉体上我是个半瘫痪，并且很可能就这样继续一生了。但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似乎已经实现——我拥有最忠诚最热心的朋友，感情诚挚的亲人——还有我对其真的不屑一顾的敌人。”

尝试读一本书之后

我尝试读一本印刷精美的有关“诗歌理论”的学术书，是今天早晨从英格兰寄来的——但是读不进去便放下了。这里是后来在我的日记里发现的一些随意的铅笔记录：

在青年和成年时期，诗歌充满了阳光和白昼的各种盛况；但是随着灵魂日益占据了优先权（感官依然包括在内），薄暮就变成了诗人的大气。我也追寻过并且现在依然在追寻着那灿烂的太阳，来相应地创作我的歌曲。但是当我变老，黄昏半明半暗的光对我显得更远了。

想象的游戏，以自然的感官之物为象征和信念，以爱和骄傲为移动万有的无形推动力，构成了奇妙的诗歌棋局。

一般的教师和批评家总是问“它意味着什么？”优秀音乐家的交响乐，日落，在海滩上轰鸣的海浪——它们意味着什么？无疑，以最为微妙和难以琢磨的感觉，它们意味着什么——像爱情那样，像宗教那样，最好的诗歌也是如此。——但是，谁来探究和规定那些含义？（我这么说不是想要为野蛮和发狂的任意妄为颁发许可——而是证明灵魂的快乐

往往是不能归于智力的部分，或者是局限于计算上面。）

充其量，诗歌的知识就像黄昏中听到的人们的交谈，说话者在远处或者是隐藏着，我们只能听到零碎断续的喃喃声。听不到的要更多——那也许是最重要的。

最壮丽的诗章只能在自由的距离外获得，正如有时我们在夜里寻找星星，不是直接凝视它们，而是侧在一边。

（给一个学诗歌的学生和朋友）我只想把你放入和谐关系中，不仅要用你自己的大脑、心、演变去理解事物，而且要极大地补足它。

加拿大之夜——8月末

三个美妙的夜晚。月亮、云、星和夜光的效果是空前绝后的。我每晚都出去，享受这一切。夜晚从日落就开始了。(我已经说过，这里的傍晚会久久地徘徊不去。)刚刚八点，月亮就升起有一个时辰了，它已经满了过半，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张人脸。当时辰变晚，我们就拥有了如此绚烂和广阔的云影，带着黄色的月晕，银色的边缘——漂亮的羊毛，深处有一块块的蓝黑色，偶尔有长长的柱子低低地沉静地悬挂片刻，然后灰色膨胀的大团云彩庄严地翻涌而过，有时形成长长的队列。今夜，月亮在天蝎星座中旅行，除了如火的心宿二依然在它的旁边继续闪耀之外，它让天蝎星座中所有的星星都暗淡了，

乡村的日日夜夜

1882年9月30日，凌晨四点半。我在新泽西坎登的乡下，住在斯塔福德家的农舍里——我观看彗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我的时代，我见过尾巴更长的彗星，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特色如此鲜明的彗星，如此凶猛，如幽灵一般——就像空中或海上某种巨大、苍白、活生生的怪物。在日出前一小时左右，大气和天空如此凉爽，平静，半透明，让那幽灵占据了极大优势。它在东方的低空中，头部大约有一个普通的大茶托那么大——一个溜圆的轮廓清晰的盘子——尾巴有六十或七十英尺长——不是一小条，而是很宽，并逐渐扩张。这寂静而难以言表的景象深深打动了我，我徘徊、观赏，直到一切开始在破晓中变得微弱。

10月2日。柔和、宜人、阳光明媚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三天。我在老林子的深处写这则笔记，我的座位是一大块松木，背靠着一棵树。我来这里已经好几天了，为了换换环境，沐浴一下秋天的阳光，悠闲，愉快，简单，吃丰盛的食物，尤其是早餐。暖洋洋的正午，其实一整天都令人愉快，清新而温暖，只在傍晚和完美的清晨显出凉爽。树木的气息，附近一大片还未收割的玉米地特别的香味——白天到处是白色的蝴蝶——黄花，野生紫苑，向日葵——整夜螽斯都在唱歌。

每天都在库柏的林子里,享受单纯的存在和流逝的时辰——短途散步——用小树锻炼手臂和胸,用军歌或朗诵练嗓子。一周的天气都完美无瑕;连续七个晴天,干燥,凉爽,阳光灿烂。夜晚,壮丽的天上挂着满月——大约有十颗最大的星星在东方和南方闪亮,木星,土星,五车二,毕宿五和巨大的猎户座。我感觉很好——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尽己所能地沉浸在白昼和夜晚之中。

最后的自白——文学考验

这些唠叨的日记就要接近尾声了。无疑，有一些重复，日期连续性上，植物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细节、精确性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地方有一些技术差错——因为在收集资料，写作，最后决定把稿件寄出，都不能有误，而且天气炎热（1882年7月底和整个8月），也不能耽误印刷工，就不得不匆忙往前赶，没有多余的时间。但是，一切务求真实——在对物、风景、自然产物的沉思上，忠实于我的感官和接受能力——为那些关心它的人提供一些可信的启示，我一生中的典型日子——而且在精神及其相关事情上力守信诺，从作者到读者，在所有要写的主题上，无论它们走得多远，都绝不放松要求。

我早年生活的概况，长岛，纽约城等等，还有内战期间的日记，都是不言而喻的。本书中大部分内容原来是计划用做提示和材料的，以便写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这首诗应该在几个小时内就讲完一个人的经历，从太阳正盛的中午开始，穿过白昼的下半部分——我认为这个想法的起因是我的生命现在已到了下午。但是我不久就发现，直接叙述能让我进展得更为轻松。（于是，在美好的白天或夜晚，在晴明的时辰，记录下一个人得到的让他羞愧的教训。自然似乎把所有提供给它的诗歌和艺术都看成是几乎鲁

莽的事情。）

于是，在后来的几年，在各种不同的季节和地点，我继续写下去，让我的思想奔驰在夜晚和繁星下面（或者当我被半瘫囚禁在室内时），在正午眺望大海，乘船去遥远的北方，在萨格纳河漆黑的胸脯上航行，按照最为松散的年代次序，匆忙地记下一切。这里印刷的文字都出自我临时的记录，几乎连季节都没有集中在一起，也没做任何的修订——我是如此担心会失去句子上可能附着的户外的气息，阳光或星光，我不敢去干预或打磨它们。有时（不是经常，只是作为陪衬），我会在口袋里揣一本书——或者从破烂的廉价版本中撕下松散的几页，总是随身带着，但只是在情绪需要时才拿出来读。就这样，完全远离了文学常规，我重温了许多作家的作品。

我不能摆脱我的文学趣味，但是我发现，我最终是用大自然来考验文学的——许多人称之为“首要的前提”，大自然才真正是一切，是法则、标记与证明的最高结果。（难道从来没有人想到，适合一本书的最后的决定性考验，完全是在技术与语法之外的，任何真正一流的作品很少或根本与普通批评家的规则和标准无关，与阿里本[1]词典苍白的文字无关？我幻想过海洋和阳光，山峦和森林，以它们的精神来裁判我们的作品。我幻想过某种没有肉体的人类灵魂，来做出它的判决。）

---

① 阿里本（Allibone，1816—1869），美国传记作家、图书管理学家，因写《英国文学和英美作家评论词典》一书而闻名。

自然与民主——道德

民主与户外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与自然发生关联，它才是充满阳光的、强壮的和明智的，就和艺术一样。要调和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去检查它们，限制它们，使之远离过度和病态。在出发之前，我要为一门非常古老的功课和必需品找到特别的证明。美国的民主，在它无数的个体方面，在工厂，车间，商店，办公室中——拥挤的街道和城市的房屋，以及所有生活复杂的方方面面——都必须与户外的光、空气、生长物、农场景象、动物、田野、树木、鸟、太阳的温暖和自由的天空保持固定的接触，以变得坚韧、有生机，否则，它肯定会缩小和变得苍白。在不平等的条约上，我们无法拥有一个手艺人、工人和平民百姓的伟大种族（那是美国唯一的特定目标）。我设想过，整个新世界的政治、理智、宗教和艺术，如果没有自然成分作为主体，作为它的健康成分和美的成分，美国的民主就不会兴旺，就不会变得英勇。

最后谈谈道德，马克·奥勒留[1]曾说："何为德行，只是对自然

---

① 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对外经年用兵，对内迫害基督教徒，著有《自省录》十二篇，死于军中。

鲜活的、热忱的同情而已。”也许，所有时代，我们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奠基人、宗教、文学的种种努力，本质上一直是一样的，将来也是如此——那就是将人们从他们顽固的迷失和病态的抽象中，带回无价的平等、神圣、原初的具体之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典型的日子
作者＝瓦尔特·惠特曼著
页数＝２２０
ＳＳ号＝１２０８６３７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８

密西西比河谷的文学
西部女人
圣路易斯备忘录
密西西比河上的夜晚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埃德加·坡的意义
贝多芬的七重奏
野性大自然的暗示
林中悠游
女低音
更好地观看尼亚加拉瀑布
与疯人在一起的星期天
凶猛的萨格奈河
永恒角和三一岩
希库蒂米河与哈哈湾
居民的好生活
　　雪松果一样的名字
　　托马斯·卡莱尔之死
　　一对老朋友——一小段科勒律治
　　给四诗人的献礼
　　米勒的画
鸟，以及一个忠告
我的摘记簿抽样
又是本地的沙子和盐
纽约的热天气
卡斯特最后的集合
一些老相识——记忆
老年的发现
　　终于拜访了爱默生
　　康科德其他记事
　　波士顿广场——再忆爱默生
奥西恩之夜——最亲密的朋友们
只是一艘新渡船
朗费罗之死
　　办报纸
　　我们置身其中的大动乱
在爱默生墓前
现在写写自己
尝试读一本书之后
加拿大之夜——8月末
　　乡村的日日夜夜
最后的自白——文学考验
　　自然与民主——道德